

序

陈斌先

六安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上古时,皋陶及部落就在六安繁衍生息。史称:“皋陶卒,葬之于六。”有力证明了六安早已存在上古文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取“六地平安”之意,置六安国,“六安”之名沿用至今。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的皋陶文化、楚汉文化、红色文化、淠史杭文化、绿色发展文化等,成为六安文化的主要特征。火热的生活,现实的体验,不断激励着六安广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出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就文学创作而论,从辛亥革命直至迈入新时代的一百多年里,六安的文学创作赓续不断。如,辛亥革命时期,以朱蕴山为代表的六安人就有了革命文学创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蒋光慈和“未名四杰”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为代表,引领革命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新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六安的作家们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贵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大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新疆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毛玉山,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文飞,以及以鲍鹏山、韩传喜、方岩、柳冬芜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评论家、教授和编辑等,推高了六安文学事业的标杆。他们虽说在外地工作,可都出生于六安,其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故乡的印迹。在他们的激励、鼓舞和引领下,六安本土文学创作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六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六

安本土作家积极感受新时代发展中出现的新成果、新业绩,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始终脚踏实地、奋力向前。截至目前,六安本土作者有12人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47人成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大家你追我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为了更好地展现六安新时代(2012—2022)的文学发展成就,市文联决定编辑出版《六安市新时代小说精品集》。这不仅是对六安文学十年创作成就的总结,也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次精彩献礼。

本次《六安市新时代小说精品集》入选的作品,主要从十年来本土作家在公开发行的省级纯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中遴选,按照每名作者精选1篇的要求,10名作者精选出的10部中短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代表了六安十年来的小说创作成就。今后,市文联还将推出散文、诗歌和其他类型的艺术精品集,持续展示六安文艺事业在新时代发展的历程中,不断取得的新成果。

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是新时代赋予每一个文艺家的神圣使命。当前,六安市上下正在坚定不移地实施绿色振兴赶超发展战略,大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奋力开创现代化幸福六安建设新局面。作为与六安新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作家们,十年艰辛创作,十年不断进取和探索,汇聚起来的这10部中短篇小说,虽说与当下经典小说相比,还有题材开掘不深、艺术审美标准不高等明显缺陷,但这些中短篇小说足以展现六安作家新时代文学创作的积累。相信在未来十年乃至百年的时代发展中,六安作家必将更加深入地扎根人民、潜心创作,一定会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时代发展的优秀作品。

是为序。

目 录

序 陈斌先	001
过往 陈斌先	001
一个人的村庄 丁迎新	034
希望之旅 禹茜茜	060
渡口 吕树国	074
立夏 张子雨	092
尘缘 流冰	127
美殇 金从华	134
三驼子 方雨瑞	168
不落的红石榴 邵友常	180
漩涡 王太贵	189

过 往

陈斌先

1

父亲刚从山里回来，豁鼻子便把父亲拦在了稻场，饶有兴致地问，开心不？腰扎草绳的二傻子嗷嗷喊，开心。看起来一本正经的几个轮番问，打家劫舍时，到底祸害过多少良家妇女？偷腥是不是很快活？

听到众人不停追问，父亲一脸窘困，求救般看着队长，队长表情严肃，偏偏不看父亲。

天晴了，人们用石碾轧稻场，男人们像牛一样拖着石碾，妇女们跟在石碾后面丢碎草，碎草压进土里，一群人反复碾压看起来早已平平整整的一片场。

娘就在那群妇女中间，听到人们起哄，娘似笑非笑地提着柳条筐，筐里的碎草随着风，纷纷扬扬而去。娘摠住碎草时，才露出受尽屈辱一般的尴尬。

收工时，娘走得飞快，娘的气息就像拉风箱。父亲卑微地跟在后面，走到半道，娘放慢了脚步问，是不是很快活？

父亲也放慢了脚步，讨好般走到近前。

娘瞪眼骂，要脸不？

父亲摸摸脸，之后便不停咂摸着嘴。父亲嘴角有片亮瓦瓦的东西，好像存下的油渍。娘上前捏住父亲的嘴角，是不是吃肉啦？红烧的还是清炖的？

父亲疼得龇牙咧嘴，挣脱开娘的手说，咋跟着生气呢？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什么？你说我知道什么？

父亲便蹴在地上,捂住脸说,本来就是干净的。

娘丢下父亲,挎着柳条筐小跑起来。

父亲站起来追赶而去。

路上扬起两道灰尘,遮住娘的背影,也遮住了父亲的背影。

实际那天我一直跟在父亲和娘的身后,而他们居然忽视了我的存在,等我走到家时,便听到娘歇斯底里的哭喊声。

那天阳光很好,鸟的鸣叫声也很动听,我一直站在一棵枣树下,看着微风不停地搓揉着白云,当我看到那只鸟儿飞走时,我想,山里到底在哪里?

2

最近老是梦见脚步声,那种若隐若现的脚步声,始终带上噗哒、噗哒的节奏。外面漆黑,卧室内只剩下老婆轻微的酣睡声。我反复回想梦中的脚步,噗哒哒、噗哒哒,不紧不慢,张弛有度。我再也无法入睡,翻身起夜,顺便走到另外的房间查看。其余房间都很安静,夜气似水,缓缓泄成一片清辉。我又走回房间,躺在老婆的一侧,把头蒙进被子。

老婆梦呓一般说,半夜三更的,折腾什么?

我不知道老婆到底醒来没有,我好像被困在被窝里。狭小的空间让我找不到突围而出的可能。那一刻,我想到了,苍蝇被困在蜘蛛网上,蚂蚁落进水里。当然我也想到,脚步声困在路上,小鸟断了翅膀。很快我又听到老婆的鼾声,很细微,就像嘶嘶啦啦的夜岚之气。那种声音跟梦中的脚步声明显不同,一个纯净,一个浑浊;也可以说,一个利索,一个拖沓。我闭上眼睛,钻出被窝,窒息的感受少去许多。我再也没有睡意,摸到手机,求助“度娘”。周公解梦云:生意人梦见脚步声,预示得财顺利,但也得时时留心小人。可我不是生意人,身边也没有小人。看来周公也有糊涂的时候,想必他也不知脚步困在什么地方。

如果仅仅一次,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后来几个晚上,那种脚步声不停

出现在梦里，噗哒哒、噗哒哒，一声强过一声。

我自然会从梦中惊醒，每次见到的都是那种浅黑的、犹如染霜的余烬之色。除了夜岚之气，什么声响都没有。努力听去，远处似乎有砰砰之声，我知道，那是不远处工地上传来的声响，或其他什么机器的撞击声。那种声响，跟我一样困在夜里。车辆声也是有的，只是不太闹腾，呼啦而过，好像给沉静撕开一道裂缝，让夜更加沉寂。我不知道想些什么，好像脚步声把我带进一种困惑，而这种困惑似乎一直长在骨头缝里。闭上眼睛，回想噗哒哒的脚步声，直到那种节奏把我带进更深的困惑中。

老婆做好了早饭喊我起床。抬头见到阳光落在窗户上，我翻身起床，晕乎乎洗漱，最后晕乎乎走进餐厅。

老婆见我睡眠惺忪，低声问，最近咋啦？夜里老醒。

我以为老婆不知道我的辗转反侧，刚想解释点什么，突然听到了手机响声。那是我的手机，它放在我的上衣口袋里。响声就像从我的身体穿越而出，肆无忌惮似的。我掏出手机，摁下通话键，那时，我并没有看来电是谁。等我听到说话声，才惊讶喊道，老二？二哥在我这里，称之为老二，兄弟多，顺序喊来，容易区分。

老二说，放假了吧？得尽快回来上清明坟。

哦哦，放假啦。我忘记了三天清明假期，原本以为假期与我无关的。可这个假期真的与我有关，清明节，我得回去祭奠父亲和娘。

老婆没有忘记假期，洗好碗筷才笑笑问我，你今天回去？

回去。我的声音拖泥带水，好像从遥远地方拽回一些清醒似的。

老婆吞吐半天才说，可我约好了几个姊妹，想进山踏青。

我说，去么，我一个人回家就是。

老婆不再说话，躲在一边打电话。清醒让我更加迷惑，噗哒哒、噗哒哒，看似无意的那种，却多了一种坚韧和惯性。为啥老是梦见脚步声呢？

一会儿老小又打来电话，老小说，上完坟，我们去看看宋居正。老小停顿半刻又说，宋家辉来了电话，说宋居正病了呢。

宋居正？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好像从记忆中打捞出一片鲜活，那种鲜活与山有关，与郁郁葱葱相关联。之后，我清醒过来，接连“哦”了几声。

老小口气平淡，平淡到有些冷漠。老小说，他老啦，估计想起了我们。

老小说着什么，我根本没往心里去，通话结束，我才说，知道了，上午回去便是。

3

故乡在寿州岗郢，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不过现在交通状况大大改观，早没了“偏僻”之说。下了高速，十几分钟就到老家了。二嫂早早杀了一只公鸡，还蒸了春节没有吃完的腊肉、腊鹅和腊肠，当然二嫂还会烧下数量可观的乡间菜蔬。实际二嫂不用烧那么多菜，可二嫂就是二嫂，我每次回家，她一定会倾其所有。二嫂端完最后一道菜，站在桌边说，不知道病成啥样啦？我知道二嫂说的是宋居正。我看看二嫂，看看老二，最后才看老小，老小低头没有吭声。

二嫂有些尴尬，沉默半天，又没头没脑来了一句，不知娘咋想咧？

娘走了很多年，无法征询她的意见，就是烧香问，估计也没个准头。二嫂不该这个时候提起娘，说到了娘啦，去还是不去？

老二见我和老小都不吭声，趁机夸了二嫂几句。我知道老二替二嫂打圆场，我得说上几句。我说，爹和娘都走了，长嫂为母，二嫂就像长嫂一样。问题是二嫂虽说儿孙满堂，可大嫂还在。二嫂听到我说长嫂为母，连连摆手说，大嫂听到又该生气了。我能明显感到二嫂的羞涩，二嫂年轻时爱害羞，没想到这把年纪了，还会害羞。二嫂通红着脸，替我夹个鸡大腿，而后说，多吃点，家里养的。我的碗头上堆满了鸡鸭鱼肉，均系二嫂所为。吃不了，我只好转手夹给了老二。

老二有点不高兴，冷不丁来了一句，你二嫂夹的菜，不吃掉？我看看二嫂，二嫂也是这么个意思。之后，我像个听话的学生，又把夹给老二的菜夹

回,而后,一点一点往下咽。

酒是老二和老小喝的,我准备下午开车进山,一直拒绝喝酒。二嫂见我滴酒未沾,有些不过意,随口道,看病人,得上午。看病人确实得赶在上午,这是习俗。二嫂这么说,老二说,对呀,喝吧,喝吧。

实际我比老二酒量大,不说年龄,单就酒量,老二根本不是我的个。谁知拼到最后,老二啥事没有,我却醉了。我醉酒之后喜欢吹牛,老二和老小都知道我的坏毛病。过去老二听到我酒后吹牛,小声对老小说,穷教师,让他吹吧。老小不想原谅我,老小是当地有名的唢呐手,从村里吹到乡里,最后吹到县上,现在成了非遗项目传承人,要说吹牛,他最有资格。可老小时不太说话,即便说话,也是字字掂量,因此他特别讨厌吹牛的人。

实际我也不想吹牛,兄弟姊妹六个,唯独我有正式工作,不吹几句,不落忍。我醉眼朦胧说,呃,那个县长,朋友。那个县长当然指老家的县长。老小见过县长,非遗项目展示会上,县长给老小颁过奖,老小专门提起我,县长问,他说认识我?老小当即不再解释了,心想,幸亏没有细说。这回我又说到县长,老小忍不住打岔。见老小打岔,猜想到了其他,我立即岔开话题说上学成绩,这下老二和老小无法相比了吧。我说,想当年,每次考试,我都是年级第一。我忘记了老二没有捞到上学,为此一直对父亲心存埋怨,我正兴致勃勃说到某次数理化考试,三门课全部满分时,老二打岔说,爹如果让我读书,指不定门门满分呢。老二不知道语文、英语、政治不可能考满分,老二那么说,明显对父亲心存不满。可我顾及不到老二的感受,继续吹牛说,问问现在的孩子,几回考过满分的?

说起读书,老小心里更不舒服。老小读小学的时候一直当班长。那时候老师喜欢出加试题,一般情况下老小都能做好。可老小五年级那年,娘走了。娘是服毒走的,对我们来说都是意外打击。说起来就是半分工的事,半分工在当时不值一分钱,就算值一分钱,绝对不值一条命的钱,起码一个鸡蛋还值七分钱呢。这就牵涉到了包产到户。实际包产到户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中间有个过程。现在很多人容易忽略那个过程,以为从大生产队直接

进入包产到户层面的。我们生产队分成三个村民小组,我们家分在第三小组,这个小组都是没出五服的一门人。分组后,大家一致推举老二当组长。既然当组长,老二就得彰显他的大公无私。老二为此专门做出规定,凡是到了一定岁数的人,都要扣去半分工。娘特别能干,虽说岁数在扣去半分工之列,可能绝对在年轻媳妇们之上,不说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起码年轻媳妇就不是娘的个。就说二嫂吧,田里家里,根本没娘利索。这么说来,半分工不是根本问题了,它涉及能力的评价体系。娘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当然这股气,不是老二给的,也不是家门老少给的,是那个如影相随的女人给的,娘感到委屈,由半分工开始,娘便把心里埋藏很久的怨气统统甩给老二。

如果换成别人当组长,估计娘不会那么骂,最多做些讨价还价。娘由老二往上骂,很快骂到了大家共同的祖上。祖上是大家的祖上,娘那么骂,大叔恼了,指着娘说,老三家的,骂儿子可以,骂我们祖上干吗?就算你不认祖上,我们得认吧。

娘不知道哪里来的邪乎气,跳起来骂,骂祖上咋啦?很快,娘跟大叔吵了起来。大叔脾气犟,噌噌舀来一舀子屎尿,嚷嚷要灌娘。当然大叔的阴谋不会得逞,大叔往娘身上泼屎尿过程中,被人拽住了胳膊。

娘那里吵架时,父亲正穿着短衫跟二傻子说话。二傻子那天心情好,说话也利索多了。二傻子问,山里女人啥滋味?很多年来,正因为父亲的烂脾气,好像谁都能奚落他几句。豁鼻子那天也经过稻场,他杵着锹说,常常进山,想过三婶的感受吗?三婶就是我娘,当然豁鼻子也是我们同宗兄弟,因为远了几层,没有分到一个组里。

父亲哑口之后,擤了一下鼻子。想必那会父亲想到了娘的委屈,父亲用擤鼻子来遮掩自己的尴尬。父亲擤完鼻子之后,便用手往上抽。父亲手掌很大,可以捂住半张脸,抽到半道时分,父亲停下手掌。那时,鼻涕都被父亲推到脸上和额头上,看起来特别恶心的。当然父亲不会让鼻涕停留在脸上或者额头上,他提起衣袖,胡乱揩了去,最后才用大手摁住裤子或者上衣,不停蹭上几回。娘特别讨厌父亲的邋遢,当然娘还是担心山里那人会不会讨

厌,娘说了讨厌之后,小声问,她说过讨厌吗?

“她”当然是指如影相随的山里女人。

父亲听到娘那么问,板着脸说,这么问,有意思吗?

娘知道没意思,可还得问。

今天,父亲抽鼻涕过程中,豁鼻子走了,可二傻子还在。二傻子总想问点什么,他对男女之事始终好奇。可父亲不会把事情说清。

春风打着皱褶,缓缓掠过稻场,吹向麦地之后,变成了起起伏伏的绿浪。父亲见二傻子愚钝未开样子,笑嘻嘻说,记得吃奶的滋味吗?

二傻子努力回忆吃奶的滋味,最后站起来说“呸”,而后,晃晃悠悠走啦。

娘就是在那时跑到稻场上的,她拽住父亲的胳膊说,不管你当过兵还是当过土匪,这回得把老大打了。父亲了解事情原委后,抽鼻子说,家务事。

娘彻底失望起来,那一刻,她的委屈就像麦浪,一浪高过一浪。娘骂父亲是窝囊废,是骗子,是狗屎。骂到最后催促说,放屁都砸不到脚后跟的家伙,你说去不去?

父亲仍然笑嘻嘻说,有啥大不了的,忍忍也就过去啦。

娘跳起来骂,我忍一辈子啦,还要忍多久?

父亲说,才骂完老二和他大伯,又来骂我?

娘说,我还想骂山里的婊子。娘说完这句话,丢下父亲,一个人跑回了家。

娘到处寻找可以喝下的东西,一抬眼,发现墙角放了一瓶褐色的敌敌畏,娘知道那瓶敌敌畏的毒性,娘亲眼见到菜虫闻下敌敌畏后,很快就蜷缩起身子。娘买那瓶敌敌畏就为种菜用的,娘想当回菜虫。娘拧开了瓶盖,皱着眉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父亲从稻场上回家,发现娘早断了气。父亲想,咋弄成这样?父亲抱起娘说,为啥这样傻呀?早知这样,我去便是。

放下娘,父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时,父亲不再是大家熟悉的父亲了,他两眼通红,提一把大铁锹到处找大伯。大伯吓得不知道藏到了哪里。

父亲劈倒了几棵树,踩倒了一个碾盘,父亲踢了碾盘一脚,随之往后退了几步。就那么几步,让父亲血性四起,他举起铁锹,朝着碾盘劈砍下去。仅仅一锹,真的就是一锹,父亲就把碾盘劈成了两半。老二那时候站出来说话的,老二跪在父亲面前说,爹,要劈就劈我吧。父亲真想一锹劈了老二,劈到半道,发现老二流泪,才丢下铁锹,抱着老二说,从此往后,你娘没了。

娘走了,父亲的魂魄好像跟着娘走了,不但整天默不作声,还喜欢深夜到田野间游荡。几次游荡到娘的坟头,父亲就坐在娘的坟上抽烟。一次我和老小跟踪父亲,听到父亲一个人喃喃自语,以为父亲真的魔怔啦。我大点,主动上前喊爹。父亲发现了我和老小,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老小说,走,我们回家。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父亲开始了赌钱。那年正赶上老小读书的紧要期,可父亲好像忘记了我 and 老小的存在,见天晚上啥也不顾地走上牌桌。我已经上了初中,有老二、老三和大姐他们照顾,并不知道老小的艰辛。吃亏的还是老小,他晚上只能跟着父亲去赌场。困了,顺势躺在墙角;渴了,到水缸那里舀凉水。老小的衣服早没了应有的颜色,用衣衫褴褛来形容也不为过。更为悲催的是,老小到处睡屋角,睡出一头虱子和疥疮,而父亲却浑然不知。父亲赌完钱之后,才想起跟在身后的老小,从墙角处找到老小时,老小早已冻得浑身冰凉。那个夏秋冬,老小就是这么过来的。到了第二年春天,万物复苏的季节,老小的耳朵突然聋了。

开始父亲并不知道老小耳朵出了问题,大着嗓门喊老小吃饭,老小还在吹柳笛。每年春天,老小都喜欢做柳哨。后来老小喜欢吹唢呐,估计与吹柳哨有点关系。父亲喊了半天,老小一直没有回应,父亲生气了,上前给了老小一巴掌。老小懵懂半天,不知道哪儿做错了。

父亲这才发现老小耳朵出了问题。

父亲把老小带到大队医疗室,赤脚医生说,中耳炎,不及时治疗,很快就会聋的。父亲慌了,带老小到乡里医院,最后去了县上医院。等治好老小的耳朵,却耽误了老小的读书。

父亲这才后悔,慌乱对老小说,我把赌戒了,你去读书可行?

老小说,我洗衣烧饭,我来照顾家。

父亲感到了愧疚,找出菜刀,啪地剁了半截指头说,这样可行?

老小捡起父亲的半截指头,紧紧攥在手里,浑身战栗说,不。

我拿读书之事来吹牛,老小怎么能舒服呢?意识到不妥,我急忙改口说其他的。其实那时候什么都不说,才算妥当。可我喝醉了,还想继续吹牛。我说,那个书记,哥们。那个书记当然指家乡的县委书记。老小白了我一眼,见我无边无际吹牛皮,有些讨厌,扭头对老二说,这个毛病真得替他改了。

就在那会,我哇的一声吐了。我有好多年没有回酒了,这回吐得翻江倒海。屋里瞬间充斥着酸臭味,老二和老小离开了桌子,二嫂不慌不忙铲来一锹土,盖上污秽说,吐了就好了。

我醉眼朦胧说,书记咋的?县长咋的?屁。

二嫂一把拽住我的胳膊,老二这才上前架起我说,谁知道你酒量败成这个样子啦。

最后我被老二架进卧室,见我躺好后,二嫂端来一碗糖水让我喝下。我刚喝下一口,马上又开始吐了。这回酸臭味更加浓重了,老二跟着干呕起来。二嫂捏着鼻子,拿来一条凉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那会我有点手舞足蹈,哇哇喊,了不起呀。老二捂住了我的嘴。我扯开老二的手说,让我说下去。如果老二继续让我喊下去,估计我不会再次回酒。老二捂住了我的嘴,造成我呼吸困难,瞬间,胃开始痉挛,接着又哇哇吐个不停。

迷迷糊糊中,我又梦见了脚步声,轻微的声响很快变成了清晰脚步声,噗哒哒、噗哒哒,软绵而拖沓。这回我清晰地感觉到,原来困住我的脚步声是父亲给的。我睁眼想看个究竟,可眼皮好像被人摁住一般。我想喊老二和老小,嗓子也好像被人堵住了。就在那时,我听到二嫂在堂屋说话,二嫂说,老大要在就好了,老三能回来更好啦。噗哒哒的脚步声更加急切啦,可眼皮重得像磨盘,心思却格外活跃。

醒来时,下午四点多。四月天,黑得不早不晚,院子里还有阳光。我挣扎下床才发现,床单早都被我汗湿了。我瞬间想到了洗澡。等我走进老二家的浴房,才发现,老二家的卫浴比我家的气派多了,浴缸、淋浴都有,就连面盆也是大理石镶嵌的。放满一浴缸水,我把自己埋进水里。

洗好澡,轻松多了,刚出门便遇到豁鼻子啦。见我走到近前,豁鼻子一个愣怔后才问,回来上坟?

我点点头。

豁鼻子说,该走的都走啦。我不知道豁鼻子想说什么,指老人还是指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豁鼻子见我半天没有吭声,小声说,三叔在那边想必安静啦。

三叔指的就是我父亲。父亲走啦,晚辈不能用这种口吻说话。我有点不高兴,见豁鼻子还有话,便唬脸走开。

豁鼻子跟上几步说,忘不了三婶的委屈。

我想申辩说,是老二的过错。豁鼻子没有给我机会,他指指心口说,一年几趟,谁受得了呢?这或许是老二的观点,不过老二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透露半点。

说来也是,过去父亲确实每年都会进山几次,父亲惦记谁?是干儿子,还是那个女人?都说父亲在山里留下了私生子,娘信,奶奶也信。

父亲跟奶奶解释过,父亲说,有没有,你不清楚?

我清楚啥?奶奶比父亲还冤枉。奶奶见娘流泪,拉住娘的手说,孩哟,不会的。“孩”是奶奶对娘的爱称,实际我娘有名有姓,可奶奶不喊娘的大名,一直喜欢叫娘为“孩”,好像娘也是她亲生的一般。为此,娘从来不喊我们“孩”,也不喊大嫂、二嫂“孩”,娘觉得喊“孩”未必真当亲的待。

娘瞪眼让父亲说出进山之后发生的事。爹蹠在门槛上,耷拉着头,不再

解释。

娘做出妥协，喃喃说，要是真的，我这里认下，往后不进山可行？

父亲委屈就在这里，磕头认下的，咋就成了私生子？

记的有年春上，父亲跟娘大吵一架，吵到最后，娘奔着门口的水塘而去。

父亲拽着娘说，我把他叫来，叫来可行？

父亲消失了几天后，带回了一个瘦条条男人。我分不清瘦条条的家伙到底像不像我，但感觉他个子比我高多了，高到什么程度，估摸需要站在大桌上才能看清。

瘦条条男人一直低头站在娘的面前。娘看了几眼，表情多了慌乱。

父亲突然间得意起来，笑嘻嘻说，鼻子、嘴巴、耳朵，哪点像？

娘从头往下看，接着又从脚向上看。春天的阳光四处晃荡，娘再次凝视半天。大白天，还有阳光，按说应该一目了然，可娘还是撩起衣襟擦擦眼，又前后看了看，才收回目光问，你就是宋居正？

宋居正点头。娘松口气说，坐吧，坐呀。

宋居正显得特别紧张。

父亲一直观察娘的表情，听到娘让宋居正坐，这才落落大方说，她让你坐，坐呀。

宋居正一直毕恭毕敬站着，直到父亲出去忙活，才跟着父亲走到了外面。

我和老小一直跟在宋居正后面，想听他跟父亲说些什么。等我和老小拦住宋居正的去路时，父亲说，两个弟弟，想跟你亲热呢。宋居正低头抱起老小，而后拉起我的手。娘那时候走到门外，见宋居正抱着老小、拉着我，哇哇喊，下来。老小吓得挣扎下地，我吓得藏在父亲后面。只有老二不怕，拦住宋居正问，多大啦？住在山的哪块？

也许因为陌生，也许因为身份的尴尬，宋居正再次多了慌张。

那天宋居正并没有留下吃饭，等他神情淡定后，一直说，我得走了，真得走了。

父亲说啥都要留宋居正在家吃口饭,可宋居正看看娘、看看老二,口气坚决地说,我得走了。说完,噌噌跑向村头。

父亲跟在后面撵,撵了一程,大概没有撵上,很快又折返回家。父亲从菜篮子里摸出一块馍,装进口袋后,又没命一般疯跑起来。不知道父亲到底撵没撵上宋居正,反正父亲回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春夏之际黑得晚,可天还是黑了。父亲那晚没有吃饭,一直蹴在门前柳树下。月亮明晃晃的时候,娘上前说的话,娘说,我也没说啥呀?让他坐,他又不听话。

父亲这才长叹一口气说,这回信了吧。

娘说,有人像爹,有人随娘,光看长相,拿不准。

父亲不知道说啥好啦。

豁鼻子见我离他远了,站在一棵树下大声喊,三婶委屈死啦。

这个豁鼻子,过去多少年啦,咋还八卦?

5

我想找老二回来上坟,估计他和二嫂去了菜园。才转过塘口,遇到二傻子啦。二傻子看起来像个正常人,不过也老啦。他拦住我说,你爹当过土匪,当过兵。

这个二傻子,胡扯啥?我有点生气,看看二傻子的样子,重重挥挥拳头。

二傻子退后几步说,一马吃两山。

父亲走了,二傻子不该这么说话,可他始终有些拎不清,何况村里人都不跟他计较。我想尽快离开二傻子,谁知二傻子却跟在后边说,是个寡妇。

我知道的历史,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了十年兵,回来跟娘结的婚。可村里人不那么说,他们说,父亲当过土匪,流浪几年,最后回到家里。

很多说法,让父亲面目全非,娘对父亲也极为不满。一次父亲实在没辙啦,严肃对娘说,我是堂堂正正的军人,没有当过土匪。娘说,那你走几步我看看。

父亲走正步,样子像极了军人,娘那时才叹息说,可惜当的是国民党军呀。

父亲那时就耷拉起头,坐在床边一声不吭。

就算父亲当过土匪,也轮不到二傻子瞎说,何况我父亲死了这么多年呢?也许他见我回来上坟,又想起父亲的过往,才专门说下。

我一直想弄清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个对我来说极为重要,对我们兄弟几个都重要。老婆说,弄清楚干啥?很多过往无法理清。不是老婆的父亲,她可以漠视,可在我的心里,父亲的过往就是一块石头,一直沉沉压在我的心底。尤其到了我这般岁数,更想弄清父亲到底经历了啥。

二傻子还想说什么,见我真的抡起了拳头,吓得躬起身子,一缩一缩走啦,走了很远才张开黑洞洞的嘴说,我们都没有忘记他卖猪的事情。

娘喂了一窝猪崽,父亲说,山里猪贵,卖了猪崽好买毛竹,倒腾几下,赚得更多。娘想起了山里女人,不想让父亲进山。父亲不会听娘的,一根筋似的赶着猪崽走了。一个星期后,父亲双手空空回了家。

娘问,钱呢?

父亲说,公家没收了。

没收?总得有个凭据呀。

父亲说,公家人说我投机倒把。

谁信?肯定把钱给了山里女人了。那些猪崽是娘一手操持大的,眨眼没了,娘气得躺在地上打滚,就差投水上吊啦。

奶奶跟着责怪父亲,奶奶说,恁多孩子的爹啦。

父亲还是那句话,公家要没收,我有甚办法?

到底贴了山里女人,还是被公家没收了,娘不清楚。父亲这里不承认,娘哭上天,结果猪崽还是没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比比皆是,父亲进山卖过山芋和花生,还卖过大米和鸡蛋,总之,满挑子去,两手空空回。偶尔,这里说的偶尔,父亲也会带回一些山核桃和山里的大白桃。可那些东西让娘更怀疑父亲的诚实了。绝望就像庄稼,一年几个轮回,娘听说父亲进山,就会到

处诉苦。父亲那点事,早成了公开的秘密。

20世纪70年代后半程,老大跑外流去了江南,老二娶了媳妇分家单过了。那年我十二岁,有了初始的羞耻感。有天父亲进山卖大米,还是两手空空归来。娘躺在床上流泪说,承认了,这里还好受点。娘戳戳心口。

听到娘嘀咕,我生气说,娘,你歇歇,我来骂。我学着娘,骂父亲是骗子、土匪和混蛋。我清楚记得父亲当时脸色铁青,好像随时都要将我撕碎一般。我是父亲的四儿子,按说父亲不会放过我的造次,可父亲并没有骂我,也没有给我一巴掌,却一直责怪娘把我教坏啦。

娘见我模仿得一板一眼,唬脸对父亲说,四儿也大啦。

父亲满脸通红,脱下脚上的鞋。可父亲还没有动手,我却顺手操起扫帚。那是高粱秸秆扎就的,扫帚把子跟树棍一般粗。父亲没舍得打我,我的扫帚把子倒落在他的头上。打完父亲,我撒腿就跑。当时父亲就蒙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娘也蒙了,她不敢相信我敢打父亲。娘气得跟在我身后撵,撵了一程没撵上,又回到家里。

我回家到底挨了娘的打,娘稔熟“三从四德”,娘说,老子有错,儿子不能说,更不能打。本想替娘出口气,没想到还落下一顿打,我心里委屈,连饭都没有吃就上床睡觉。后半夜,饿醒了,见父亲坐在床边抚摸着我的头。

箱子上面放碗饭,油灯还亮着。我吓得再次蒙起头。

父亲却扯开我的被子说,把饭吃了。

娘用开水泡的饭,接着又开始了啰唆,不进山,什么都好说。

我把开水泡饭吃完了,抹抹嘴,学着娘的口吻说,山里有啥好看的?

父亲不搭理我,大声问娘,信我为啥这么难?

娘说,你一直含含糊糊的,有什么不能对我说的?

父亲说,很多事情不能说,说了更对不起你。

娘糊涂了,不说才对不起呢!娘理解不了父亲的解释,一直认为父亲找借口。娘看过宋居正,既然不是私生子,更应该理直气壮解释清楚。可父亲说,你让我解释什么?我在山里十来年,认个干儿子再正常不过。

奶奶知道娘委屈，娘给奶奶生下了五个孙子一个孙女，早把娘当成了亲闺女。奶奶说，甭管欠下啥，差不多啦，起码眼面前的孩子都大啦。

父亲说，不是债，是责任。

奶奶说，如果山里真有人，当初跟孩结婚干啥？

父亲说，没影事，别乱说。

娘插话说，摸摸良心问问自己吧。

提到良心，父亲坦然了，挠挠头说，那我心定了。

心定？没良心的家伙。

娘又开始了吵闹。

我们头都大了。

6

上坟是下午五点多钟的事。父亲和娘的坟头长满了杂草，不知为啥，杂草中间生出一棵苦楝树，而那棵苦楝树已经碗口粗啦。过去我没有太在意这棵杂树，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它的挺拔。老二指着苦楝树说，看看，看看，是不是六个枝丫？

确实六个枝丫，而我们恰好六个兄弟姊妹。实际我不信这种象征，更多的在想苦楝树为啥就长在父亲和娘的坟头？它寓意娘的委屈，还是父亲的挣扎？想起苦，我流泪啦，父亲和娘的一生就像一棵苦楝树，带着苦味出场，直至谢幕。

纸钱袅袅生烟，冥币燃烧得缓慢，老二燃放鞭炮，老小点着了烟花。噼里啪啦、砰砰啪啪，鞭炮和烟花交相作响，空气中瞬间充斥着浓重的硝烟味。

我跪在父亲和娘的坟前，磕头中，默默问父亲，您到底经历了什么？

鸟儿早被吓得魂飞魄散，辣辣藤爬满了坟头，而坟头几乎被夷为平地。老小一声不吭挖了几锹黑土，撒到坟头。老二对我说，清明得给坟头添锹

土,从小到大,依次进行。我磕头起来,也挖了几锹,并亲自捧到父亲和娘的坟头上。

父亲和娘的安息之处在田野的中间位置,这几年周边又多了一些坟头。我不知道下面躺着谁,可我能想象出,他们都是我的熟悉之人,来了,走了,跟父亲和娘一样,无声无息。那时,我注意到了黑土啦,按说,大别山脚下不该有这种黑土,或者黄,或者灰白,至少应该带上一些僵白,可我老家的土壤为啥这么黑呢?好像埋下许多往事似的。

我分明看见父亲蹠在门前,又分明看见父亲的讨好与讪笑,其间,几次想起父亲擤鼻子,直到我不由自主摸起自己的衣裤。

老小不知道想什么,始终一脸沉重,也许他想到了中耳炎,也许他想到了躲在墙角的每个夜晚。

老二毕恭毕敬的,一直在念叨什么。嘀咕完,他开始撒硬币,那是一元的硬币,老二撒满整个坟头,老二说,半分工不值一分钱,我把缺下的都给您。估计娘的走,困住了老二的情感世界,随着生活好了,老二更走不出半分工的桎梏。

上坟回来的路上,不知为啥,又遇到了豁鼻子和二傻子,他俩好像一直在偷偷窥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俩一起拦住我们的去路,豁鼻子嘻嘻问,老三怎么没回?老三在外地落户,离家远,回家上坟多有不便。我们不想解释这些。豁鼻子又说,老大也走啦。

豁鼻子到底想说什么?

二傻子流着鼻涕说,一马吃两山,不服。二傻子是真傻还是假傻?如果不傻,估计早已娶到了媳妇。可听他说话,却又感觉真傻。有人说,傻子其实不傻,只是神经末梢的某个地方被困在幽暗处。二傻子见我们不搭理他,指指我说,老四长得最像他。“他”肯定指我父亲,大家都说我是父亲的再生,我相信一脉相传,更相信血缘这种东西。

二傻子还想说什么,见我攥起了拳头,向后退了几步说,当土匪,生孩子,不该呢。

这个二傻子,确实欠揍。

从梦见脚步声开始,我开始研读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此书不像《周公解梦》,重在研究精神和潜意识。找不到梦见脚步声的具体解释,我放下了《梦的解析》。可从那会开始,我想到了娘,娘肯定被困在某个地方啦,否则不会轻生。娘的一生,简单明了,那么父亲呢,他被困在哪儿了呢?

二傻子为啥说父亲当过土匪?父亲当过吗?难说。

7

要去的山是大别山。据说汉武帝南巡时,见到绿植葳蕤、葱绿至顶的景象后,啧啧称赞说,此山,大别于他山也。

宋居正一家住在大别山深处——磨子潭水库附近。

开车下了高速,便走上了一条不宽不窄的省道。

省道年久失修,柏油多有剥离。我放慢了车速。那时我想,当年没有车,父亲一路走来,需要多长时间?就在那个瞬间,我又想起了梦中的脚步声,父亲到底让不让我们进山?娘会怎么想呢?

老二见我不说话,随着一个颠簸说,假如宋居正像我们,咋办?

我知道老二进山的目的,宋居正真是父亲的私生子,娘是委屈死的。那么,娘的死,与他无关。实际老二见过几次宋居正,像不像,他应该清楚。

我不再胡思乱想啦,索性关了空调,打开了车窗。山风顺着车窗灌进车里,挤在一处,又翻滚出去,弄得车厢内到处呼啦啦响。老二说,关上,关上。我并没有急于关上车窗。老二误以为我想节省汽油,大声说,油钱我出,可行?我知道老二有底气这么撑我,现在我的落魄和他的富裕成了鲜明对比。想当年,我作为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大学生,谁不为之骄傲呢?记得上学那天,村里好多人为我送行,父亲被人簇拥着。二傻子仿佛最开心,跟在人群后面一直哦哦喊着,喊什么,没人关注。最后豁鼻子说,三婶在,就好了。

豁鼻子不该提娘,父亲听到别人念叨娘的好,当即低下头,伸出少了半

截指头的小手指说,我亏了老小呢。老小注意到了父亲的半截指头,那半截指头,老小攥过,老小见父亲举着半截小指头那么说,脸上瞬间布满忧伤。

实际我考上的只是省城师范大学,现在看来太过平常。可那时候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几乎都能分配到大大学教书。问题是我毕业分配时,赶上省城一所中学要人,糊里糊涂被人扒拉去了中学。如果按照当时分配情况来说,最差也能分到一所中专学校教书。为此,我一直打不开心结。而问题恰恰就出在我的心结上。后来我有个师弟也分配到了这所中学,十几年后他当了我的校长,现在还当了区教育局局长,而我还是原地不动。让人沮丧的是,后来村里陆续考上几个中专生,二十多年过去,有的当了县里局长,有的当了乡镇党委书记,还有一个,一不留神当上了副市长,比比他们,我的心结更大了。我的落魄,最终落在父亲的脸上。二傻子率先奚落父亲。父亲无法解释,擤了一把鼻涕往上抽。老二和老小开始同情起父亲,老小说,后人多呢,不在乎他一个。那时候,老三才外出打工,弟弟才结婚不久,全家还看不出任何未来和希望。现在老三落户到了苏州,老二几个孩子外出打工都成了老板,老小的儿子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招考,已经成了正科级干部。可当年的父亲并不知道这种结果。

慢悠悠开上一条山村小道,老小开始跟宋居正的儿子宋家辉联系了,说到哪儿哪儿了。几经打岔,车被一辆货车堵在半道上。两车抵头,僵持下去,谁都无法通过。好在旁边有一条土路,我倒上土路,彼此就能通行。我看着后视镜,慢慢往后倒,倒上土路,须得打九十度的方向,这些我处理得都很妥当。没有料到,土路比我想的要窄。窄不怕,怕的是一车宽的土路两边居然傍着两条很深的灌溉渠。更为糟糕的是,连接山道的土路跟山道形成一段陡坡,得倒上陡坡才行。我拿驾照不几年,倒车技术实在不敢恭维。我试探性踩踏油门,车子爬到半道又滑回了原位。大货车司机按响喇叭,喇叭真响。我心里着急,加大了油门。随着嗡的一声,车子蹿上了陡坡,我手一哆嗦,车身歪了,斜斜滑向一边的水渠。

好在人和车均无事。

太阳升到半空,天有些热了,我们兄弟三个一直站在太阳底下,眼巴巴等着宋家辉带人前来施救。老小等得不耐烦了,一会一个电话。一个多小时后,宋家辉带着一辆吊车赶到这边。宋家辉估计四十多岁,看上去还比较年轻。他跳下吊车,上前抓住老小的手说,老叔吧,你们总算来了。他一眼就能认出老小,奇了怪啦。我是第一次见到宋家辉,他矮墩墩的,一点都不像我们的身材。

老小回身介绍我们。宋家辉喊了二叔和四叔后,掏出一包软中华,一个劲地劝我们抽烟。

吊车司机业务很熟练,捆绑,起吊,一气呵成。车子吊上土路,我慌忙检查,发现除了车灯瞎火外,其他都正常。

车子很快开到了磨子潭,找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后,宋家辉回头对我说,估计半天就能修好了,不急。

已经这样了,急也没用。

8

宋居正看上去矮瘦矮瘦的,小时候清楚记得需站在大桌上才能看清他的脸,现如今他为啥变得这般矮?父亲走的那天,他跟我们一起披麻戴孝,为啥没有瞅出他的矮来?

宋居正紧紧握住老二的手。看起来,他气色尚好。我想,许是受了风寒,人老药陪着。从打量宋居正第一眼开始,我就一直凝视他的眼睛、眉毛,包括鼻子。老二松开手,也是目不转睛地看。我们都希望能找出一些父亲的影子。可宋居正脸色黝黑,耳鬓处生了不少色斑,不说其他,单说眉毛耷拉到眼皮上,更别说酒糟鼻子了。

宋居正并不在意我们的审视,随手指着宋家辉说,爹可喜欢他了。爹当然指父亲。我们喊爹,他也喊爹,听上去有些别扭。宋居正说,小时候他天天缠着爷爷讲故事。爷爷指的也是父亲。我们孩子也称父亲为爷爷。问题

是,谁都能奚落的父亲,何时讲过故事?

老二打断了宋居正的话,问道,宋哥贵庚?“宋哥”喊得贴切,彼此都不尴尬。宋居正咳咳止住咳,才掐着手指说,1938年生人,八十有二啦。说完岁数,宋居正又说,比老大长十岁,比你长十二,对吧?没想到他记得这么清楚。老二点头说,哦哦。

父亲活到七十八岁上走的,临终前,父亲指着南方说,通知他,一定通知到哦。我清楚记得那是1993年的春夏之际,天气湿热,万物葳蕤。当时我正在上课,我教的是高中语文,那节课正给同学们解析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传达室送来一份电报,我看到“父走,速归”四个字,当即便泣不成声。等我赶回老家,父亲已经咽气多时啦。没能替父亲送终,成了我一生的遗憾。问题是,父亲在临终前,居然忘记了让他引以为豪的儿子,单单提起宋居正。为此,过去上坟时,我一直默默问父亲,爹,请您告诉我,当年您到底有多失望呢?

说完年龄,老二估计在盘算父亲流浪的年头。如果宋居正是父亲的私生子,肯定是1938年之前的事了,年份能对上茬口,谜团还在。

猜想老二想什么时,我对老二笑笑。

宋居正看到我和老二对笑,想起什么似的说,我带你们看看老房子吧。

这种老房子现在极少见了,瓦是不太常见的阴阳小青瓦,小青瓦起起落落铺展到屋顶后便隆起一道屋脊。屋脊中间盘踞着两条石龙,看上去雕刻得还不错。山墙由山石砌成,或大或小,少了规则。不过山石之间的勾缝材料好像用的是黄土,眼下,黄土早已风化成了粉末,经过雨水,化作了泥浆,显出山墙的老迈和沧桑。

打开旧房子的门,宋居正指指堂屋中间的火塘说,忘不了这个火塘。所谓火塘就是山里人烤火的地方,从风水学上说,在堂屋中间砌个石坑,说啥也不太吉利。可那时候山里人家都喜欢在堂屋建火塘,冬天烤火,春夏之际烘焙茶,就算到了秋天,火塘也能派上用场,烘烤板栗、红薯、玉米和毛豆。宋居正说,大雪天,坐在火塘边聊天,特别暖和。宋居正指指上首说,爹就喜

欢坐在那儿喝茶,蓝布棉袄,黑布棉鞋,一顶火车头帽子,别提多精神。

啥啥啥?父亲穿蓝布棉袄、黑布棉鞋、还戴火车头帽子?这是父亲吗?我疑问丛生,忍不住打断宋居正的话。

宋居正并不解释,继续回忆说,爹喜欢唱《义勇军进行曲》。说话间,宋居正带上手势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父亲会唱《义勇军进行曲》?我问老二听过没,老二摇头。问老小,老小也摇头。我想,宋居正说的那个爹,不可能是父亲,父亲只会向上抽鼻涕,咋会唱歌?

宋居正说,一次打靶,真枪实弹哦。备战备荒,全民皆兵嘛。那天爹听到山坳里响起了枪声,就走向我们打靶的地方。爹见我怎么也打不准靶心,摇头说,三点一线,啪啪,就成了。可我依然打不准。爹恼了,接过我的枪,啪啪几下,全部打在靶心上。

父亲会打枪?我问老二,老二一脸懵懂,老小更糊涂。宋居正口中的爹和我们印象中的父亲相去甚远,宋居正到底在说谁?

宋居正见我们怀疑,摇头说,爹有一套黄军装,刚解放时的那种。那些衣服和鞋帽,娘平时存放着,谁都不许碰。

说到这,宋居正看看外面的太阳,连说,先吃饭,吃饭不耽误。

宋居正居然跟我们卖起了关子,这个宋居正,还会说什么?

9

宋家辉媳妇早早烧了一桌菜,说话中得知,宋居正的老婆大前年走的。无论如何,面儿上说,我们是冲着宋居正病来的,吃饭桌上,老二顺手掏出三个红包。

宋居正说啥也不接老二掏出的红包。僵持到最后,宋居正恼了,大声说,从这点来说,你们跟爹无法相比。宋居正陷入沉思一般,感伤地说,恩情这种东西不是用红包丈量的。

老二面目讪讪地收回红包,退还给我和老小后,端酒敬宋居正。

宋居正少许抿了一口,松口气说,爹走不出过去的阴影。

父亲有什么阴影,为啥还走不出呢?

宋居正不说爹了,说娘。说到我们的娘,宋居正口气凝重起来,当年听说阿姨走了,娘拍着大腿说,世上哪有恁傻的人?宋居正把我们的娘称为阿姨,把他的娘称为娘?如果不口口声声喊父亲为爹,也就算了。喊来喊去,我们娘算什么?老二搁下酒杯对宋居正说,不要喊阿姨啦,就叫你们娘。

宋居正不在乎老二的提醒,执拗说,我去见阿姨那年,真想把什么都说了,可爹不让呀。宋居正撇了点菜,四处漏风一般笑笑。

我们不想打断他了,反正娘走了,他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吧。

宋家辉一直不插话,想必他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了。可我们还蒙在鼓里,我们不知道爹隐藏了多少故事。

宋居正接连喘了几口气才说,前番病了,我想这下完了,好在缓过了劲。那时,我想起爹了。宋居正唠唠叨叨的,急死人啦。

宋居正停顿很长时间,才长叹一口气说,想到爹之后,我在火塘那儿烧的纸,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在那里烧纸。

宋居正确实老了,啰唆半天,依然没有说到重点。

宋居正见我们有些不耐烦,加快语速说,幸亏烧纸问爹了,看看,不几天,家辉就联系上老小啦。

宋家辉联系上老小的事,我们知道。那天,老小的唢呐班进山办丧事,响奏手喝高了,比较山里和寿州,响奏手说,寿州岂是这边能比的?响奏手很快就说到老小啦,咧咧道,我们的头是寿州非遗项目传承人,嚯。三说两说的,宋家辉才明白响奏手说的头是他寿州的老叔。世上还有这等巧合的事?

说到烧纸,宋居正眼睛好像蒙上了一层水雾。擦擦眼,宋居正才提高声音说,魂魄会散,恩情不会。

我们关心的是宋居正到底是不是父亲的私生子。

宋居正不知道又想到哪儿啦，惆怅地说，那时候难呀，我们这边不知道难成啥样，当然爹不止帮过我们一家。

我突然想起了那些猪崽、花生和山芋，明白了大半后，带头笑笑。

宋居正苦笑说，老四，爹最疼你啦。好啦，不说这些啦。

这个宋居正真是老了，简单几句话，绕了大半个圈子，他到底想说啥？

10

那是 1937 年 12 月 13 日之后的事。

宋居正居然能记住南京大屠杀的日子。

南京沦陷后，山里就有日军了。

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迁到了武汉。我清楚这段历史。

2 月的天，真冷。为了确保武汉的安全，国民革命军在大别山沿线布防了重兵。当时廖磊主政安徽，将军到了安徽后，主动与活动在大别山一带的新四军四支队取得联系，接着便动员大别山地区的人民，全面阻击从南京方向驰援武汉的侵华日军。

宋居正居然能把这段历史说得这么清晰？想到这里，我对宋居正说，知道廖磊埋在哪儿吗？

宋居正思维出现了短暂混乱，冷眼看我说，听我说完可行？

行行行。这个宋居正，脾气不小呢。

大别山的 3 月，还是冷。宋居正从 2 月说到了 3 月。

我顺着宋居正的思路，不停百度，百度得知，从 1938 年 3 月开始，侵华日军就派遣了第十、十三、十四、十六兵团的十万兵力，从大别山沿线向武汉聚集。为了确保武汉保卫战的胜利，国民革命军第五、九战区所属部队在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有关辖区，展开了顽强的抵御战。

宋居正见我玩手机，很不高兴，加重语气说，爹和我爹那个连已经在冰天雪地的山头上埋伏了一天一夜。宋居正说“爹”和“我爹”，听起来混乱至

极。“我爹”是他亲爹吗？他亲爹叫什么名字？

我的打岔，让宋居正有了反感，他提高声音说，我爹人称宋老歪。

我吓得不再说话，老二、老小也不敢吭声了。宋家辉媳妇正在收拾碗筷。宋居正慢慢恢复平静后，才缓慢说下去。大别山的冷你们没有领教过，冻破天的样子。

我想象着那种冷，风带着哨音，刀子一般翻滚，山涧小溪也冻得严丝合缝。整座大山，除了风的呼啸声，没有任何声响。我为这些形容而得意时，宋居正见我笑，敲敲桌子说，爹问我爹，鬼子发现了？我爹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熟悉山的脾性，想了一会才说，狗日的路不熟。正如我爹所料，进军武汉的日军没料到大别山里会这么冷，更没有料到山路会如此险峻，何况还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呢。走走停停，慢了脚步。拂晓时分，日军终于走进了国共两军组成的联合伏击圈。说到这里，宋居正揉了揉耳朵说，爹当年就是这么揉的耳朵。接着宋居正又搓搓手，我爹当年就是这么搓手的。他俩揉耳朵搓手时，四面响起了枪炮声。

爹和我爹都在十一连，这个连，联合磨子潭游击分队，负责阻击侵华日军的一个小队。按说近两百人伏击四十多名日军，不说轻松，那也是手到擒来之事。可真打了起来，才发现日军轻重武器火力猛，一度打得这边措手不及。连长发现这么打下去，丝毫占不到便宜，于是让官兵想办法收缩包围圈。爹和我爹他们借助山势和树林，一点一点收缩包围圈。近距离围歼时，爹和我爹这边的兵力优势显现了出来。打得兴起，磨子潭游击分队突然吹响了冲锋号子，十一连全体官兵跟着冲锋号，压向山谷下面的日军。

宋居正一口气说完这些，然后才喘息说，你看那些资料不管用，我说的才是真实的，这些话都是爹亲口告诉我的。

父亲为啥把这些都告诉了宋居正，却从未向我们提起？就算是真实的，许是父亲流浪时，道听途说的，借来骗宋居正娘，好让她开心？

宋居正见我心不在焉样子，撇嘴说，爹和我爹早已感觉不到寒冷。爹喊，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呀。我爹喊，前进，前进。负隅顽抗的日军向冲锋的

人群丢手雷,手雷厉害呀,炸得山岩都着了火。爹和我爹他们被日本鬼子压回山梁。就在那时,游击队那边又吹响了冲锋号,游击队员不怕死,站成一排向前扔手榴弹。前面的一排倒下,后面的一排又站了起来。爹和我爹他们受到了感染,跳出战壕喊,拼啦。

那股日军吓坏了,不再抵抗,转而开始撤退。

爹和我爹始终背靠背往前冲,他们相约这么冲锋,不怕背后鬼子打冷枪。

小股日军还是突围了出去,爹和我爹,随着十一连官兵打扫战场时,走到一道山崖下。爹见一个日本鬼子死的形状有点奇怪,还拖着他走了几步。我爹气不过,上前踢了那个狗日的一脚。没想到,那个狗日的装死,等我爹转身时,他站了起来,朝着我爹砍了一刀。爹发现了情况后,朝着狗日的开了一枪。狗日的倒下了,我爹血肉模糊的样子吓到爹了,爹抱起我爹喊,老歪,咋啦?我爹说,狗日的,诈尸。爹说,挺住,我这就背你下山。我爹攥住爹的手说,老弟,我不行了。爹看到了我爹肠子流到了棉衣外面,惊恐喊,不怕,我背你下山。我爹摇头,等举不动手才说,妻儿和老娘,拜托你啦。

这是爹亲口说的,过去村里老辈人提起那场战斗,都说是真的。爹安葬了我爹后,号啕大哭,后悔没有保护好我爹。

之前我爹常带爹到家看奶奶和娘。这天,我爹没有回来,娘只看到了爹。娘问爹,老歪呢?爹问,伯母呢?娘吞吞吐吐地说,冬天走了。爹不敢说我爹也走了,一直低头流泪。

娘又问,老歪咋没回来?

爹突然蹲在地上,号叫了起来,走了好,走了就不知道痛苦啦。

娘满脸疑问。

爹哽咽说,老歪走了。

娘不相信这是真的,看着爹问,有你在,他怎么走的?

爹说了大概,娘不信。爹急了,大声喊,人命关天的事,我敢胡扯吗?

娘怀里正抱着我,听到我爹走了,突然撒了手,我扑通跌到地上。你们

看看,我左脑边上是不是还有一道疤痕。

我们没有拨开宋居正的头发,从他的眼神,还有痛苦的表情中,能感受到他的忧伤。

宋居正说完这些真的累了,不停喘气,见我们终于不再打岔,接着说了下去。

说话间到了6月,大别山的热不像平原那种热。这么说吧,到了夏天的中午,整个山林就像一个大蒸笼。爹和官兵们汗湿了裤子、褂子。山蚂蝗厉害哦,很多战士都被叮咬过。可官兵们管不了那么多啦,有的干脆脱了上衣,仅仅穿着裤头。爹打着赤脚,大家一直在拼命挖战壕。到处疯传,这次途经大别山的日军要扫平大别山。爹和磨子潭游击分队依然联手,负责围歼狗日的一个中队。中队多少人?小百十吧,爹就是那么说的。

这次连长运用起游击队的战法,诱敌深入,东一枪,西一枪,终于把日军引诱进了伏击圈。枪炮齐鸣,瞬间小百十个狗日的只剩下三十几个,零打碎敲,爹和游击队那边都打得仔细而耐心。打到第二天清早,天亮了,剩下十几个日本兵被爹他们围进一座山林。

爹和官兵们一起喊,缴枪不杀。喊声大得吓人。那时太阳刚出来,树叶上都是露水,爹说,战友们的喊声也像沾上了露水,湿漉漉的。

爹会这么形容吗?我问老二,老二摇头,老小也不信,我半天才摇头说,不可能。

宋居正不管我们信不信,继续说下去,说到兴头上,他还站了起来,带上了手势说,游击队那边齐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开始歌声不大,很快声音洪亮起来,像要点燃整个山林似的。十一连官兵跟着游击队那边一起高唱,歌声响彻山谷。

这个宋居正,居然还会用“响彻山谷”来形容,他到底识不识字?这次我不敢打岔了,得听他说完。

宋居正放低了声音说,树林里特别安静。

这股日军逃走了?会土遁?连长安排,一个班分成三个小组,三到四人

一组,背靠背,向小树林深处搜寻。树林里的雾气,悬浮在焦糊气味中。狗日的能去哪儿呢?等爹他们搜到树林中间,突然发现,一排排树上吊着一溜狗日的,就像年终杀鹅。杀鹅见过吧?吊着脖子,就是那么吊着的。吊在狗日脖子上的都是白绸布。爹说,当时他们还好奇,问连长,哪儿弄到的白绸布?连长骂,南京少吗?连长随后高声大骂,畜生。骂着骂着,连长不知为啥就动了恻隐之心,命令爹他们把那些狗日的就地埋了,具体埋在哪儿,爹记得特别清晰。

我还是忍不住百度了下宋居正说的这场抵御战,很快得知,那是一场少有的抵御战大捷,国共两军联手歼灭了两千多名侵华日军。这场大捷,一定程度上严重打乱了日军的兵力部署,有力地支援了武汉保卫战。

宋居正见我又在玩手机,站起来说,我说了半天,你们到底听清没?

我们一起张大了嘴巴。

宋居正这才松缓说,爹所在的十一连联合磨子潭游击分队全歼了日军一个中队,那是了不得的大事,为此连长提拔当了营长,十一连全体官兵受到二十一集团军的嘉奖。没有想到,爹所在连的官兵同时受到了磨子潭区工委的表彰,区工委还给每个参战国民党军战士发了一枚勋章。勋章铁皮铸造的,上面有铁锤和镰刀。

有天下午,爹到山涧那儿洗完澡,清爽后,爹对新任连长说,我想去看看宋老歪妻儿。

新任连长也知道爹和我爹的关系,点头说,快去快回。

从驻地到我家也就二十多里的山路,爹一路小跑,到我家才傍晚时分。

爹见到了娘,改口称了嫂子。爹说,嫂子,宋老歪的仇报了。那时候娘已经走出了悲伤,正准备带我前往地主家洗衣服。几片茶园是租的,兵荒马乱的,茶不值钱。娘为了养活我,选择到地主家帮工。爹听到娘那么说,拦住娘说,嫂子,我们不去洗衣服,这个家,我养。说话间,爹摸出两块大洋。两块大洋是爹一个月的军饷。

娘想起了我爹,流泪说,天杀的,怎么就遇上你啦。

爹见娘收下两块银圆,松了一口气,便疾步走到老房子外面,那时天已经黑了。

爹看看天,又看看我,最后靠在一棵树上说,我得归队了。

娘不想让爹走,可娘不好意思挽留,毕竟天黑了。就在那时,我哭了,哭得有点莫名其妙。也许娘掐了我的屁股,也许我舍不得爹。娘听到我哭,找到了借口,娘说,帮我抱会,我给你烧点吃的。爹接我的过程中,却把我弄到地上啦。

爹抱起我,慌张地说,说啥都得归队啦。说完爹一口气跑向山道。就在那时,爹摸到了口袋里的勋章,爹想,这枚勋章,宋老歪最该享有。想到这里,爹又跑回头,把勋章递给了娘,大声说,这是宋老歪得到的勋章,上次忘记给你啦。

娘接下那枚勋章后,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这么有情有义吗?银圆、勋章?这些话为啥不对我们说?宋居正这么说,谁信?

宋居正见我们一脸懵懂,得意地笑了,呵呵说,不知道吧?正因为不知道,你们才那么对待爹。

我们咋对待爹啦?

宋居正喝口茶说,后来狗日的占领了武汉,战事少了,爹常到家里看娘,一来二去,闲话多了,我亲叔出来保的媒。

爹没有想过这一层,看看是我亲叔保媒,才羞涩地说,朋友之妻不可欺,宋老歪是我亲兄弟,他的儿子我认了。

我亲叔以为爹看不上娘,摇头说,也难怪,差距太大啦。

爹连连摇手说,不是那个意思,这里过不去呀。爹指指心口。

爹认我做儿子场面感人,娘让我跪下喊爹,那时候我刚会说话。

1947年8月见到爹,我已经能背柴垛啦。那年秋天,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爹那个团主动起义了。爹是1937年被抓的壮丁,想起了我爹的托付,爹主动回家了。爹对娘说,解放军讲理呀,一个戴眼镜的军官说,家里有老

有小,割舍不下的,大军发路费、发军装。爹要了路费、领了军装,就到我家来了。

说到这儿,宋居正突然哽咽起来。

11

夕阳笼罩着山峦,磨子潭披上了橘红色的霞光。宋居正带我们看当年爹打靶的山坳。山坳是两座山挤出一块平地,一边的溪水还叮咚作响。宋居正的脚步声拖沓而凌乱,就像他的思绪一般。我一直想弄清他说的那个爹到底是不是父亲,如果是的话,他跟宋居正娘到底什么关系?这关乎父亲的人品,也事关娘的委屈。

宋居正见我和老二、老小一直不说话,急切地说,现在你们理解爹了吧?往远里想,爹能说吗?如果翻出爹的历史,全家能好?

真如宋居正所说,翻出那段历史又咋的?父亲打的是鬼子,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父亲所在团就投诚起义了,没有什么好愧疚的。

宋居正指着我说,爹就被困在这儿啦,后悔没有参加刘邓大军,惭愧呀,索性什么都不想说啦。

人都有困在某个地方的时候,水困在山上,路困在脚上,鸟儿偶尔也会被困在地上,如果宋居正的话属实,父亲估计被困在照顾宋居正和他娘身上。

宋居正拖长声调说,在我们这儿,有了那枚勋章和军装,证明清楚了我爹的清白。

是呀,父亲完全可以用那枚勋章和军装来证明他的清白,起码不会撒谎说当土匪和流浪。

宋居正说,娘就那么劝爹的。爹说,勋章只有一枚,寿州认了,这里咋说?

父亲完全可以在他临终前,把这些事情说清呀,我怎么都感觉宋居正始

终在撒谎。

宋居正摇头说,我也这么问过娘,娘说,他就那么个人。爹有次进山对娘说,千万不要告诉孩子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娘说,是不是太委屈他阿姨啦?

爹很久都没有吭声,娘那时都走一年多啦。

娘确实不知道父亲这些事情,父亲不想说清过往,娘肯定被困在宋居正娘这边啦。听到这里,我一直想,爹为啥不跟娘说实情?比较起来,娘跟宋居正娘哪个重要?

这些想法,我不想对宋居正讲,宋居正走到平地的尽头停留下来,盯着远方说,一枪一个准,错不了。

是呀,假如父亲跟他口中的爹是一个人的话,枪法欺骗不了。可土匪也会打枪呀?我满心疑问,突然插话。宋居正有点讨厌我了。他远离我,一直跟老小说话。宋居正说,娘后来向大队、生产队里说了真实情况。那时候老辈人还在,大家特别钦佩爹,大队书记非但不举报,还对知情人说,这个秘密都给我守住了。

我急忙插话问,这里比我们那儿好?

宋居正说,人心有杆秤,知道轻重哦。

我点头沉思。宋居正又说道,一次爹进山生病了,好像肚子疼,生产队长安排几个壮劳力把爹抬到镇上。还有一次,爹进山祭奠牺牲的官兵,生产队长带领全队人都参加了。

为了那次祭奠,娘替爹做了几套新衣服。之后,每次爹进山,娘都让爹换上新衣服,娘说,这样才清爽。

说来说去,我感觉宋居正说的爹,依然不是父亲。父亲那么邈邈,给他什么新衣服估计也穿不出模样。父亲活着的时候,门槛上、柳树下,连鼻涕都那样,怎么就赢得了山里人的尊重啦?或许父亲在我们那儿赢不得尊重,通过说瞎话,好赢得别人理解。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相信父亲撒谎,好为苟合找借口。

老二见我不说话,也疑惑地说,爹1993年才走的,90年代,什么都能说了呀?

宋居正叹气说,我问过爹,爹说,一切都过去了,大家习惯了我现在这样。

我插话说,那也不能装疯卖傻、任人奚落吧?尤其娘那里,总该有个交代吧?

宋居正低头说,爹这点不好,他不该瞒阿姨、瞒你们,可他非要瞒下去,你让我们咋讲?这么说吧,这么说你们就懂了,爹有次进山看《江姐》,爹对娘说,华子良装疯卖傻挺好。那时候我不懂爹的意思,现在想想,明白爹的意思啦。

宋居正见我们依然不太相信他的话,咚咚咚带我们回家,接着,急马三枪翻箱倒柜,很快找出了那枚勋章和军装,捧在手里说,你们到底是不是爹的儿子?这些东西能假吗?

东西不假,事假。但凡父亲有宋居正口中的一点影子,我们早信啦。

宋居正捧着勋章和军装再次哽咽起来,他把头埋在军装里,哭着说,爹,他们咋啦?

见宋居正哭得伤心,老二安慰说,或许我们都被爹骗啦。

宋居正指着老二骂,你混蛋,咋能这么想?你知道我娘多么喜欢爹吗?为了爹,娘一辈子都没有改嫁。阿姨走了,娘求爹把她娶了,猜猜爹怎么说?

我们不敢吭声了。

爹说,答应了兄弟,一声嫂子就是短长。

见宋居正有些激动,我急忙打岔说,好了,好了,接受另一种结果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你说的爹,跟我们心目中的爹反差太大,得仔细想想。

宋居正不停摇头,悲凉无处发泄时,嗷嗷喊了两声。

宋家辉和他媳妇做好了晚饭,见我们回来,宋家辉拉住宋居正的手说,刚开始,我也不信,现在不是信了?

第二天宋家辉送我们去修理厂那儿提车。我对宋家辉说,告诉你爹,假

如他说的是实话,我们还是不能原谅爹,不是有句古话嘛,和尚、帽子哪头亲?爹不会不知道。

这不像一个教师说的话,宋家辉突然间愣住了。

12

到岗郢都快中午了,我刚停下车,豁鼻子和二傻子一起围了上来,豁鼻子横担衣衫说,太不像话啦。

二傻子跟在豁鼻子后面,这两个家伙一直形影不离,他拦住我们干啥?

不知道二傻子是不是豁鼻子教的,破口大骂说,不肖子孙,我打。二傻子骂完,脱下鞋,单单砸向了我。

我们进山,咋就惹到他俩啦,这两个家伙。

等我们进屋,豁鼻子还在外面喊,笑话,就是一个笑话。二傻子不知在砸什么东西,接连骂,狗日的,我打,我打。

这叫什么事嘛。

气鼓鼓坐定,二嫂急忙问老二,究竟像不像?

老二不说话,我也不想说话。

二嫂问,到底咋啦?

一句话、两句话解释不清,老小说,不问行不行?

那天中午,老二主动要求喝酒的,我也喝了不少。不过这次醉了的是老二,吐得一塌糊涂。老小没吐,口齿不清拽住我的胳膊说,假如宋居正说的都是真的,怎么跟娘说?

老二醉酒后,上床就说起了梦话。老二说,娘,我看清了。梦话断断续续,直到鼾声震天时,又嘟嘟囔囔说起半分工啦。

二嫂喊我们去听,听到半道,我想,看来老二真的被困在半分工上啦。

那天中午,我也做梦了,我居然会梦见父亲,我问父亲是真是假,父亲笑笑说,你们几个想干啥?害得我在这边又解释不清啦。

一个激灵,醒了过来。

太阳明晃晃的,我又想起了弗洛伊德。我想,我的潜意识是不是信了呢?如果信了的话,今后说起父亲,我该咋讲?

那时,我眼前不停跃动着火塘边的形象,宋居正和他娘依偎在父亲的身边,温馨而和谐;火塘里的灰烬忽明忽暗,忽暗忽明,轻松极啦。我心里猛地生出沉重,我想,那会儿父亲到底有没有想起娘?想起的话,他心里咋想?

蜜蜂嗡嗡作响,钻进房间里,怕是也迷路了吧。

发表于2021年第12期《湖南文学》

陈斌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学院第二、第三届签约作家。现在安徽省六安市文联任职。自1986年以来,出版、发表文学作品五百多万字。曾出版发表过长篇纪实文学《铁血雄关》《遥听风铃》《中原沉浮》,长篇小说《响郢》《憩园》,中篇小说集《吹不响的哨子》《知命何忧》《寒腔》,中短篇小说集《补甑》《蝴蝶飞舞》等。小说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选刊选载,入选各种文学选本二十余次。曾五次获得安徽省政府文学奖、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第二届《飞天》十年文学奖等。

一个人的村庄

丁迎新

依靠拐棍的帮助,老孤佬颤颤巍巍地爬到村头的那块大石头上。轻易不迈步的老黄,吭哧了半天,也爬了上来,中间滑下去好几次,最终站在了老孤佬的身边。一上来,就张大着嘴,一个劲地喘,松垮的肚皮拖在石头上,它干脆直接趴了下来。

老孤佬艰难地站起来,像一棵长在石头上的树。老黄看看他,没动。老孤佬再缓缓转过身,面对家家户户已搬迁走、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竟有些陌生感。

一阵风吹来,老孤佬像片纸似的晃了晃,晃过后,却有了个主意……

今天我是孔老三

老孤佬翻箱倒柜地找,屋里屋外屋上屋下都找遍了,最终,在厕所已经干了好久的粪坑边角的破竹箩里,找出了一堆废纸,又从这废纸里捡出了一小叠还能写字的纸。

老孤佬手捏着纸,笑了。

还是老伙伴好,舍不得离开我,又来做伴了。

这是一叠缺损了边角的账簿内页,还是做生产队会计时用的。集体上工干活的生产队早就没了,包产到户单干已经好多年,它倒还在。正好派上了用场。笔已经找到了,是孙子几年前留下的半截彩色蜡笔,齐了。

半截笔攥在手里,生硬地悬在纸上晃了半天,就是落不下去。老半天过去,纸上总算出现了几个像树棍搭出来的大小不一的字:

今天我是孔老三。

对,就从孔老三家开始!

出了门,没走出几步,又掉头回了屋,一头扎进厨房。他在缺了个口的塑料桶里,放进几个碗盆,还有筷子锅铲、油盐酱醋,还有自己腌的咸菜和一碗米,一手拎着桶,一手拄拐棍,再次出了门。

一进孔老三的家,能闻到一股墨汁香,爽心又爽肺。站定身形,老孤佬不知道先往哪走好,不敢轻易迈步,好像孔老三一双冷冷的眼睛在看着自己。在这个村子,老孤佬最怕的最在乎的,就是孔老三。反过来说,孔老三最瞧不起的,可能也就是老孤佬。

当年,就是孔老三揭穿了老孤佬为自己多做了工分的假账,搞得他丢了脸不说,还下不了台。老孤佬以提出辞职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不当会计了,可全生产队又没人能接手。孔老三年事已高,也不屑于当什么会计。结果,大字不识几个的队长只好来家里求老孤佬,说相信他,不听孔老三的瞎话,让他继续当。老孤佬这才重新上任,胸挺得比谁都高,但唯独不敢面对孔老三,一看见他,心就发虚,宁愿绕着走。

其实,老孤佬是发自内心敬重孔老三的。新中国成立前的私塾先生,脸一板,谁都怕,手里的戒尺不知打过多少人,据说连县长都是他的学生,也挨过他的戒尺。谁见着孔老三,都堆上满脸的笑,腰能弯到地上,那份恭敬比对祖宗还厉害。就这,他还未必理你,鼻子里能哼上一声,就算是对你客气了。等老孤佬到了上学的年龄,新中国成立了,私塾取消,改为小学,所以他上了几年学。家里又不让念了,说能识字,能算数,够了。要不,还真当不上队里的会计。

“文革”时,孔老三被斗惨了,挨个生产队地跑,开会,被批斗。“孔老三”的名号就是那时候喊起来的,孔老二的兄弟呗,一喊就喊下来了,真名字没人知道。

人孔老三硬气,再批再斗,就是不愿低头。老孤佬没趁机会报复他,不

忍心,也觉得不应该。本来就是自己为自己多做了工分,糊弄了人,不能怪他。

读书教书的人,能坏到哪去呢?要那么对待他?想不通归想不通,帮也帮不了,远远避开就好,不惹那个麻烦。

放下塑料桶,老孤佬先打开房门,把窗户打开,让屋里亮堂起来。墙上的字画还在,很古老的样子,其实是孔老三自己写的画的。全生产队独一无二的古色古香书架,已经没有了几本书,东倒西歪,横七竖八,灰尘厚得看不见书上的字。

从塑料桶里取出抹布,从书架开始打扫,然后是孔老三常年伏在上面看书写字的桌子,再然后其他地方。翻了翻书信,还好,能认出一些字。都是古典的书,有些还是繁体。小时候,趁孔老三不在家,他曾偷偷溜进来看过,那时候的书真多啊,堆得像一面墙,但他没敢碰。

卫生打扫完了,角角落落地一看,清爽多了。接下来该干什么呢?对了,今天我是孔老三,我得看书。

就在房里,坐在孔老三平常坐的老藤椅上,一坐上去,咯吱咯吱地响。是不让我坐咋的?从书架上挑了一本最厚的书,封面上有两个大大的字,叫什么“辞海”。坐下来,正好面对书桌,面朝窗户,太阳也正好照进来。这孔老三倒会享福呀。翻开书页,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字有些模糊,不是字模糊,是眼睛模糊。眨巴几下,两手把书拿远点,再看。有好些字不认识,揣摩半天,还是不认识。不认识就不认识吧,再看后面的,就这么看着看着,也能看懂一点意思,但又不明确到底是什么意思。孔老三能全部看懂?

看着看着,字模糊了,书模糊了,砰,书掉在了地上。一个激灵醒来,赶忙扶着椅把,弯下腰,把掉在地上的书捡起来,又是吹又是打又是抚。他竟睡着了。

唉!这看书也不是个轻松活儿。

烧饭吧,民以食为天,谁说的来着?忙了半天卫生,肚子有点饿了。来

到厨房,先到灶旁,点着一把带来的柴草,塞进锅洞。再把带来的一碗米淘洗干净,放进早就洗涮好的锅里,搁上刚好盖过米的水,盖上锅盖。就等着饭香了。

菜不想炒,满园子的菜,早早晚晚地忙,什么都有,只图看着喜欢,哪样都不想吃。只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才一篮子一篮子地收来家,一股脑的腌进菜坛里。要吃的时候,揭开腌菜坛子,掏出一把,过个水,切切,放进锅里,搁上点油炒一下,就能管上几天。

孔老三是怎么烧饭的?

老孤佬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也跟我一样地烧锅、淘米、煮饭和炒菜吧?也可能不一样。他本来是不会烧饭的,连厨房都不进,喊吃饭了,才来坐在饭桌上,吃了就走。老伴先去世,儿子又早早出门,只好自己烧了。他看了那么多书,书里啥都有,可能有更好的招法也说不定。都说书里自有黄金屋,这孔老三一辈子也就是个砖瓦房,还是平顶的。当初盖的时候,还是全村的人帮的忙,没谁要工钱,都是义务帮忙。还欠了债,债是儿子还的。

他儿子好像是在上海吧,一家什么大公司里。孔老三不愿意去,死活不愿意。老伴死了,就自己一个人过,直到自己也死了。这家,也就落下了,就像那些书,扔在那,没人管没人问,也没人看。

饭好了,能闻见香了,再焖了会,揭锅盖,盛饭,就着自己带来的咸菜,吃得津津有味。坐得直直的,一小口,一小口,连夹菜的姿势都斯斯文文。孔老三嘛,就应该是这么吃饭的。

这饭就是香,他比平时多吃了小半碗。

饭吃完,洗锅碗,收拾干净,再回到房里看书。这回,瞪大了两个眼睛看,困意来了,就揪两下眼皮。一看,就看到了天色灰暗,书上的字模糊一片,实在是什么也看不清了。

郑重地把书放回到书架上,一本本码放整齐,再凑上去闻闻书香。

站开两步,向着书架鞠了个躬。这才四处看看,把藤椅放周正,走到门口又回头看看,才出门,锁门,离开。

今天我是王富贵

写“今天我是王富贵”几个字时,“富贵”两个字写不来。考虑再三,画了个元宝代替。画完就自责:难怪发不了财!

在王富贵家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缺了一块的豁口,差点把老孤佬给绊了一跤。

不就有几个臭钱吗?要我给你下跪不成?

嘴里嘟哝着,费了会劲,才打开有小孩拳头大的仿铜锁,打开了门。

毫无疑问,这是全村最豪华的房子。上中下三层,上面还有尖尖的红色的屋顶,足足占了两户人家的地,像电视里外国富豪的别墅。层层都是大理石地面,大理石墙面,楼梯栏杆等等都是金色的,每个房间都有一般人家的堂屋大,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台跟人一样高的大空调。

当年盖的时候,为了地,王富贵没少花钱。每家一千,占了地的是三万。

屋再大,不也只住那么几口人吗?臭显摆。应该感谢他老爹,给他取了个好名字,还真富贵上了。命啦!

放下塑料桶,什么都不想干,哪里都不想碰。好多东西,叫不出来名字,但绝对值钱,不值钱的东西,王富贵是不可能搬回家的。每样东西,都冷冰冰的,冷冷地瞅着这个贸然闯进来的老孤佬。

和王富贵一个德性。

反正有的是时间,老孤佬一个个房间地转,把每一样东西都看仔细了,看细致了。只是看,一只手拄拐棍,一只手背在身后,碰都不碰。

回想起来,这王富贵是真的天生就有做生意的头脑。上学时,两人是同学,他的书包让老孤佬背,自己甩着手晃荡。说好的代价是一根黄瓜。快到家了,眯溜一下,不见了人,不一会冒出来,手里多了两根黄瓜,一根给老孤佬,一根自己塞进嘴里嚼起来。那绝对不是王富贵家的黄瓜,王富贵家的菜地根本就不在这边。

还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时,王富贵胆大包天,挨家挨户换鸡蛋,用家家都需要的针头线脑油盐酱醋换。鸡蛋不知道送到哪里卖了,再买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回来,还有花布雪花膏之类。队长找他谈话,他说是学雷锋,为大家服务。再塞一盒雪花膏在队长的口袋里,队长吧嗒着旱烟,走了。

到底还是被抓了,不知是谁告的密,罪名是投机倒把,坐了三年班房。三年劳改结束,允许自由买卖了,王富贵找了村里找乡里,鸣冤叫屈。可又有什么用?乡里给他磨得没办法,就让他乡政府隔壁开了个小商店,是除了供销社之外的第二家。供销社有什么,他就有什么,供销社没的,他也有,而且价格还便宜一分两分。不用说,他发了,商店越开越大,大到挤垮了供销社,最后也给他承包了事。

这还只是他生意的一部分。山上的竹木、地里的茶叶,还有药草什么的,他都收购,再转卖。渠道只有他有,你不卖给他,也是废物。后来树贩子多了,但也只是零星的,大头还是他。

第一个买电视机,第一个买摩托车,第一个买录音机,第一个盖洋楼,然后再重新盖,第一个买轿车,等等,有些不只是在这个村,在全乡都是第一个。而且,和乡长称兄道弟,过年的时候,乡长还来给他拜年。当然,他也去给乡长拜年,据说,给乡长家每人一个大红包。

所有的房间都看遍了,腿也木了,想找个地方坐坐。看看去,都是些豪华的椅子,冷硬地瞪着眼,在冷笑呢。

呸!老孤佬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掉转身,回家搬了张小板凳来,放松地坐了下来。

老孤佬想起了一笔账,一笔好多年前,卖竹子给王富贵时的一笔窝心账。

当时是砍了二十七根竹子,扛了十几趟才扛到路边,称重时,正好亲家来了,就让老婆子在场。老婆子回来说是八百六十斤。不可能!就算是一根五十斤,起码也是一千三百多斤。就去找王富贵算账,问是不是把公斤当成斤了。王富贵不承认,说你老婆当场看着称的,不会错。老孤佬要找到自己

家的竹子重新称,王富贵说那么多竹子,谁知道哪些是你家的,坚决不同意。

两人吵了起来,差点动起了手,在乡邻们的劝说下,王富贵多给了十块钱了事。为这事,老孤佬夫妻俩吵了不知多少嘴,还打了一架。想起来,到现在心里还堵得慌。

我一个堂堂的会计,全村最会算账的人,倒被他王富贵给算计了。想到这,再看这满屋里的值钱家什,感觉样样都应该是自己的才合理。

对!我搬一样回家去,就当是他王富贵赔偿我的损失。地上的、墙上的,抠不下来。空调太大了,搬不动。床和柜子也是。桌子椅子行。

又一想,唉!他不在当面,我自己搬,算啥呢?和小偷没什么两样。

这些个东西,他都不要了,我要又有什么用?

这世上的事,到头来,还是一了百了呀。再多的钱财,再大的屋,再大的仇怨,随着人埋进了黄土,也都没了意义。他王富贵挣了那么多钱,到头来还不是得了癌症,死得比我还早。

想到这,老孤佬挺了挺身板,其实还是那样,但感觉挺直了不少。话说回来,王富贵活着的时候,还是挺风光的,谁都不在他的眼里,谁都瞧不起。他有钱呀,想要啥就有啥,能把人羡慕死。

就是没买回他的命!

他的一儿一女好像都在城市里安了家,也都是做生意的,比王富贵做得还大。好像听说他儿子都娶第三个老婆了。狗日的,有钱烧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进了厨房傻了眼。午饭没办法烧,现代化的这灶那灶他根本不会弄。回自己家去烧?不行!今天我是王富贵。那就饿一顿吧。想到王富贵也会有挨饿的时候,不免有点小得意。

天色还没显暗,老孤佬就回了自己的家,这一天,算是结束了。

今天我是李书记

走到李书记家门前,老孤佬想把拐棍放下,把两只手都背到身后。可试

了几下,不顺溜,别扭,难受。没了拐棍,也不敢挪步了。也罢。

清了清嗓子,昂首进了门。

一抬眼,堂屋正上方是毛主席像。想起来了,当年,为了贴什么中堂的事,李书记还挨家做过工作,让别贴什么天地君亲师,也别买什么松鹤延年的画,就贴毛主席的像。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没有他老人家,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道理说了一箩筐,最后大家都买了毛主席像贴。又过了若干年,有的人家又换成了天地君亲师或者松鹤延年之类的画,只有李书记家,始终是毛主席像。

李书记是乡里的副书记。李书记的名声不错,不管谁找他办事,成与不成都有个交代,不管贫富都是。没听人说他的坏话,这可不容易。

李书记平易近人,始终一张笑脸,跟小孩子都能说上几句话。除了开会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李书记一脸威严,不用稿子,滔滔讲上半天,有条有理,不服也服了。那时候,坐在台下的人是畏惧他的,小便都忍着,不等他讲完了话不出去撒。

李书记家不大,东西不多,清爽得很。老夫妻俩的房,李书记父母的房,两个女儿一个房间,后来女儿大了,又把客厅隔出了半间,作为其中一个女儿的房。家具都有些旧,泛着黑色,一台彩电,是当年李书记自己买的,在全村是仅次于王富贵家第二个有彩色电视机的。王富贵的电视机是关着门自家看,李书记家的不是,开着门,哪个都能来看。想看到什么时候就看到什么时候。

李书记是很少在家的,十天半月才回来一趟,住上一两晚就走。李书记的老婆长得清秀,脾气温和,见人也是笑嘻嘻的,特别客气,人到家,就叫坐,坐了就倒上一杯茶。村里人喜欢来看电视,主要是因为李书记的老婆。

看到李书记的黑皮包了,挂在房里的墙上,房门背后。老孤佬取下皮包,手指在厚厚的灰上落下了一条痕迹。拐棍靠到墙上,两手轻轻一拍打,灰散了。皮包在手,颠来倒去地看,拉链坏了,停在三分之一处,不影响手伸进去。伸进去来回一摸索,空的,什么也没有。再掏外面的小口袋,里面有

一支笔,钢笔,盖子裂开了,勉强套在上面。在手上划了划,一点印子也没有,应该是没水了。早就没水了。

皮包拎在手上,掂了掂,老孤佬走出房门,从房里走到堂屋,再从堂屋走到房里,找那种说不出的感觉。今天我是李书记呀,得像才行。心里这样想着,脸上微微地笑。

老孤佬满屋子地找墨水瓶,几个房间都找遍了,没有。这难不住老孤佬,进到厨房里,用碗装上水,再卸下笔杆,胶管一捏一放,开始吸。还真行,水吸进去了。笔杆旋紧,就在手心里写起来。不行,写不出来。捉着笔,轻轻甩了两下,再写,有点湿的笔迹了。对了,口袋里有纸的,连忙掏出来,趴在桌子上,就在彩色蜡笔写下的“今天我是李书记”上面,接着写。

李书记叫什么名字来着?还真不知道呢,一直不知道,人人都叫他李书记,叫惯了,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写“李书记”三个字吧。写了一遍又一遍,把纸划破了,还写。一笔一画,比早上写“今天我是李书记”几个字时顺畅多了,横就是横,竖就是竖。写着写着,又没水了,再吸,再写。

哈哈!上学的时候要有这么认真,只怕也跟李书记一样了。好像李书记没什么文化的,就是初中毕业。那个年代都没文化,初中毕业就相当不容易了。

李书记的两个女儿不知道怎么回事,成绩一般,一个高考考了两年,一个考了三年,结果都名落孙山。曾经好多次听到李书记关起门来教育女儿,说什么“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什么“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意思就是让女儿好好学习,长大了有出息。可到头来,两个女儿还是让李书记失望了,都嫁在了本乡,一个嫁给了一个村的民兵营长,一个嫁给了乡卫生院的医生,日子都安安稳稳的,只是没让李书记脸上增光添彩。

当时,本门的长辈曾提议给一个女儿招女婿,要不,这一支就后继无人了。李书记坚决不同意,狠狠批评了一通长辈,说是旧思想,是封建观念。李书记很少批评人,有,也只在工作上,批评长辈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事后,李书记向长辈道了歉,说不该批评他,但还是指出他的观点错误,提醒他

要跟上时代。

又有了新发现,柜子的底层有一叠报纸。取出来一看,已经发黄,有些地方还被虫蛀烂了不少。小心地捧到窗前的桌子上,慢慢摊开,有一股霉味。轻轻地、一张张地翻,大大的黑色标题过一眼,有些字不认识,意思能猜到。再就是看看图片。

少了杯茶,还有香烟。进到厨房里找,没有茶杯。回家找了一个,捏了几片粗茶叶放进去,端回来,倒上开水,放在报纸旁边。香烟是没法找了,已经戒了好几年。把木头靠背椅往桌子前挪挪,坐上去,面前是报纸,左手是茶杯,右手做出吸烟的样子。当年的李书记,就是这样的吧?

全部翻了一遍,没啥意思。再干什么呢?用力地想,想出来了,李书记是村子里第一个刷牙的人,还做学生娃做的广播操。

当年李书记在后门口刷牙的时候,大家都站得远远地看稀奇。拿一根棍子在嘴巴里面捣来捣去,捣出了白沫子还在捣。后来偷偷地问李书记的女儿才知道,那是刷牙。李书记自己刷,也要求家里人刷,说是讲究卫生。慢慢地,刷牙普及起来,也就不稀奇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好笑。

做广播操,是李书记一个人的事,没人学。只有几个不懂事的娃娃,嘻嘻哈哈、怪模怪样地模仿,无一例外,被家长拎着耳朵回家。只要李书记在家,早上,一准站在大门口前的场地上,要是下雨就在屋檐下,又是伸展胳膊,又是弯腰后仰,又是踢腿蹦跳。明明是学校里的学生们做的事,他一个大人比学生做得还认真。只要在家就做。

老孤佬站起来,走到场地上,回想着动作,一下一下地做。不行了,老胳膊老腿,实在动不起来。

年岁不饶人啦。

李书记去世的时候,人来了不少,破天荒地,是两个女儿扛招魂幡捧遗像。这在山乡,是从没有过的事。传统风俗就是这样,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是人家的人。这些是男丁做的事,没有儿子,就由侄子做,其他远房的侄子辈都行。据说女人做这些是不允许的,也不灵,包括烧纸,先人收不到。可

李书记有言在先,要求由女儿做,只好随他。

今天我是二嘎子

“今天我是二嘎子”,“嘎”字写不来,想不出能用什么代替,就打了个叉。这是全村最没相的家了。

就两间砖瓦房,是乡里给的救济款加上乡亲们出的义务工共同建造的,盖的时候什么样,二嘎子一住几十年还是什么样。就连里面的柜子、床、桌子、板凳和锅碗瓢盆,都是乡邻们给的旧家伙,衣服也是,要不就是上面发的救济物资。

二嘎子自己从来就没买过任何东西。也不是,口袋里只要有一块钱,立马就买了吃的。说白了,好吃懒做是二嘎子最大的特点。

门没锁过,也没锁。自从一跤跌下塘淹死之后,这屋就空着,门从此敞开。从没人进去,到处捡食吃的野狗野猫也不进,甭说人。幸好早早淹死,要不,这空落落的村庄,还有谁能给他一口饭吃?

也活该他死。屁大的水塘,站在里面,水只齐腰深,他却淹死在里面。有人说,是不知从哪捡了半瓶酒,死缠硬磨着从街上的小饭店要了点客人吃剩下的菜,回到家,全进了肚子。半夜醒来要喝水,可家里一滴水都没有,就跑到塘边来喝。一头扎在里面,直接栽了进去,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发现时,身子已经硬邦邦的。

有些属于估计,但八九不离十。

老孤佬站在门口半天,考虑着要不要进去。进吧,谁叫我今天是二嘎子呢?站在门口,里面的角角落落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张床,一个木柜,一张方桌加两条缺一条半腿的板凳。再就是坛坛罐罐,有好多是破损的,也不知道是用来装什么的。相邻的一小间,是厨房,锅台压根就是一堆土上面挖了个坑洞,锅早不见了。原先是有锅的,还是老孤佬送他的,二嘎子感觉用不上,当废铁卖了,换了几个泡泡糖,学着村里的娃娃,兴冲冲地嚼着吹泡泡玩。

老孤佬不知道干什么,四壁皆空,能干什么呢?

开柜门,开抽屉,能打开的都打开了,什么都没有。板凳是不能坐的,一坐准摔跤,就在门槛上落下屁股,呆呆地看天。看了半天天,再回转身来坐,看空荡荡的屋里面。

床头一侧的地上,好像有个东西。起身走到跟前,蹲下身子,用拐棍向里面掏,一下两下三下,东西扒出来了,是一张书本大的照片,而且还是彩色的。照片上是一个笑出了酒窝的年轻女子。

照片,像一把钥匙,一下子打开了记忆的阀门。老孤佬想起了好多好多事情。

二嘎子原来是有老婆的,说话轻声细语,脸上总是眯眯地笑。结婚三年,老婆一直没生,婆婆没了好脸色,见人就诉苦,说儿媳妇的不是,说儿媳妇有毛病。二嘎子老婆不敢见人了,出门低着头,不与人照面,闷着头干活,干完就回家。经常听见二嘎子的妈指桑骂槐地骂,骂多了,就看见二嘎子打老婆,打得老婆撕心裂肺地叫和呼天抢地地哭。

一个南方口音的篾匠来了,一家接一家地打凉床编竹席打筛箩,活儿细致精巧,很受大家欢迎。到二嘎子家时,庄里大半人家都已经做过了。五天的活儿一做完,二嘎子的媳妇和篾匠一起不见了,还有两户人家的活儿都没做。二嘎子跑遍了周边的乡镇,县城也去了,连人影也没找到。

从那开始,二嘎子懒了起来,整天蒙头大睡,老娘掀了被子,就裸着身体睡,反正是睡。饿极了,煮上一锅饭,狠狠地吃,吃完再睡。二嘎子的妈气不打一处来,不久就生了病,一命归西。这下,二嘎子更没人管没人问了,跟到处要饭的叫花子没什么两样。然后是破屋子倒掉,乡亲们看他可怜,央队里帮忙申请了救济款,大家伙儿一起动手盖了这两间砖瓦房。

照片拿在手上,呆愣了好长好长时间。一声长长的叹息,老孤佬撑着膝盖,缓缓站起来,移步到二嘎子的床前,把照片放在了床中间。

还是回家烧饭吧,只能回家烧饭。

吃过饭的下午,还是坐在二嘎子家的门槛上,再不望屋里了,望屋前。

场地上有几根草、几块石头,能看到几棵树,天上跑过多少云,都一清二楚。

最清楚不过的,是前面的阳山。生产队的时候,在山上开垦过梯田,分田到户时,没人要,慢慢就废了。现在的阳山也好,阴山也好,满是绿茵茵的树,再没人砍伐了。人没了,树还在,而且越来越多。树不愿意离开家乡,扎住一块地方是一块地方,老的尽管老,小的照样生,活得精神得很。

几股鞋带样的山泉弯弯扭扭地合成一条小河,从山上往下流,流着流着就成了两步跨宽。水,刚好能盖过脚背,正好让妇女们洗洗衣服,让娃们耍耍。在村口绕个弯,再向一边流,一直流到十里开外的大河里。

今天我是李国庆

这两个字再熟悉不过,自己的儿子也叫国庆,两个人一样,都是同一年的国庆节出生的。那年,村里就添了他们俩。

不同的是,自个的儿子高中毕业之后,就出门打工;这个李国庆是当了兵,退伍后当了村里的民兵营长。儿子在外打工二十多年,在打工的城市安了家;李国庆当了十几年民兵营长,最终还是跟随儿子一道出门打工,一打就是十几年,也在外面安了家落了户。

走到不起眼的一幢两层砖瓦房前,就是李国庆的家。盖得有些早了,还是在他当民兵营长的时候,他婆娘哭着闹着硬逼着他盖的。倒也是,都当民兵营长的人了,没个像样的屋,一天到晚东跑西颠,人不在家,心也没落在家。婆娘哪受得了,你人可以不在家,但必须给我个像样的家。

好在他战友多,呼啦一声,全来了,钱呀料呀出工呀,不到半个月,房子就盖成了。

开了门进屋,别说,虽然好久没住人了,没什么灰尘,东西都是整整齐齐的,有板有眼,墙角的几把锄头都端端正正地站着。和李国庆一个样,站在那像一棵树,坐在那也像,总是笔直的,像电视上天安门广场上的士兵。

老孤佬不热乎李国庆,当面叫他营长,背后全叫李国庆。两人还有过一

段恩怨,要不是别人死拦着,那次,老孤佬一准吃大亏。

李国庆的老婆叫小桃,长得漂亮。那次是大清早,小桃在河边洗衣服,就她一个人。老孤佬顺着河边在放牛,一时鬼迷心窍,想逗逗她,就牵着牛晃到小桃对面。一到跟前,就看到了小桃低下腰身时敞开着的胸口,看直了,动不了步。小桃发现了,顺手抄起一捧水,朝老孤佬泼来,嘴里骂道:老不正经!

在村里,大家的关系都和睦得很,男人和女人之间开开玩笑是常有的事。小桃看似是骂,其实也是习惯性的话,没有辱骂的意思。

老孤佬来劲了,也蹲下身子,嬉皮笑脸地从河里抄水,朝小桃身上泼。小桃在躲闪时,脚下一滑,身体歪在了河里。老孤佬上前一步,扶住了小桃。

不巧的是,李国庆正好出门,看到了这一幕,大动肝火,豹子一样冲过来,一把扭住老孤佬的衣服,一提一甩,他啪地就被摔在了河滩上。附近的人全拥了过来,拉的拉,拦的拦,挡的挡,劝的劝,慢慢才止住了事态的发展。

老孤佬的脸算是丢尽了。只是开个玩笑而已,被李国庆上纲上线一搅,好像真成了流氓似的,不敢抬头见人。有好长一段时间,老孤佬见着庄里的女人就躲,老的小的都躲,生怕再沾上腥臊。和李国庆之间,有好几个月没说一句话,你不瞅我,我不瞅你,互不相干。

回想到这些,老孤佬有些想笑。这人啦,没有故事吧,太平淡,活得没滋没味,还不如一根草一块石头;有故事吧,又会惹麻烦,就好比糍粑逮上了灰,打都打不掉。矛盾啊!

一声叹息之后,在家里四处转悠。

嗨!这墙上还有个镜框,里面的照片都在呢。早先,好多人家都喜欢在墙上挂个夹相片的镜框,孩子的满月照,大人的结婚照,全家福,都有。那些有机会出门在外的人,照片更要放在里面。来人了,看到照片问起来,兴奋地一一指点,这是某某,这是在哪,一脸的自豪。相反,家里要是没有这些个照片,就好像生活得不咋地一样,祖上都没了什么功德值得炫耀。兴起盖楼房以后,墙上大多是瓷砖,没办法钉钉子,也不协调,镜框也就存放了起来。

镜框上,最显眼的,是李国庆当兵时的照片,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彩色是在黑白照片上手工添加颜色的那种彩色。真英武!当年,自己也想当兵,可名额少,村里的一关就没过掉。

李国庆有一个儿子也当了兵,后来还考上了军校,成了军官,比他爸更强。虎父无犬子呀。

镜框上小桃的照片只有一张,是两人的结婚照。老孤佬的目光盯在结婚照上,瞅了好久。

说心里话,还是挺佩服李国庆的。带领大伙儿封山育林,一丝不苟,谁的人情都不讲,自己的老子偷砍了一棵树,都罚了款,还在群众大会上批。那个认真劲,乡里的干部都不如。

看着李国庆的当兵照片,老孤佬心里一动,开始学敬礼。左手抬了几下,不对,和照片是面对面的,应该是右手。又抬了几下右手,还不对。手指得并齐,胳膊是直的,头还不能偏。太难了,学不会。轻轻摇了摇头,不学了。

敬礼学不会,我就学走路。电视上看到过不少,那当兵的走路,跟老百姓完全不一样,那腿那胳膊不晓得怎么就那么齐。先要从装束上改变一下,要不不像。把习惯了敞开的衣服扣子给扣上,把已经几年不拔的鞋跟给拔上,脸也板了起来,心里就有了豪气,身体也直了。拐棍想丢掉,但不行,怕摔了。就拄着吧,当作是枪。迈步,一、二、三、四、五,哈哈,有那么点味道。在屋里走,再到场院里走,一直走到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才罢休。

一晃,天也暗了,该回家了。折回屋,面对镜框上李国庆的当兵照,学着敬了个礼。这才慢慢转身,锁门,离开,回自己的家。

今天我是贾老师

这门上的对联,是贾老师自己写的,庄子上唯一手写的对联。

孔老三的字写得好,但不愿意写对联,也从来没写过对联。早先,每一

家的对联都找贾老师写,除了孔老三家。贾老师来者不拒,不要任何酬谢,还倒贴红纸和墨汁。时间长了,贾老师的老婆兰花不乐意了,先是给脸色看,不理不睬,接着就收了贾老师的毛笔和墨汁,搞得贾老师一个劲地赔笑脸,好像是自己对不起人家。

慢慢地,家家都买对联了,便宜,也省事。只剩下贾老师自己家的对联自己写。大年初一,庄子里的人挨家相互拜年时,不再品评对联了,都是印刷的,差不多一个样。对贾老师自己手写的对联,也视而不见了。

这个家比较清贫。这和贾老师这个人有点像,除了上衣是四个口袋,上面的口袋常年插了一支钢笔一支红色圆珠笔,和李书记一样之外,再没有哪一点像是老师。也不一样,李书记插的是两支钢笔,新钢笔;贾老师的笔是旧的,还用胶布缠了一圈,是老婆兰花给摔坏的,舍不得换,也没钱买。

一进门,老孤佬就想着,能不能找到贾老师的四个口袋褂子,但没找到。老孤佬也想穿穿。在老孤佬的印象里,只有穿着那件褂子,贾老师才像文化人,站在讲台上,孩子们才怕他。能让孩子们怕,是件不容易的事,自家的国庆不知道挨了自己多少打,但就是不怕,照样不听话。

贾老师是民办教师,脱了衣服,还是农民。老孤佬不知看到多少回,贾老师两条细麻秆一样的腿,飞快地跑到学校上课,再飞快地跑回来下田干活。一到田埂边,把褂子一脱,叠成四方块放到干净的地方,裤角一卷,鞋子一甩,草帽一戴,比农民还农民。好在小学近,也就两里路,两边都不耽误。

有好几次,下一节课要开始了,这边才匆匆忙忙结束,贾老师褂子一拿就跑,光脚板上的泥直飞。不结束就走人,兰花不答应,更不会让走。往讲台一站就讲课,裤角还在卷着,脚上光着,还全糊着泥巴,孩子们想笑又不敢笑。那一堂课,等于白上了,学生们都没听进去,全在心里头止不住地笑。

老孤佬还想找书,当老师的,家里的书不会少,可一本都没找到。书没找到,眼前出现了兰花的影子,不是在撕书,就是在烧书。平时不作声不作气的贾老师,这时,会夺兰花手上的书,会扑到火堆里抢。越抢夺,兰花越兴奋,越撕得快烧得凶。贾老师手忙脚乱抢了半天,只能抢到几片碎纸和一

手灰。

兰花有理由,质问贾老师:这书能不能饱肚子?能不能当衣服穿?能不能当你老婆,替你生孩子?什么都不能,你买它干什么?你娶了老婆,就得让老婆有吃有喝有穿。贾老师有苦难言,那些被撕被烧的书,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自己买的,其他的是学校的,是借其他老师的,还有的是课本,是作业本呀。

渐渐地,贾老师不带书本回家了,就是带,也就是一两本,像做贼似的,揣在怀里。瞅兰花不在,才偷偷看上几眼,一边还得提防着,比狗的鼻子还灵。一见兰花出现,立马藏起来。有本村的孩子来问作业,把孩子引到屋后的竹林里,一五一十地讲解,孩子懂了,再悄悄出来。

兰花可不管这么多,每天晚上把贾老师第二天的农活布置得好好的,贾老师听清楚了,点了头,才允许上床睡觉。要是完不成,饭吃不着是小惩罚,就是天黑着也得接着完成,否则,别想进家门。

后来,四十出头的兰花又生了女孩。本来,贾老师有希望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老师的,结果泡汤了不说,还被开除了。贾老师再也不用上课了,四个口袋的褂子再没见他穿过,一天到晚都扎在田里地里干活,跟农民一模一样。

老孤佬翻箱倒柜地找照片,尤其是女孩的照片,找来找去,什么也找不到。女孩早就长大成人出嫁了,很远的一个乡镇,出嫁后就很少回来。大女儿的婆家,也是很远的地方,很少回来。老孤佬记得,晚年的贾老师得了什么病,半身不遂,走路必须要人搀扶。也已经老了的兰花,嘴上还在骂,张嘴就是骂,但吃的喝的送到贾老师手上,还每天搀着贾老师在场院上走走。自己要是忙了,就先把竹躺椅放到场地上撑开,把贾老师扶到上面躺着。几乎天天都是。

老孤佬从屋后转角,向后山上走,一步一歇地上。贾老师和兰花都葬在后山,并排在一起。老孤佬没来过,只是当初安葬的时候来帮过忙,今天是第一次来。他平时上山干活,都刻意绕个弯。

坟头上满是荒草，一人高的荒草。老孤佬一根根地拔，手上划出了血痕，不觉得痛，继续拔。荒草拔干净了，露出了稍稍隆起的坟包，老孤佬从旁边的树根边挖出两抱土，团成结实的两块，分别堆到两个坟包的上面。在山里，下辈子每年来做清明，都必须铲两锹土加到坟头上的，这是习俗。

做完了这些，老孤佬用衣袖把两块墓碑擦了又擦，再站远些，跪下来，深深地磕了三个头。

这一天算是结束了。

今天我是队长

想到队长，老孤佬竟然忘记了他的姓。

从来只喊队长，还真忘了他姓什么。村庄里只有四大姓，姓李，姓贾，姓王，姓石，李书记曾开玩笑说不能搞家族观念，要团结如一家。队长也没个孩子，要是有孩子，知道他孩子的名字也会知道姓的，可惜没有。不是没有，是在十八岁放牛的时候遭毒蛇咬了一口，本以为没事，结果却死了。

好像是姓石，一个村子，只有他姓石。

字已经写下了，就不改了吧。知道姓什么不重要，反正是队长。

队长有个名号，叫雷公。谁起的，不记得了，人人都说起得好，像。脸黑，黑得像块炭，不仔细看，看不出眼睛鼻子和嘴。嘴里的牙也是黑的，抽烟抽的，七寸长的旱烟杆像长在手上的第六个手指，说一句话，能在嘴里吧嗒两回。烟锅里没火了，也吧嗒。这在生产队开会时，表现得非常明显，说几个字，带一个“啊”，再说几个字，再带一个“啊”。有不耐烦的村民算过，半天的会，说了五百多个“啊”。

队长大字识不了几个，好多事情都是当会计的老孤佬代劳，读报纸就是。那时，上面要求生产队要经常学习上级的指示精神，除了听广播，就只有读报纸上的新闻。所有社员，一个都不能少，全部都要参加，参加了就有工分。这工分来得轻松，就是病了，也带病参加，坐在角落里靠着墙，睡着了

都行。

夏天不好受,一个个都有汗臭味。蒲扇、芭蕉扇、纸扇、木板、手巾,把汗臭味扇得一会到这儿,一会到那儿,总也扇不走。冬天就不一样了,个个都拎着火桶,屁股烘得热乎乎的,想睡觉。火桶里埋着几截芋头,一熟,香味钻进每个人的鼻孔,孩子顺着香味就找到了源头,递过一截,烫得手拿不住,皮还没剥开,就咬了一口下肚。

扯远了,接着说队长。队长是老共产党员,队里唯一的一个,李书记肯定是,但他是乡里的干部,民兵营长李国庆入党是后来的事。

经常的开会情况是,先是队长讲话,无外乎说还有哪些活儿要做,哪些生产任务要抓紧,哪些人干活儿不卖力,哪些人喜欢开小差,下次要扣工分。他队长不是瞎子,什么都能看见。说到激烈的地方,说几句骂娘话是正常的事,人们也见怪不怪。全当耳边风,刮过就没了。

队长话讲完了,就是念报纸,老孤佬念。队长的眼睛眯着,看起来像是睡着了,可嘴巴里衔着的旱烟杆在动,头不用撑,照样直立。这时候,大多是各忙各的,妇女们纳鞋底,年轻人讲小话,更多的是在睡觉,还有打呼的声音传出来,掺在老孤佬念报纸的声音里,像广播剧。报纸念到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就散会了。

队长很凶,哪个都怕。看见哪个干活躲奸耍滑或者敷衍了事就上火,非骂个狗血喷头不可。嘴上说要扣工分,真正到记工分的时候,又不扣了。老孤佬最了解队长的心思,也配合得很好。

老孤佬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倒是屋后的一片粗大的板栗树,吸引了他的目光。

分田到户时,把所有的山所有的地和所有的田,都分成若干个小块,远的和近的,好的和孬的,大的和小的,水田和旱田,全部搭配在一起。多少个人,就分成多少组。山作为一堆,地作为一堆,田作为一堆,让大家抓阄,抓到哪个就是哪个,公平合理。

两头水牛和一头黄牛,没办法分。老孤佬出了个主意,三头牛,正好十

二条腿,几个人伙一条腿。腿分好了,也就是哪几家共有一条牛,根据人口多少,负责牵回家饲养多长时间。干活的时候,也是一样,分个先后就行。随后只剩下生产队的一些农具,各家分上几样。

有几个山坡上栽有一些板栗树,不好分,队长一锤定音,在哪家屋前后,就归哪家管。打板栗了,各家都分点。那时,大家还有个心理,以为分田到户只是暂时的,说不定还会归总到一起,差不多也就算了。只是考虑远近和田地好不好,水好不好引,能种多少粮食。没想到,从此就不再多,成了永远的承包制,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巧的是,队长家屋后就是一片板栗树,每到九十月份,能打下几稻箩,各家送上的一点只是九牛一毛,全卖成了钞票,成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各家眼红得不得了,只好自己在自家的山上地上栽植和嫁接,耐心地等着板栗树慢慢长大和结果。这是后来的事。

队长的老婆有点疯。这疯是从儿子放牛时,被毒蛇咬了死掉开始的。

当时,为了队长儿子的死还有过争论。老孤佬说是放牛出的事,是为了公家,得问问上面能不能评个烈士。有些人赞同,说赞同的人,也有可怜的成分在内。有些人默不作声,其中有特意请回来拿主意的李书记,还有民兵营长。营长明确表示不行,李书记不说话,也不表态。随后队长自己开了腔,说不报,烈士是死在战场上,是为国捐躯。“为国捐躯”这个词,估计是从听读报纸得来的,队长的嘴里,也就说过这么一句上档次的话。

老孤佬知道,默不作声的人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队长的儿子印象不好。全队的人,就没对他印象好的。跟他老子大不相同的是,那么壮实的小子就是不愿意干活,打死都不干,没办法,就让他放牛。照理,放牛的事,应该是老得干不了活儿或者体弱的人做的。工分只比整劳力少一分,还不用出力晒太阳。只一点不好,就是身上一年到头有一股牛屎味,洗都洗不掉。

这还不算什么,小子什么坏事都做。哪家菜园的瓜,队里的玉米棒和山芋,他是想吃就摘就扳就挖,只要瞅到没人,就进了他的肚里。要么直接吃,

要么找个没人的地方,地上挖个坑,找点柴火一烧,就进了肚子。还扒窗户,看女人洗澡。还往粪池里扔石头,溅上厕所的人一屁股粪水。最恶劣的,庄子几个小姑娘,逢着机会就抱就亲嘴,吓得小姑娘看见他就跑,不敢和他照面。

就这样的小子,能不讨厌吗?可他是队长的儿子,不好骂,更不敢打他,只能躲着。说句不好听的话,听说他被毒蛇咬死了,好多人还幸灾乐祸。再一想,队长两口子从此没了孩子,成了孤寡,心又一酸,眼泪下来了。

队长老两口去世的时候,全村的娃都去当了孝子,跪在那儿长长的一溜,让邻队的人跷起了大拇指。

唉!队长是个好人啦。

叹完这口气,这一天又算是没了。

今天我是驼背二娘

写“驼背二娘”几个字的时候(“驼”字不会写,写成了“它”),老孤佬的手有格外的沉重感。这个庄子里,最可怜的人就是驼背二娘。

现在,老孤佬就站在驼背二娘家的门口。

这屋也不知道是谁建的,毛糙,还有点倾斜,越来越倾斜,但又不会倒,就像二娘的人。

看起来要倒的屋,一直没倒,屋里的人却先倒了。有时候,屋的生命比人要强得多,你不去主动地拆,就不会倒。不是有时候,而是大多如此。

为了二娘的屋,队上特意开过会,就二娘一个人不在场。征求意见,大家都要求队上领头,大家伙儿一起帮忙建。会开完了,跟二娘一说,二娘打死不同意,说自己的事自己做,不能给大家添麻烦。

一晃,就分田到户,队上就是想帮忙都帮不上了。钱,二娘自己积了一点,再借了一些。木料是二娘慢慢攒的,一天从山上砍一棵树,积少成多。建造,请的是外村的一个远房亲戚,二娘的目的就是不让乡里乡亲替自己担

待。大家看不过去,还是主动地帮忙,二娘全记在小本本上,事后,都给了工钱,你不接都不行,硬塞在手里。

远房亲戚嫌工钱少,没用心做活,房子是盖起来了,但就连外行都能看出问题一大堆。二娘不,感激涕零,就差下跪磕头了,感谢不已。

二娘怎么驼的,是个谜。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嫁过来时就是驼的。另一个版本说是生了孩子后才驼的。

前一个版本有道理。二伯年轻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床上被子都没,几张草席搭在身上保暖。二伯个高,长得英武,在地主家当长工,勉强糊个肚子饱。二娘的父亲是地主家的管家,家里殷实,就二娘一个女儿。可女儿天生是个驼背,再有钱也没人要。于是,就嫁给了二伯,嫁妆排了一两里路,从屋子到屋里的家什,全是二娘家陪的嫁妆。

第二个版本也有可能。二娘的前五胎都是女儿,三个流产,一个出世后三天死了,活下来一个。第六胎是个男孩,取名叫狗子,名越贱,越好养的意思。一家人当宝贝一样地宠,无时无刻不捧在手上,不允许哭一声。尤其是二娘,白天黑夜地抱着或者背着,离开一分钟都受不了。光奶水,就喝到了七岁上学,追到学校里去给狗子喂奶,被老师耐心地说教了大半晌,还不愿意放弃。最后,以再喂奶喝就不让上学为要挟,才罢休。

出事了。

狗子喜欢玩火,家里的柴堆就是狗子给点着的,烧了好几天,没法灭,烧了个精光,差点连屋子都烧掉。没骂没打,只是看严了些,不让其玩火。狗子按捺不住,躲到猪圈里玩,烧猪毛,烧得猪嗷嗷叫。隔壁就是厕所,二娘来解手,发现了,吓得立马要翻过厕所和猪圈之间的矮墙来阻止。墙是土坯砌的,泥填的缝,不结实,人一上墙,墙倒了,把二娘给砸在了下面。等狗子把人叫来,把二娘扒出来,身体就成了弓形,到医院住了一个半月的院,也没治好,永远成了驼背。

老孤佬更愿意相信是后一个。不管是哪一个,狗子的聪明是毫无疑问的,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成绩也始终是班上的前一两名,让老师爱不是恨

又不是。后来,调皮捣蛋坚持了下来,成绩名列前茅只到小学毕业为止。上了初中,连课都不上了,两下里撒谎欺骗比吃饭还正常。学会抽烟喝酒,还赌钱,越赌越大。没钱就偷,先偷家里的,再偷邻居的,偷同学的。初中以全班倒数第一的成绩毕业,高中是不可能上的,开始混世,成了乡里的一霸,啥坏事都干。

在一次拦路抢劫中,因为被抢人反抗,狗子一刀子下去,捅到了心脏的位置,被抢人当时就一命呜呼,狗子被判了死刑。

二伯上吊死了。女儿出嫁,其实是跟一个外乡人跑了,从此再没消息。只剩下了二娘,就成了村里的五保户。每家每户每年给点粮食,不要的衣服也给她,上面再给点救济粮和扶贫款,勉强有饭吃有衣穿。就这样,还活到了八十岁。一个人就活了二十三年。

老孤佬在阴暗的房里发现了一面镜子,嵌在墙上,就在梳妆台的上方,正对着坐在梳妆台前的人,也正对着床。要不是打开了死死关闭的窗户,还真不在意。梳妆台漆黑一团,年代已经久远,一边还有个梳妆盒,有三个小抽屉。整体做工精良,边角有镂空的雕花,非常精美。应该是二娘当年的嫁妆。

这是二娘的卧房,镜子肯定是二娘用的。老孤佬依稀记得,二娘不只是驼,脸上还有星星点点的麻子,五官也不周正。

老孤佬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一张老脸,皱巴巴的,没有一点平整的地方,满脸胡子拉碴,跟地里长走了相的南瓜有些像。头发则像地头蓬乱的枯草,长长短短,歪歪倒倒,擦着火柴,一准就着。

怎么看上我自己了呢?今天我是驼背二娘呀。老孤佬有意识地把背弯下来,佯成二娘的样子,慢慢地从房里往外移动。走到厨房,走向房里,走到屋外,还真不好受。可见二娘的苦了。

太阳已过中天,肚子感觉出隐隐的饿。老孤佬决定烧饭。

锅里有好多锈,用沙子磨搓了半天,还有不少。又用锅铲刮。砰——用力猛了的缘故,锅底捅了个洞,没法用了。

这可是二娘的锅。

老孤佬回到自己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锅撬下来,顶在头顶上,再到二娘家安上。这一顿饭就吃得迟了,洗好锅碗,已是太阳落山,晚饭都省了。

二娘,锅我可是赔给你了。不过,以后的饭得借你的锅烧了,先打声招呼。老孤佬自言自语着,走出了门。门本来就没锁,就那么掩着吧。

二娘,再见了!

今天我是我

写下“今天我是我”几个字,老孤佬笑了。做了张三做李四,做遍了张王李赵,现在得还魂了,回归自我。

自己其实不用做,是什么样就什么样。铁算盘,大神,老孤佬,都是我。最不喜欢老孤佬这个叫法,老婆子最先叫的,叫顺了口,别人也跟着叫,只好认了。

回想一生,还真没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在这个村子,也就自己平平淡淡,也平平安安逍遥自在。没有大红大紫,也没经受过风险和曲折。日子没王富贵过得好,没李书记、李国庆风光,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了。

生产队时当会计,基本上不用出多少汗做多少活儿,就是干也是轻活儿,工分跟整劳力一样多。全队都是睁眼睛,随使用点心思,就比别人的工分多,分得的口粮也多。别人家饿着,我家的没少吃一顿。

实行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没怎么做过农活的我,惨了,田里地里的活儿都拿不下,也吃不了那苦。老婆子早上骂,晚上骂,天天骂,摔盆子摔碗,不给我好脸色,好像我是个无能,不把我当人了。

一气之下出了门,游荡了几个月,遇到了一个道士。说是道士,也不穿道士的衣服,不住道观,就是拿个铃铛,给死人送葬的时候念念经,超度,给亡魂烧库,专门做些法事。有的地方也叫山人。平时,还是个平常人,该干吗干吗。

经不住我纠缠,在他的指点下,买了个罗盘,跟在他后面学了一个月,打道回府了。摇身一变,我成了道士,也有人叫我大神。不管叫什么,我有吃饭的手艺了,四乡八里,只要有人去世,就得找我。价钱在于我定,事情怎么做在于我说,拿个罗盘到山上转转,我指哪个地方风水好,人家就信,就安葬在那儿。念经最简单,哼哼啊啊地绕着棺材唱就是,孝子孝孙们跟在我屁股后面跑,夹几句别人能听得清的词就行,全在于我一张嘴。

有时候,一天要跑两三家,忙不过来。待到死人的七七,又给亡魂烧库,送冥屋,几千上万,全在我往玄里说。一堆麻秸秆糊些纸就成,值个屁钱。

世间最容易的,就是装神弄鬼。没人见过神鬼,不知道什么样,你往吓人里说,他就信。信了,就掏钱,多少都掏。人活着时,舍不得为他花一分钱,死了拿钱当纸,不心疼。更是比试,挣脸面,要好看,让人看到孝顺。全是做戏,做给活人看的戏。

老孤佬坐到村口的大石头上,老黄上不来,就趴在石头跟前。老孤佬望着死一样沉寂的村子,一个个都是我给送走的,睡的地方是我找的,送上山的也是我,超度的也是我。该轮到我自己了,谁给我做这些呢?

真被老婆子说中了,老孤佬,这是咒我呀,应验了。

我可对你不薄呀,老婆子。虽然没有吃香的喝辣的,但一辈子没饿过是真的吧?没让你受过苦是真的吧?也没受过罪。你不就为我生了个黄毛丫头吗?

黄毛丫头念了小学还要念初中,念了初中还要上高中,还认死认活地非要上大学,上了大学好了,飞了。

是,对你好。你是她妈,心疼你,接你到城里过,过不到三天,你不照样住不习惯,回来了?

早在几年前,老孤佬就跑遍了四边的山山坳坳,为自己找地方。老婆子的地方不行,晒不到什么太阳,也太冷清。“活着时磨我,死了可不想被她磨了。我得重新找,找块好地。”

地方找好了,是孔老三家和李书记家山场相邻的地方,也不知道到底是

哪家的。反正都没人在了,是哪家的都不重要,从此就是我老孤佬的了。

没人就没人吧,我也不要什么棺材了,自己爬进坑井里,到了那边,还当大神去,糊弄鬼去。

哈哈!老孤佬笑了,笑得龇出了黄褐的牙齿,中间还缺了一颗,漏风呢。

一直蹲在身边的老黄哼了一声,显示自己的存在。老孤佬的大手落在老黄头上,摸了摸,说,不会忘记你的,老伙计。我俩一个墓穴,行吧?下辈子,我俩还做伴。

发表于2018年第3期《清明》中篇小说专号

丁迎新,笔名晓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六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舒城县作家协会主席。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清明》《西部》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等转载,收入多个年度的各类选本,获中国作协志愿文学小说一等奖及全国各类赛事奖项百余次。出版作品集《家有帅哥》《就想做个大反派》《咖啡加盐》《找·寂寞》。

希望之旅

禹茜茜

—

1997 年的一个深冬午后,暴雨骤至,狂风鼓起腮帮子用力呼啸着,将雨剑刺向行色匆匆的人们。

一位身形佝偻的老人在通往火车站的路上踽踽独行,活像一座移动的山丘。他背上的平原去哪儿了呢?他的背影呈现出物换星移的沧桑。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用他瘦弱的肩膀担着一条旧扁担,扁担上的四个麻袋盛满了书籍,恶劣的天气让他在走出文庙图书市场的路上举步维艰。

那条扁担原有的色泽已被他的肩膀磨去,不知这根扁担是采自深山老林的杂木,还是取自峡谷山涧的毛竹,仿佛沉淀了一个老故事。

这抖威风的坏天气,让他想起了山区里 70 多名孩子拥挤在残破的矮房教室,门窗和屋顶总被风雨侵袭,课桌只是他们各自从家里带来的旧木板。一双双渴求读书的大眼睛,像茫茫夜空中熠熠发光的星星。他加快了脚步,裹紧了单薄的衣衫。

他的腿酸到了极点,在裤腿里晃动,似两根干枯的木柴棍,但信念让他的步伐越走越远。这里距离大别山 600 多公里,谁能想到他瘦弱的躯干偏要屡屡奔波劳苦,贴近那遥远的大别山。

他知道,自己的肩膀上挑起的不是几个麻袋,而是一代代希望。乘上回清心镇的火车,火车的轰鸣声是奏响希望之路的序曲。窗外的小草熬过了一场大雪,倔强地钻出土壤,冒出嫩绿的芽尖儿。

坐了三个小时火车,回到清心镇时,雨停了,空气格外清新。暖阳透过

杏叶吻在行人的脸上,微风抚过,将杏叶折成万千把摇扇,摇曳在整座古镇,遍地金黄。

他再次挑起扁担,去各个乡镇的中小学卖书,徒步十几公里,不顾前路迢迢。每逢有路人说爷爷是个勤劳的卖货郎,他都和蔼地笑笑。他的货啊,是一本本爱心之书。

“义卖图书,义卖少儿读物,捐献给山区希望小学孩子们咯!”

每当老爷爷将麻袋里的书整整齐齐地一字排开,放在长桌上,满心欢喜地叫卖起来,放学的孩童们就围在他的身边,来看看他今天带来了什么好看的读物。

他身着一件灰黑老式夹克,脚上的皮鞋布满褶皱与尘土,但眼睛的光芒充满希望的明净。他瘦小的身影像是一件剪纸作品,佝偻着弯曲的脊背,面对稚嫩可爱的孩子们时,身躯再压低了数度,只为和他们站在同一角度,似一根谦逊的、有韧劲的芦苇,朴素而有思想,遇到和煦暖阳,放下身段,盈盈一笑。

老爷爷姓周,名火生,是一位退休的乡村教师。他常常将自己省下来的工资寄给大别山山区家庭条件困难的孩子,让希望之火生生不息。时间久了,他发现单凭从工资中省下的钱,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想到了义卖图书赚取差价的办法。

“周老师,这本儿童故事书《稻草人》多少钱?”一位家长问。

“5元。”周爷爷腼腆一笑,他是性格内向的人,除了面对家人、孩子,他的笑总有些不好意思。时光褪去了他漆黑的发色,但他的爱心之火愈燃愈旺,作为六旬老人,他的精神头不输给20来岁的小伙子。

“这么便宜,我带儿子再挑一本。”

忙碌了一整天,周爷爷又将卖剩下的书装进麻袋里。

他挑回两个麻袋,肩上的扁担此刻轻盈了许多,想到渴望上学的孩子们,他忘记自己奔波十几里路带来的疲劳,一路哼着歌儿:我们的家乡,咳,咳咳,在希望的田野上,咳咳咳……

那根扁担,是移动山丘的地平线。不到夜凉,你是不会看见地平线消失的。向着地平线延伸的方向移动的人,一定是胸怀梦想的人。天有多广大,地有多开阔,地平线就有多绵长……

一天下来,周爷爷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他去年得了肺炎,不能吹冷风,但他总是打破禁忌。

他弯曲的脊背使得他像一棵熟了的麦苗,在金色深秋里躬行万亩,但心灵的收割机奔向笔直的大道,不愿停歇。

他为孩子们奔波时,像一座笃行的移动山丘,没有泰山的巍峨,没有衡山的秀丽,没有华山的险奇,却化身将军故里的翠色山丘,不够高大,不够绵延,更不够震慑,寡言少语,寂寂无闻,却在不经意的瞬间,凿开你心灵的庙宇。他胸膛里那热烈的怦怦心跳,就是他凿壁三尺的锤击声声……

二

回到清心镇的家里,周爷爷的房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屋角的一个小冰箱和卧室里的电视机还是他女儿单位发的福利。

在这样贫寒简陋、不足 80 平方米的房间里,有一大半都堆满了义卖的图书。老两口可住的地方只有 30 平方米,小卧室里勉强够放置一张床。

“老头子啊,还记得吗?”周爷爷的老伴林奶奶端来了刚刚熬好的冰糖雪梨,他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周爷爷一口气把梨吃完了,还留下一半的雪梨汤。

“咳咳,老太婆,你是想说……?”他看着满头银丝,面色依旧红润的林奶奶,似晚雪遗落在红梅上。她细长的手骨,又似一丛旧竹,沾满了梅香。

“我怀贝贝的时候,你给我买的一袋红糖,补补气血的,后来你竟偷摸拿走一半送给苏北灾区,打肿脸充胖子。”

周爷爷从容地笑道:“这事你一年说好几回,都成歇后语喽!老太婆,咳咳,你啊,你都容忍我一辈子了,咳咳咳,就别想那些小事情了,那些孩子真

正需要帮助啊。”

“我不支持你,还能和你过到现在啊?你本来就不注意身体,再没个人照顾,那些孩子可怎么办?”林奶奶说着,头顶上方突然砸下一本书来,砸在了她的脚面上。

“哎哟!”林奶奶缩回了左脚,惊魂未定。

周爷爷慌忙拾起这本《魔蚌》,为她脱去棉拖鞋,轻轻地揉揉她左脚脚趾,紧张地看着林奶奶问:“老太婆,没事吧?”

林奶奶摇摇头,抬头一看,破旧的屋顶上悬挂着满满一竹篮的儿童读物,那本书就是从那里掉出来的。

林奶奶狐疑地盯着周爷爷,周爷爷赶紧解释道:“对不住老太婆,这些书,咳,咳,我们的房间已经堆不下了,我就放在篮子里挂起来,明天一早,咳咳,我就去实验小学义卖,咳咳。”

周爷爷很歉疚,他的心牢牢地拴在了贫困孩子的身上,这辈子也解不开了。

“你就是个傻子!你忙活一辈子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苦,你到底图什么?!”林奶奶望着家徒四壁的老屋,鼻头顿时酸疼起来,像是嚼碎了一串酸涩的葡萄。她心疼老伴欠佳的身体,又想到女儿出嫁的嫁妆钱都被老伴克扣,捐给那些需要用钱的孩子,再忆起女儿被婆家冷眼相待的画面,就很难受,眼泪涔涔,怎么也抹不完。

“图一个希望。老太婆,别那么多愁善感啦,咳咳,大傻子啊给你唱首歌,咳咳,你消消气,啊。我们的家乡,咳,咳咳,在希望的田野上,咳咳咳……”尽管周爷爷一直咳嗽,还是能听出他底气十足的民族唱腔,有如林籁泉韵。

“别说话了。”林奶奶被周爷爷逗乐了,轻捂了他的嘴巴。她又想起了冰糖雪梨汤,便放开手,端起剩下的已经泛凉的半碗汤,自己喝了下去,接着说:“老头子,你一不注意就咳嗽,下回出去戴个帽子、口罩,你不能见风。我给你钱,你买辆三轮车。以后不要挑担子,你扛不住的。”

听到林奶奶对自己挖出的“爱心无底洞”以无条件支持,周爷爷点点头,笑得像一个纯真的孩子。

“老太婆,汤凉了没?”

“还热乎着。看你傻乐的。”

林奶奶还是深爱着周爷爷的,深知他善良的为人,当初嫁给他,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钱省给孩子,总比把钱拿去赌博玩乐强千百倍。再说,这些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一根扁担,让 50 多名辍学少年走出大山,成为大学生,这是多好的积德行善啊。

“老太婆,我……爱……哎……”周爷爷欲言又止,脸上的一道道皱纹是爱的年轮,脚下的一寸寸足迹是爱的耕耘。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对林奶奶的爱。人到老年,不再像年轻时爱得那么轰轰烈烈,干柴与烈火一秒钟就能燃烧整个冬天,而时间老人酝酿出的爱更香醇悠远、回味无穷。

周爷爷本来想省钱,不买三轮车,但他拗不过林奶奶的坚持,她交代一定要买,省时省力。购来三轮车时,他兴高采烈了好几天,可总觉得盛满书籍的三轮车还少些什么,有天清晨,他灵光一闪,去了文化用品店,定制了一面鲜艳的小红旗。

从此,用一根扁担挑出 50 名大学生的扁担爷爷,变成了一脚一脚踩出希望的三轮爷爷。时代在进步,物质条件在发展,周爷爷也更换了“交通工具”啦。

从此,周爷爷在外出卖书的路上,都骑着一辆青绿色的三轮车,车前插着一面小红旗,上面写着醒目的十三个字:“为希望工程义卖图书,风雨无阻。”路人遇见了纷纷回头看他,久而久之,大家会习惯性地说:那个义卖的老头又来了!

每天将三轮车停在桂花路公交站牌附近后,周爷爷便将两个大麻袋扛在肩膀上,背上的平原就是这样日积月累地落成了一座山丘。

这天,周爷爷像往常一样,好不容易挤上了 206 路公交车,才舒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他背上的重量忽然轻了下来。

“周老师,我们帮您卸下来,您坐这里。”两位中学生礼貌地让座,一起帮他两袋书放下来。

“谢谢,谢谢。哎?张涵、刘东,是你们啊?你们都长这么高啦!”周爷爷和蔼可亲地看着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

张涵和刘东微笑着点点头,一起回答:“是我们啊,周老师。”

“周老师,您身体还好吧?”刘东问道。

“呵呵,老师身体挺好的。谢谢你的关心。”

“他是老师?”挤在张涵旁边的一位中年男人低声向张涵问道。年轻男人见穿着简朴、身负重物的周爷爷更像是拾荒者。

“是啊,周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每天还坚持挑几十斤扁担,来去几十里路,为希望工程的孩子们义卖图书。”张涵认真地回答。

听到张涵回答的乘客们都对周爷爷投来了钦佩的目光,或多或少地勾起了他们想做爱心善举的心。

“感动,这样的人太少了!”中年男人向周爷爷竖起大拇指,周爷爷颤颤巍巍地起身,对他腼腆地笑了,露出残缺了半排的牙齿。这个笑容忽然让中年男人想起了什么,他闭上眼睛回忆着,等到睁开时,喉头哽咽了。自己在上小学时,有位笑容腼腆、英俊潇洒,上课非常风趣的语文老师,伴随自己走过最快乐的童年。

他高大挺拔,像是一棵笔直生长的黄山松。他的粉笔字是全校最漂亮的,还有一头黑发。可记忆中的他全然变了,他白皙平整的面容仿佛还在昨天,却不知被谁揉得皱得不成样子,他那被扁担压得完全变形的脊背,像是折了枝的百年迎客松,刺痛了他的心。

中年男人想起刚才周爷爷起身时的画面,再次闭上了眼睛,记忆里的他还是步伐稳健、明眸皓齿的啊!时光啊时光,如此决绝地掠走他俊朗的容颜、挺拔的英姿,只有那明净的腼腆笑容、善良的灵魂驻守着一个信念,永不磨灭。

回去的路上,路过低洼不平的江南水乡的乡间小道时,刚学会骑三轮车的周爷爷,不小心连人带车翻倒在田边,他的额头磕到了田里的石头,摔破了,流出了梅花瓣似的点点血迹。

视线模糊了起来,碧绿的池塘、清丽的花朵、白墙灰瓦的古屋,似被莫奈绘成了一幅朦胧的印象画作。

他晃晃头,头有些晕,但他不在意自己的伤口,看到散落田野的书籍,一页页都脏了,顿时心疼不已,赶紧用自己带来的干净抹布一本本、一页页慢慢擦拭。

他的眉心布满愁云,哽咽的喉头叹息地喃喃自语:“头破了不要紧,孩子们的书可怎么办啊!唉!”

周爷爷艰难地爬了起来,将书籍一一装回三轮车里,重新上了路。这回,他慢慢骑行,生怕再颠坏了这些宝贝疙瘩。

三

10年后,2007年了,时光快得像穿堂小跑的风,有时候,还不经意地撩起记忆的窗帘。

又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傍晚,大别山山区一户贫苦一家,薄薄的窗户纸被冬风吹破了,屋里仅有的暖气像是被咬了一口的灌汤包,一瞬间哗地热气散尽。

“马上回学校!”中年男子何超下唇颤抖着,声色俱厉地指责她的女儿何晶晶。她扎着两根乌黑可爱的麻花辫,水汪汪的大眼睛好似可以养一池睡莲。

16岁单亲女孩晶晶弯下膝盖,扑通跪地时的声音像是青花瓷片碎在地上。她委屈的泪珠似被打通的泉眼,流淌不完。“爸,求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念书了!”

“不念书就没出息!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别管我,我这腿没事。”

“你的腿摔了,需要休养,不能再干农活了。让我回家吧!我可以挣钱的!”她跪行到爸爸跟前,拽着爸爸的胳膊,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他。

何超的腿骨折,不能动弹,但膝盖以上还能动,他便坚持跪行着下田种菜,挑粪施肥。就连去镇上卖菜,也是一路艰难跪行,再这么下去,他的腿就彻底废了。

“别拽我,你好好反省吧!”何超翻了一个冷眼,就用膝盖行走着回屋去了。他忍着剧痛,不去看医生,只为了给女儿省下学费。

去年冬天,他修家里漏雨漏风的屋子时,不小心摔了下来,导致严重骨折,医生叫他好好休养半年,他没法听话,因为家里需要他做农活,种生姜、制茶叶,赚钱养家。由于长期劳作,没有休息好,每到天冷的时候,腿就疼得厉害。

晶晶见爸爸走了,才起了身,她怕风吹得爸爸腿更疼,便拿了塑料袋去屋外遮挡漏风的窗户。寒风刺骨,一座“山丘”在不远方蜿蜒的小路上匀速移动着,她定睛看了看,是一位驼背老者的身影,他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她竖起耳朵,隐隐约约地听见他的歌声: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十里哟荷塘,十里果香,哎咳哟,嗨呀儿哟儿哟……

晶晶紧缩肩头,搓了搓手,脸蛋被冻得通红。“我最喜欢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唱着唱着,雪女来了,她洒下无数的雪花瓣,让大别山美到出尘。她听得见,雪从诗行间弥漫的沙沙声。

这位老者正是周爷爷,他从外省的清心镇来到大别山山区,已经奔波了8个多小时,他准备将自己辛辛苦苦义卖得来的爱心款,交到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的江校长手上,保证每一个有困难的孩子都能得到帮助。周爷爷的手里还拎着两包学习用品和糖果,是用来看望孩子们的。

“孩子,你怎么一直撇着嘴唱歌,像个打油壶?有心事吗?”周爷爷见晶晶一个人站在屋外瑟瑟发抖,便走近她问。

晶晶见这位老爷爷目光柔和,眉目慈祥,便吐露心声:“我就要辍学了,爷爷,其实我不想的,但是爸的身体更重要。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辍学?那可不行,你还小。孩子,你不会辍学的,上学重要,爸爸的身体也重要,你把你的学校、班级、名字写在我这里。”周爷爷说着,拿出一个破旧的笔记本递给晶晶。

晶晶随意翻开其中的内页,笔记本上的字迹密密麻麻的,详细记录了每一笔捐款的数额、流向、姓名、联系方式以及被资助人的详细资料,还贴着汇款单的存根。

“看来,您是一位大善人!帮助过许多人!”晶晶再度看着眼前这位不起眼的老人,他佝偻的身躯把他的身高折了很多,但他的身影愈发高大起来。

“谢谢。孩子,你写下来,你就有学上,你爸爸的身体也会好起来的。”

“真的吗?我家还有希望吗?”晶晶愁苦的脸如春天的蓓蕾,蓦然绽放数瓣芳容。

“相信这些雪花吗?”周爷爷看着晶晶长长的睫毛,又指着天上簌簌落下的静雪。

据说,雪是苍天褪去的容颜。睫毛能接住雪花的孩子,长大后将拥有盛世容颜。

“相信。我来写。”晶晶按照周爷爷说的认认真真地写了下来。

“乖,好好学习,晚上早点睡一觉,第二天一切都会好起来。”

“爷爷,谢谢您的好意。我今天一定是遇到了神仙。”

“呵呵,爷爷还有事,先别过了。记住我的话:每个人从出生那天起,心中都被埋下了一粒希望的种子,总有一天,那粒种子会发芽、抽枝,开放美丽的花朵。只是种子的种类不同,发芽的时间也就不同,但是,只要心怀希望,石头也能开花。所以,不要急,不要哭,永远别放弃,该属于你的,总有一天会以最好的姿态到来。”

晶晶目送这一小座移动“孤峰”渐行渐远的身影,爷爷的话回荡在耳边:每个人的心中都埋着一粒希望的种子,总有一天,那粒种子会发芽、抽枝,开

放美丽的花朵。只要心怀希望,石头也能开花。

“在外面傻愣着做什么?快进屋!”低于她腰身的父亲一膝一膝地跪到女儿身旁,用竹竿把自己脱下的棉袄撑在她的肩膀上,而父亲单薄的身躯瑟瑟发抖,手、脸被冻得通红。

晶晶立马把棉袄脱了下来,塞进父亲的臂弯:“爸!你自己怎么不穿?我不冷!”

“别叫我!你个没出息的!快穿!”何超把棉袄用力地扔在女儿脚边,甩脸就离开了。

晶晶幸福而委屈地把棉袄捡起来。她想起爷爷的话,她笃定着:我要心怀希望。要努力读书,改变大山的生活面貌,做一个像爷爷这样甘于奉献的人。

“我不求做一个自己优秀的人,但求做一个不那么优秀,但是倾己所有、奉献大家的人。”晶晶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将它脱口而出。这个道理连她自己都震惊,这是她的价值观,这是她的方法论。

她想:一个人过好了,拍拍屁股离开大山、走出大山了,那不是真的有出息。一个人能让一片区域好了,并且感染所有人,才是真正伟大的人。

总有一天,我心中的大石头能放下,并且落地开花,开得绚烂,开得热烈,开得漫山芬芳,开得万紫千红!

四

转眼又是10年,时光像个欢快的孩子,赤着脚丫,不知不觉的,便蹦蹦跳跳地蹿到了2017年。

希望之树的第一颗种子,被种在大别山深处冻土里,周爷爷祈盼看到希望之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那一天。他决心再去大别山,这是他第99次前往这座心中的第二故乡了。

走到夜里,他走得累了,就简单地铺了一块毛巾毯,准备睡在大别山的

山脚下。夜晚的大别山脉,星光璀璨,星星和山石低语,它们回忆红军翻山越岭的峥嵘岁月,它们也展望山区人民的美好未来。

冷风吹过,周爷爷的寒战不断,可他一点儿也不在意。躺下时看到漫天繁星,它们迷离成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眼神,明亮的目光聚集在一间昏暗的教室里,朝他可爱地眨眨眼,一闪一闪亮晶晶。

月亮弯弯的,挂在树梢,万物都睡着了,只有几颗寥星还在守哨。暖色的月光打在他的面庞上,显得格外温馨,光影可以随意拉长或缩短人的影子,像是一位搅糖稀的老人,两根小小的细棍儿就可以将人生甜度调和得刚刚好。

第二天清晨,周爷爷从山脚下醒来,正准备起身继续赶路,却被眼前的晨景惊呆了。

落羽杉与大别山喷薄而出的迷雾交相辉映,在天堂湖上游,芦苇枯丛邂逅了三两只中华秋沙鸭。

和风飘拂的一月梅花雪,浅浅地撒在栈道和碧叶间,一对对清浅的脚印和一道道车辙印出一幅精致的浮雕画来。

玉兰谷中,一簇白玉兰似的景观点醒冬困。不经意间回眸,黄绿色的梯田醉人心扉,似一片金钿镶嵌在绘就史书的深墨中。青山下的袅袅炊烟像是屋顶燃上的一炷香,飞鸟是常来常往的香客。

起身后,周爷爷佝偻的脊背让他很难再行走时,赏到“初冬晨曦雾朦胧,远山近水丹青中”的山水实景画,他便低下头来,欣赏脚下的风景、敏捷的蚱蜢,嗅那怡人的花香。

“周老,周老,您又不顾一切地来了,太辛苦您了,这一路该有多远啊,累坏了吧?孩子们都等着您呐。”希望小学江淮校长远远地迎上已经疲惫不堪的周爷爷,一把扶住他老人家,紧紧地握住他这双骨瘦如柴的手。

“不远不远,江校长。我就住在孩子们的心灵隔壁!”周爷爷翘首遥望着希望小学,教学楼前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被白雪映衬得更鲜艳了。

84岁的周爷爷奔波600多公里,第99次来到了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

抵达目的地的他,慈祥的笑靥如这一地洁白的冬雪,玉骨冰心缓缓开。

走到校园门口,周爷爷看见 100 多个孩子手拿自制花束,蹦蹦跳跳、欢呼雀跃地欢迎自己的到来,花束是由浅黄、蓝紫、粉白色的野山花扎成的,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纯美的花朵。

他一遇见山区孩子们那深切祈盼的目光,浑身的疲倦便化作一束彩色气球,向深邃的天幕飘远了。

忽然间起风了,山路和松柏之上的初雪被夜风吹乱,一粒粒倒回天空,厚厚棉被似的雪,像是被抽走了棉絮,愈渐薄了起来,成为一条丝帕、一缕轻烟……

周爷爷太累了,江校长安排他到自己家先好好地睡一觉,养好精神。

“不,不,我住在小学里,我想体验一下孩子们新学校的环境。对了,我的捐款和物品给您,麻烦给那些需要的孩子。”

“谢谢您!来我家住吧,学校没有家里暖和。”

“没事的。江校长,听我的吧。”

江校长费了好多口舌也劝不了他,便说:“那您等着,我回家多抱几床被子来。”

“辛苦您。”

“哪里的话!您最辛苦!”

周爷爷醒来之后,尽管依依不舍,想到家人还在家等着自己呢,便来到江校长办公室,跟他道别。江校长热情地挽留,拉起周爷爷的双手说:“周老,您要不明天再走,孩子们还希望您给他们上一堂作文课呢!”

“呵呵,作文课我拿手,江校长这是返聘我吗?好好,那我明天走。”

“那太好了,等上了课,我就告诉孩子们,他们一定高兴坏了。”江校长热情洋溢地说,“哦,我糊涂了,您来我家,我烧壶开水,您洗洗脸,吃早饭。”

“谢谢了。麻烦江校长。”

“客气了,我替孩子们感谢您对大别山区的深情厚谊。”

“没什么的,我喜欢孩子们。”

600 公里的路程,周爷爷不辞劳苦地往返了 99 次,他这座人形的移动山丘,翘首以待第 100 次来到大别山,慷慨解囊,洒播希望。

2018 年 5 月 19 日,周爷爷开始了他第 100 次的金寨助学之旅。渐渐地,周爷爷的故事被人们口口相传,成为家喻户晓的“希望老人”,他的 100 次千里迢迢奔赴大别山捐款的义举,是感天地、动心弦的“希望之旅”。

周爷爷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后骑坏了 5 辆三轮车,卖了数十万本图书,加上省下的生活费,辛苦攒了近 50 万元。这些钱,他自己舍不得花,却毫不心疼地捐给安徽省金寨县希望小学,只为了让孩子们有书读,有学上,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国家有传承,民族有希望。

周爷爷还发动昆山及周边各界爱心人士为金寨县希望工程捐款、捐物 1200 多万元,帮助金寨县 16 所希望小学改善了教学面貌,保障 1300 多名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有人问,一本书,6 折到 7.5 折买进,8 折卖出,利润仅有几毛钱,周爷爷攒到 50 万元需要多少个日子?

24 年!这是江苏省昆山市千灯中心小学退休教师周火生的答案。

“‘希望工程’就是我的生命工程,生命不息,希望不停。”周爷爷曾这样动情地说。

2022 年 2 月 14 日,让希望之火生生不息的周火生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给自己、给家人留下物质、经济上的遗产,却给世界带来了无价的精神富矿,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朴素、坚定的一生。

80 年前,历经万里长征的红军们在这静静的山谷,枪不离开手掌、胸口。

他们衣衫褴褛,光着胸膛,赤着脚,流着血,他们那永远闭不上的眼睛,已被荒草和野花掩埋,这山从此有了温度。

如今,山麓早已远离了咆哮的战火,枪口冷却,但绵延千里的大别山保持恒温,不乏朝圣者的造访。

听哪,当年红军脚步声越过大别山脉时,是如此地惊天动地!

人心齐,山可移。一个人如果是一座山,那这座山丘,誓要沿着心灵的旅程走过万水千山。

当历史老人熨平了这波澜壮阔的穹音,有这样一座静默的“山丘”,用瘦小的身躯、短暂的余生,踏上迢迢征程,穿越大半个世纪匀速移动着,甘用生活的贫瘠换来精神的富裕,沿途给大山的孩子们撒下希望的种子。

今天的金寨县希望小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发展成为一所具有时代特色的示范性小学,每年开展讲红色故事活动,传承将军故里的红色基因。截至2022年7月底,学校已发展成两个校区,占地面积2.9万平方米,有114名教师、38个教学班、1600余名学生,集幼儿园、小学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化学校。

看哪!一群群人、一辆辆汽车越过山丘,像是一座座移动山丘,跋涉在希望的田野。这是周爷爷拍摄的一部亦梦亦幻的电影。

呵!那扎着麻花辫的、眼睛可以养一池睡莲的小女孩,在大别山坳奔跑成了一个袅袅婷婷、披星戴月的支教女教师。

为何她的发辫顷刻生满了纯白的雪羽?

又为何,她亭亭净植的背影变成了蹒跚起伏的营帐?

这是周爷爷的蒙太奇手法吗?

只有这座山知道。

发表于2022年第8期《安徽文学》

禹茜茜,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曾在《中国作家·影视》《中国青年报》等百余家刊物发表作品。已出版长篇小说《橘人》、短篇小说集《紫凤凰》,编剧三集广播剧《大别山的红色收藏家》并入选安徽省委宣传部2023年度重点文艺项目。作品获得安徽新闻奖、安徽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等省部级及以上奖项近十项。被授予“六安市三八红旗手”“六安市第三批宣传文化领域青年英才”等荣誉称号。

渡口

吕树国

—

老海那时候还叫小海,十三岁,擅长逮黄鳝。

春天到了,空气中飘浮着黏湿腥膻的气息,小海耸动了几下鼻翼,闻到了黄鳝出土的味道,迅速回屋拿出黄鳝钩,揣上早就装上蚯蚓的小药瓶,一溜烟跑出家门。瞬间,又一溜烟跑了回来,背上破书包。还好,没忘了上学。

这个春天的早晨,还叫小海的老海屁股后头晃荡着破书包,心猿意马地走在田埂上。纵横交错的田埂围着一块块水汪汪的秧田,为禾苗的进驻做好了准备。田埂的尽头是条朝东的大路,大路的尽头是一个叫作“太平村小学”的学校。背着书包是上学的标志,但小海探头探脑的样子不像是去上学,倒像是在踩点。不错,他是在踩点,踩田埂旁哪里有黄鳝窝。小海手持长长的黄鳝钩子,这里戳戳,那里捣捣,发现了黄鳝窝就做个记号,好放学后连窝端。小海手里的黄鳝钩子划拉出一道道红晕,这把钩子是用废弃的自行车车轮上的钢丝条制成的,钢丝条是从自行车修理铺那儿讨来的,花了两个鸡蛋。钢丝条被小海磨得通体锃亮,一端磨成针尖,弯成小钩;一端弯成圆环,系着红线绳,别在腰间,随风飘动,让小海看上去像个电影里的儿童团员。他的这身装束独步太平村。

踩好了点,做好了记号,等小海到了太平村小学,已日上三竿。很明显,他迟到了。学校里静悄悄的,与学校一向该有的、如同炸了马蜂窝一样的喧闹氛围很不相称。学生们都已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上课了。对此,小海不但不惊慌,反而一阵窃喜:陈大鼻子,不是我不来上学,是你们不等我到就上课

了,那我就先给自己放学了啊。

陈大鼻子是太平村小学老师,学问不大,小学毕业教小学。那时候老师奇缺,谁要是小学念完了,勉强能读篇报纸了,就能到小学里去教书。也称之为老师,但不是正式教师,叫民办教师。陈大鼻子便属于此类。据说后来他有多次考转正的机会,却没能考成。陈大鼻子大名陈二斗,自号陈老师,长相诡异,有一只硕大无朋的鼻子,红通通的,像块肉包子似的砸在脸上。学生家长都是与他相熟的乡民,也不怎么尊重他,直接送了个“陈大鼻子”的外号给他,通俗而形象。后来连学生也这么叫了。无奈,陈二斗只好自称陈老师,动辄曰“今天陈老师给你们讲……”,学生们就笑,他也笑,苦笑。陈大鼻子是小海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因他自己都不会拼音(估计他当年的语文老师也不会),一年级上课时,咔嚓跳过拼音,直接奔“人口手上中下大小多少金木水火土”教起来。可能因为没有拼音打底,学生们都学得缺胳膊少腿的。这样上到了三四年级,大多学生一箩筐字里认不出两斗来,这也印证了陈二斗的名字。

小海顶着四年级的身份,实际二年级的水平,混迹于太平村小学里。他对于与学习有关的一切事务,一脑子糨糊,问他今天学了什么,哼哈半天,一笔糊涂账,但对于黄鳝的习性,经常出没于哪道田埂,或哪道田埂容易滋生黄鳝,门儿清。

春天是逮黄鳝的季节,也是小海的季节。春天里的小海,业余上学,专业逮黄鳝。

春天的风不像风,没有凉意。空气中黏湿腥膻的气息打着旋儿、攢着劲儿钻进小海的鼻孔里。他来到刚刚踩好的点,卸下书包,跪在田埂上,旋开小药瓶,倒出一根乌蚯蚓,穿在黄鳝钩上,然后趴下腰,把黄鳝钩探进水面下的一个圆溜溜的洞里。他一手捻动钩杆,一手屈起中指,抵在大拇指肚上,在水面弹出啵啵的响声,来引起洞中那一位或几位的注意。突然,钩杆一震!莫急,稳住,是条老黄鳝!小海叮嘱自己,凭感觉,心里有了数。小海一点一点地用力,像拖着牛尾巴似的向外拽。终于,黄鳝露出了小孩拳头般的

头,果然是个大家伙!能清楚地看到钩子钩挂破了黄鳝的腮,不能太用力,用力大了,黄鳝嘴会豁掉,就脱了钩了,脱了钩它就会缩回洞里,别想再让它出来了;但又不能不用力,不用力,黄鳝会褪掉钩。这可真叫王八咬住了鳖颈子,不能松劲,又不能死咬!那条老黄鳝看来已成了黄鳝精,它亮晶晶的小芝麻眼盯着小海,言下之意,就这么僵持着吧,看谁耗得过谁。

十三岁的小海嫩胳膊渐渐麻了,额上冒出了小汗珠,在他小脏脸上冲出好几道小沟。水下那位似乎也渐渐地累了,小芝麻眼暗淡了凌厉的光。恰在此时,小海的余光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移过来。同庄的小霞放学了,正向这边走来!小海思忖,难怪胳膊都麻了,这都放了中午学了。小霞今天穿着一件水红色衣裳,也破旧,可洗得干干净净的,一头稀薄的黄发梳了两根叉叉辫,斜斜地插刺向两边的天空。不知为何,就是这黄毛小丫头,小海每次见了,竟然不自觉地要把自己身上的灰给拍拍。因为是同庄,放牛放鹅的,老见,小海就拍灰拍个不停。

小霞的出现让小海非常窘迫,自己趴在田埂上,撅着屁股头,衣服黑不溜秋,不仔细看,像坨老牛屎,实在难看。小海想,这要让小霞看见了,她会怎么想?黄鳝在水中,太滑溜了,上手抓肯定抓不住……瞬间,小海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动作,他猛一扯黄鳝钩,正在打盹的老黄鳝给撕豁了嘴角,被带出来大半截。说时迟那时快,趁它还没缩回洞里,小海一头扎下去,准确地咬住了老黄鳝颈部,迅速起身,叼着黄鳝,落荒而逃。小霞在后面喊:小海哥,跑什么呀?

小海嘴里衔着黄鳝,黄鳝尾巴灵巧地缠上了他的细脖子,他一边撕扯一边跑,回道:唔唔唔。唔唔唔。

越跑越快。

二

小海衔着老黄鳝,气喘吁吁跑到家,迎头碰到他爹。他爹兜头就是一巴

掌,黄鳝掉到了地上,缩成一团。他爹吼:陈大鼻子尽教你逮黄鳝了?小海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黄鳝血,不是他爹打的),说,他不教这个,我天生就会。

还敢顶嘴!第二巴掌正欲挥来,小海一矮身,抓起已滚了一身灰、不再滑溜的老黄鳝,转身而逃,丢下几个字:我给陈大——陈老师送去。

小海爹转怒为笑,臭小子,还有点良心。

小海爹不识字,年轻时跟着河工扒河、抬石头,生生把玉树临风的身板累成了驼子。他其实是个能人,木工、篾工、瓦工、驭牛、打坝,样样都上手,还会白案手艺,逢年过节,蒸了白白胖胖的包子送给亲戚。他甚至还会修渡船!这么一个大好人却不识字,文盲得十分彻底: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人家写给他看,他也不认识。他常常教导小海,好好念,多认几个字,将来干个教师,教娃识字。又说,不识字哪行?别跟老子一样,不敢进城,怕上错了茅厕。小海听后,非常得意,说,那我学的字已经够了,早不止几个了,几十个都有了;男女也认得,进城上茅厕不会上错。这话还没说完,就又挨了兜头一巴掌。小海爹哪儿哪儿都好,就是脾气不好。脾气不好的小海爹对书本或与书本有关的一切有种本能的敬畏,比如对陈大鼻子,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叫顺了嘴似的叫他陈大鼻子,但实际心里对他特别敬重,尽管自己日子过得千疮百孔,也不忘时时贴济他。小海早看透了这一点,今天旷课的事情迟早要败露,与其到时候挨揍,不如投其所好,把黄鳝送给陈大鼻子,爹即使知道了,看在陈大鼻子面上,火也会泄了。

陈大鼻子是可怜人。

小海到了陈大鼻子家时,他正在吃午饭,碗头上只有几块咸菜疙瘩。小海喊了一声:陈大——哦,陈老师。

见是小海,陈大鼻子放下碗,红鼻子一颤一颤地生气了,说,你上午又没上课,跑哪儿去了?小海探头朝里屋床上看了看,说,陈老师,我捉了条黄鳝,给婶子补补。

陈大鼻子鼻子不颤了,摇了摇头。

小海谓之的婶子是陈大鼻子的妻子,已瘫痪在床多年,家里家外全靠陈大鼻子一人,还要定期去城里买药。小学民办教师微薄的工资基本无以为继,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小海送来一条老黄鳝,无异雪中送炭,陈大鼻子实在没有底气拒绝,只能摇头。摇小海,摇自己,总之含义丰富。

小海没有逗留,送完黄鳝就回家了,半路上遇到小霞去割猪草。小海感觉今天做了件大事,拍了拍身上的灰,便气宇轩昂地迎上去,嘴一张,腥气熏天地没话找话说,打猪草去啊?小霞气鼓鼓地质问:中午你跑啥呀?为啥不等我——咦,啥味儿?小海赶紧扭头,说,下午一块儿上学去啊。小霞笑了,好啊。

吃过午饭,小海从水沟边抠了一把老淤泥,在手上搓了又搓,再清洗干净;又喝了几口他爹大片叶子泡的浓茶,在嘴里漱了又漱。感觉手上嘴里没腥气了,才一步三跳地去喊小霞上学。

路上,小海问,打了啥猪草?小霞说,还能打啥,猫莲头呗。小海一听笑了,笑得呼呼哧哧的。小霞几步跨到前头,拦住去路,小腰一掐,厉声问,笑啥?小海还在笑,说,陈大鼻子到处在找猫莲头。小霞问,他家又不喂猪,要猫莲头干啥?

小海突然神秘起来,把不再腥气的嘴凑到小霞耳边,说,听我爹讲陈大鼻子找了阴阳先生徐半仙,徐半仙让他天天熬猫莲头汤给他婆子喝,才能治好瘫病。徐半仙还说,配上清蒸黄鳝治起来更好。

小海顿了一下,不无羡慕地说,陈大鼻子婆子倒挺会得病的。

猫莲头是春天猪的上等饲料,家家都在割,田埂上难得一见。小霞很为陈大鼻子难过,就说,那你负责逮黄鳝,我负责割猫莲头,陈老师蛮可怜的。

小海说,那……好吧。

三

小海家门前一里之外横亘着杭淞河。

著名的杭淞河像个绅士,河水清冽,河面旷阔而安静。早晨,霞光万道,打在河面上。河面起着一层薄雾,霞光下一片浅红。不时有早起又顽皮的鱼虾搅动河面,波纹一圈一圈荡开,像小霞的百褶裙摆。

暑假里,小海躺在杭淞河岸边的坡地上,身下绿草茵茵,柔若棉垫。他的牛在不远处静静地吃草,可以不必管它;牛的不远处,一条废弃不用的破渡船搁浅在河坡上,也不必管它。小海仰望天上几缕如纱般的白云,好像有了心事。他手里把玩着一只绿蚂蚱,蚂蚱只剩一条腿了,但还是一伸一缩地想弹蹦而走,然而却是徒劳。忽地,小海自言自语了一句与他年岁极不相称的话:人,就像这蚂蚱。

小霞穿着一条漂亮的百褶裙来到河边,她挎着一竹篮衣服来洗。小海知道她家城里有亲戚,那裙子是她城里亲戚买的。城里到底什么样儿,以后一定去看看。小海想,等我长大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得一脸壮志未酬。

小霞衣服洗好了,拎起竹篮往回走。吸饱了水的衣服很沉,小霞吃力的样子叫小海心疼。他扔掉蚂蚱,牵上牛,喊了声你等下,到了小霞身旁,腾出一只手替她拎起了竹篮。

这一天早上,陈大鼻子骑着叮里咣当的自行车,从晨雾中若隐若现而来,小海嗽的一嗓子打上了招呼:

陈大——陈老师,又去城里买药啊?

嗯哪。陈大鼻子说,这里要是有个渡口就好了,走前面的桥过河,要多走二十里地哩。

赶去城里抓药的陈大鼻子,四十多岁年纪,在那样炎热的天气里却穿一件破旧的中山装,左胸的口袋里插一支钢笔,笔帽锃亮,很是惹眼,向路人提

示着他的教师的身份。更惹眼的是那红通通的大鼻子,从侧面看,脸上鼓出个大包,要失去控制似的,摇摇欲坠,叫人担心。其实,叫人担心的还不是他的大鼻子,而是他整个人,他单薄得就像他胯下的除了铃铛不响浑身都响的叮里咣当的自行车,随时要散的样子。

陈大鼻子每隔半个月就要到城里抓一回药,他家婆子是个药罐子,陈大鼻子家让这个药罐子给掏空了。

唉!小海看着陈大鼻子凄惶的背影,深叹了一口气,叹得像个历经沧桑的大人,那口气从胸腔里呼出来,发自肺腑。

小海叹完气,突然想到,有一阵子没送黄鳝给陈大鼻子了,他下傍晚还会从这儿回,去给他逮几条黄鳝带上。

夏天不是逮黄鳝的黄金季节,比不得春天。春天黄鳝刚醒来,饿了一个冬天,饥不择食,容易上钩;夏天黄鳝不缺吃的,加上天气炎热,像人一样慵懒。可小海作为黄鳝的天敌,自有办法。夏天不宜用诱饵,小海就用黄鳝笼子。小海的黄鳝笼子用竹篾编成,外形像个大丝瓜,只有进路没有出路。小海回家提着两只黄鳝笼子,来到一处水稻田,稻秧遮住阳光,稻秧下大片阴凉,小海见稻秧下的水泛了浑,笑了:哈哈,黄鳝出来玩耍了,玩累了就要睡觉,我的笼子正好给它进去睡觉。

下午,小海收获了一笼子黄鳝。傍晚时分,小海依旧去杭淠河岸边放牛,不多时,陈大鼻子披着一身夕阳叮里咣当地过来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药包。小海拦住他,递上一笼黄鳝,陈大鼻子笑逐颜开,感恩戴德地说,老婆子又有口福了!

小海像个人物似的,矮矮的身体陡然高大起来,他无比优越地对着陈大鼻子把手一挥:回吧。

四

那年暑假结束,小海没再上学,他给自己放了个永久的假。他爹拿了根

擀面杖子,把他从杭滬河岸上岸下撵了好几个来回,逼他去上学。小海一边跑一边给他爹洗脑:我不是个读书的料,逼我干啥?再讲了,你让我上学识字,不就是想叫我当个老师吗?当老师有啥好的?

他爹后面吼:当老师不用下田干活!

小海回头嚷:陈大鼻子倒是不用下田干活,可你看他日子过得多凄惶!

他爹步子慢下来,继续吼:那你想干啥?

小海再次回头嚷:搞条船,开个渡口!

他爹停下追撵,吼:出息!

小海又回头嚷:保证每天上交五块钱!

他爹不再撵,也不再吼,杵着擀面杖喘气。小海一看他爹喘得跟拖拉机缺油似的,赶紧跑到跟前,扶着他往家走,像个大人样地安慰说,瞧给累的,何苦哩。他爹看着已赶上自己个头的儿子,没了脾气。

十六岁了哈,敢跟老子犟了!他爹愤愤地说。

心灵手巧的小海爹把河坡上那条废弃不用的破渡船修修补补,又做了两根新的船桨、一根新的橹。春夏水深时用桨,秋冬水浅时用橹。又在岸边铲出一块平地,搭了间棚子。棚子里起个炉子,上面煮着水。

渡口建成了。

小海无师自通地摆起了渡。小船或划或摇,虎虎生风,如履平地。

渡口给小海经营得风生水起。

渡口的位置好,就在陈大鼻子感叹“这里要是有个渡口就好了”的地方,处于村庄纵横、人口密集的档口。对岸不远是浦口镇,往东就是皋州城了。去镇上卖鸡的贩鸭的,去新开的美发店烫头发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去城里见世面的闲人们,走这里是最近的。如果不走这儿,也有路,上游下游各有一座桥,只是离这儿各有二十里地,如果脑子正常,谁也不会为省一毛摆渡钱而绕上二十里地去。小海也勤快,棚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炉子里的水永远都是热的,来往过河的客人可以打打尖,喝口水;小海嘴巴也甜,大哥大姐叔叔大爷婶子婆子叫个不歇,叫得人心花那个怒放!因而生意特好,从早到晚,

乘船渡河的人络绎不绝。

那年春节,小海请陈大鼻子写了副红对联贴在棚子两边的柱子上,对联是按小海的口授写的,口气冲天:“船摇四海,义达三江。”想了想,小海又找来一块木牌,让写上“太平渡口”挂在旁边。看上去很滑稽,也很像样。

小海先前承诺每天上交他爹五块钱,不是吹牛,很快实现。每天多挣的钱,小海毫无悬念地昧下了。当别的同龄人还在伸手朝父母要钱的时候,小海已经豪迈地自由支配着属于自己的财富,他穿着从浦口镇上买来的真丝衬衫,左胸口上半透明的口袋里,一卷绿色的纸币张扬地鼓着。一句话,小海在太平村同龄孩子中最先事业有成了。

摆渡的日子充满诗意,“河岸风樯远,村陂牧笛长”,当然,小海不懂这个,但看到河岸四时景物变化,岁枯岁荣,小海也会莫名激动。好像从第二年春天起,不上学的小海却也像上学时一样盼望起了星期天。星期天一大早,小霞会来河边洗衣服。小霞已经上中学了,住校,平时见不到,只有星期天才能见着。到了星期天早上,她总挎着一大篮子衣服来洗。

春天的早晨,河坡潮湿松软,无处下脚,别说蹲下洗衣服了,就是站着都会下陷。小霞站在河坡上,茫然四顾。而此时的小海,刚好送客人到了对岸,往渡口返回。他看到了小霞。

上了中学的小霞有了像样的个头,也有了像样的胸脯,站在霞光里,全身晕出毛茸茸的光环。靠近了,小海似是不经意地看到了她欲盖弥彰的胸,心头一凛,赶紧低下头,又迅速抬起头,拍拍船舷,“托物言志”地喊道:到船上来洗吧,我给你荡到河中间,水深,又清,想咋洗咋洗。

小霞没言声,小海以为她没听见,又喊了一遍。

小霞还是没言声,等小海船摇到跟前,她说,第一遍就听见了,还喊!又调皮地说,还是不上去了吧,我没一毛钱。

哪能收钱呢?小海窘得手直往身上拍灰,其实春天里河道湿润,哪来的灰呢?小海一见到小霞时的这个拍灰动作是做习惯了。

渡船荡到了河中央。清凌凌的河水,小霞白白的手浸润在清水中,如葱

段一般。小海把小霞洗过的衣服在水中一阵猛摆,好祛除皂沫,因用力过猛,小船一翘起,小霞便发出轻微的惊呼。如是者三,小霞便知道是小海故意干的,一扬手,洒了他一脸水。小海抹了抹脸,很享受地嘿嘿笑了。

小霞洗好了衣服,上了岸,低着头,回家了。小霞走得很快,好像欲回头却没有回头,小海感觉刚才她从霞光里来,现在重又走进了霞光里。小海愣愣地看着她稍纵即逝的背影,心,草长莺飞地乱了。

嗨,臭小子,发啥愣哩?

小海一抬头,陈大鼻子不知何时推着他那辆似非而是的自行车站在了渡口边。依旧那身中山装打扮。

哦,是陈老师啊,就来。船摇到岸边,小海说,陈老师,你先上船吧,自行车我来搬。

陈大鼻子上了船,船只微微动了一下。陈老师又瘦了。小海想。

你小子,不上学了,反而叫我陈老师叫得溜了,不像先前,一张嘴就卡壳。呵呵,长大了懂事了。

小海一想还真是,赶紧换话题:陈老师,最近你上城上得怪勤的,婶子咋样了?

陈大鼻子答非所问:你干了件好事啊,有了这渡口,方便多了。说这话时,他眼神浑浊而苍凉。

小海也沉默。到了对岸,小海又帮他搬下自行车,照例没收钱。下傍晚,陈大鼻子回来时,又照例有几条黄鳝可带。

五

没想到,那一年9月,小海却把经营得如日中天的渡口转让了。

那一年9月初,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小霞考上了中专,进皋州城上学去了;一是陈大鼻子的婆子在一个静夜里,永远地去了。

那天,很是异样,阴冷的深秋似乎提前到来,要下一场大雨的迹象昭然

若揭,只是没有下,天沉得很。没什么客人,渡船孤独地横在渡口。小海百无聊赖,坐在棚子里小马扎上,把玩一只断了腿的蚂蚱。他突然想起上学时陈大鼻子要求背的两句诗:“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试着吟出来,陌生而别扭。就在手上的断腿蚂蚱快要就义时,他听到一句细细的呢喃:

我要过河。

小海循声,亭亭玉立的小霞背着书包站在棚子门口,她的后面是扛着行李的她爹。她爹朗声说,小霞考进城了,将来就是干部了。今个报到上学,快帮我们划过去,看这天!

噢。

小海起身。接行李。摇船。过河。上岸。下行李。

小霞回头摇了一下手,父女俩朝浦口镇方向走去。小海知道到了浦口镇汽车站,坐上车,下午就能到皋州城。小海心情比天气还阴沉,在心里一直默送着小霞。等到在想象里把小霞一路送到皋州城,小海流下了眼泪。

不是热泪,是凉凉的泪。

送走了小霞,小海的泪水还没干,听到了他爹的喊叫。他爹立在河岸,对着还在河中央的小海,像是昭告天下似的喊:

小海,快回来,你师娘昨天晚上死啦!

啥? 哪个死了?

陈大鼻子婆子死了,你快回来!

小海赶到陈大鼻子家,出乎意料,陈大鼻子哭得一塌糊涂,浑黄的泪水和从宽大的鼻孔里溢出的鼻涕搅和到一块,把那张瘦脸弄得如同涂了一层猪油。帮忙设置灵堂的乡邻在他的哭声中抽着纸烟,生机勃勃地忙碌着。他们和小海一样,没有悲戚,相反还很雀跃。陈大鼻子叫驴一样的哭声终于有人受不了了,一声断喝:

照(行)啦!

哭声戛然而止。

老婆瘫痪多年,陈大鼻子没有子嗣,晚上,小海帮忙守灵。等人都走完了,小海问陈大鼻子:陈老师,婶子走了,你真的那么伤心吗?哭那么厉害。

人死了,总要哭一哭的。陈大鼻子说。

其实,婶子走了,对她对你都是好事,小海说,尤其对你。

陈大鼻子奇怪地笑了一下,抬头望了一下灵堂上安静的棺材,忽然说,可是,以后你还送黄鳝给我吗?

小海惊诧:啊?

她其实不怎么吃的,都是我吃。陈大鼻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当着婶子的面这么讲不好吧。小海朝棺材看了看。

没事,她活着的时候也这么讲。

门外一道雪亮的闪电,接着雷声隆隆,哗——预谋了一天的雨终于下起来了。一阵凉意袭来,小海打了个哆嗦,很突兀地抽泣起来。陈大鼻子一愣,反过来劝他说,人死不能复生,莫伤心。

小海哪里是为陈大鼻子的婆子而哭,他是想到了这个风雨之夜,小霞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度过了,担心起她来,就哭了。小海后来想,那晚的流泪,也不是出于担心,而是出于要永远失去小霞的绝望和伤痛。之前,上学时,小霞一星期来一次渡口洗衣服,放暑假后,几乎天天来渡口洗衣服,但今后,她不会再来了,而且,按她爹的说法,她以后就是干部了,自己无论如何是够她不着了。

小海觉得自己真没出息,一天两次为一个姑娘流了泪。

殡葬了陈大鼻子婆子,小海着手转让渡口。渡口处于黄金水岸,每天来往过河的人流熙熙攘攘,不愁转不出去,小海担心的是来自他爹的阻拦,结果却不是。他爹务实,声言只要每天给他五块钱,谁掌管渡口都一样。很明显,这是一句气话,因为他后面还跟上了一句感叹:

唉,儿大不由爹呀!

谁也没想到,明确反对并付诸实施的却是陈大鼻子。他守在棚子门口,不让小海进去收拾东西,赌气似的瞅着小海: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小霞考上了,你也想走是不是?没门,我陈二斗不同意!

小海给戳到了痛处,气乐了:你是我爹啊,你管我?

陈大鼻子突然哽咽了,脖子一拧:可我把你当儿子……

小海愣了一下,大吼:天王老子也挡不住我!吼完,双眼噙泪,转身就走。

渡口还是转让了,但小海和人家谈时,提出苛刻条件:每天除给他爹五块钱外,还要给陈大鼻子五块钱。那时候摆渡过河已经涨价了,价钱是先前两倍还多,外出的人也比先前的多。对方想了想,成。小海也想,又提一条:如果你抓到黄鳝,要分一点给陈大鼻子。对方笑了:成啊!他谁啊,比你爹都亲?

小海说,你少管。又说,你不懂。

六

浦口镇汽车站里,一边是去往皋州的车,另一边是去往省城的车。小海矛盾了,不知该上哪辆。他心里是想上去往皋州的车,那里有他的牵挂。去皋州的汽车人坐满了,司机打着火,发动走了,小海胸口一疼,一反身,上了去省城的车。

小海从乡下一猛子扎进了省城,对一切都感到既新鲜又惶恐,高楼大厦,宽阔大马路,还有大马路上花枝招展的女人……

先游逛游逛再说,也不枉到了省城。

小海随意跳上一辆公交车,随车到了底站,售票员说“市府广场站到了”,随后就催促乘客下车,小海随人流而下。

市府广场,实在太干净了,水磨石路面,能照见小海乡下仔刚入城时疑神疑鬼的样子,搞得他十分不自信,连巡逻的警察都多看了他几眼。

到了下午,小海累了,也饿了,他想找到又顶饿又便宜的吃食,这样的吃

食只有包子。在家时,年节里他爹都要做包子,自己吃,也送亲戚,他当帮手,包子蒸好了,两个下肚,能顶半下午。小海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正犹豫该往哪儿走,看到一个路牌,路牌上拢共三个字,其中有两个让小海魂牵梦萦:皋州路。

小海顺着皋州路(省城的很多路都是以省内各市县的名字命名的)一路游走。这条路真脏,他竟然在马路牙子上看到了一泡狗屎,不过,走在上面心里特别踏实,不像走在市府广场上,不真实,叫人紧张。皋州路热闹,煎炸烹炒,全是烟火气。走不多远,小海看到一个牌子:皋州包子铺。铺子前,白汽升腾,一个矮墩墩、白帽白褂、店主模样的中年人在忙乎。

小海买了几个包子,吃完后几句聊下来,就解决了初到省城吃住的问题。

小海:招工吗?

店主:不招。

小海:不要工钱,只要管吃住就行。

店主:……

小海:可以住店里,帮你看店。

店主:做过这行吗?

小海:会点,在家时跟我爹做过。

店主:哪儿人啊?

小海:皋州浦口镇人。

店主:哦,老乡啊,成。

如同小说,小海将在远离家乡的省城发迹了。

店主姓魏,小海叫他魏老板。他说,小铺子哪来什么老板,就叫老魏吧。

小海勤快肯学,一年后,手艺让老魏叹服。老魏知道留不住小海了,这一天打烊时叫住了他,说,你小子对自个舍得下狠劲,白干了一年,天下没有好占的便宜,我寻思你不会白干的,你要自己开铺子了吧?

又过了些日子,小海对老魏鞠了个躬,正欲离开,没想到老魏竟递过来

一个信封：你小子有种，我佩服，这两千块给你，开个小店够了，赚了还我，赔了就当付工钱了！小海接过钱，再次鞠躬，离开。

小海把来省城前攒下的摆渡钱和这两千块凑在一起，在城隍庙盘下一间店面。其实这地方小海趁出来买面粉的机会早就相中了。城隍庙是小商品批发市场，全省各地来做批发的络绎不绝，来这里的一般都不是大老板，而是小商贩，大老板去长江批发市场。小商贩捂钱，货定好了，就到小吃店对付一口，包子是首选。

开店得有个店名，小海没多做思考，就去做了个标牌：太平渡口包子铺。

小海忘不了渡口，也忘不了那些年、那些人。说得矫情一点，那也是他人生的渡口。

不久，小海去“皋州包子铺”还老魏的两千块钱。

老魏留小海吃了饭。两杯酒下去，老魏一摆手，说，我偷偷去看了，你的店有意思，这钱不用还了，入你的股得了，把我的店改成分店。又问，你怎么想起来起那么个有意思的店名，一琢磨，还挺有味道。

也是喝高了，小海毫无保留地说了来省城之前的情况。憋了一年多，一肚子话借着酒劲都向老魏吐了出来。

那年渡口转让了，是真舍不得。跑到省城来，也是一时冲动，可也不好再回去了。我没文化，懒得动脑筋，也因一直惦记着那个渡口，一想，直接用那名称得了。小海说。

老魏洞若观火，笑，你是惦记小霞吧？

小海说，嘻！喝酒。

一顿酒喝出个连锁店。

后来，小海成了大海，生意水涨船高，据说连锁店开了半个省城，已不局限于零售，各大超市都在他那儿订货。

再后来，大海成了老海，资产上亿，是远近闻名的“包子大王”。

2016年4月，正是春花烂漫的美好季节，老海接到一个电话：

是海哥吗？我是倪小霞。

老海：……

七

2016年4月，皋州市举办“招商引资乡镇对接会”，被邀请的企业家名单上，“陈世海”三个字赫然在列。

会场在市政府礼堂举行，气氛热烈，企业家们在欢快的迎宾曲中纷纷就座。老海见周围都是西装革履的，只有自己穿得像伙夫，有点不好意思。会没开，他来到会场外的临时休息室，抽了两支烟。望向窗外，马路宽阔，绿树成行，蓝天白云。老海由衷感叹：老家真漂亮！发展得真好！

老海作为嘉宾参加这个会，是受倪小霞之邀。

小霞中专毕业后分到家乡浦口镇工作，先是在计生办，因写得一手好材料，被调到党政办。又因工作出色，升为企业办主任。这期间，正逢各乡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浦口镇当然不例外，她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就如何立足、利用本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展开论述，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发展思路和做法，其观点是：“农村还得在农业上做文章，脱离农业搞工业如无本之木。”这篇文章还上了省报头版。这在现在看来似乎寻常，发展经济当然要因地制宜，但在当时各个乡镇一窝蜂搞工业园的情况下，倪小霞的这篇文章无疑是清醒的，务实的，还具有前瞻性和很强的可操作性。可惜，她的清醒务实招来的却是嘲笑，不少人说她不识时务。直到后来大多乡镇的工业园基本没有企业进驻，倪小霞才又被重视起来。

三年前，倪小霞当选了浦口镇镇长，主管招商引资和农业开发工作。因工作之便也是工作之需，她对在外发展的本地企业家都收集了比较详细的资料。老海在被邀之列自是情理之中。

“陈总，开始了。”

扭头望去，着装干练的倪小霞站在休息室门口朝老海招手，说，会开始了，害得我到处找你。

倪镇长,我刚考虑了,决定回乡投资。老海说。

好啊!我就知道海哥会支持我工作的。

老海说,嘻,毕竟是发小嘛。

倪小霞开玩笑:招来大金主,该庆贺一下呀,哈。

我来安排我来安排。老海一迭声自告奋勇。

不久,老海的“太平渡口”生态庄园破土动工。庄园以当年“太平渡口”为中心,沿着杭淠河岸向两边及太平村延伸,占地上千亩。老海的独具匠心之处在于,他还原了当年渡口原貌,把那只早已废弃搁浅的破船又修补了一番,放入水中,粗麻绳系着,拴在岸边的一棵树桩上;棚子重新搭建,里面除了不知他从哪儿淘来的一个旧炉子、小马扎(当年的那些东西早不在了)外,墙上还挂着一套逮黄鳝的工具。

前来视察的倪小霞,惊讶于当年小海自制的黄鳝钩子竟然没生锈,擦拭得锃亮。

这些东西还留着啊?她问。

有些东西忘不掉。老海说。

八

今年春天,“太平渡口”生态庄园基本建成。

庄园左后方,离河岸大约50米,建了一座餐厅,名曰:渡口鳝鱼馆。又顺着杭淠河岸建了一道长廊,全部实木结构,古香古色。长廊里每隔一段设有石桌石凳,石桌上放着工夫茶具。

老海请了几个朋友来,主打菜当然是黄鳝。看得出来,烧法挺传统,是把黄鳝去头斩尾,豁开洗净,以木槌砸扁,去脊骨,沾上蛋清,佐以干辣椒、姜葱,用菜籽油配腊鹅油爆炒而成。尝一口,鲜、香、滑、爽,带劲。

朋友说,不错,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但是这香味怪特别的,用什么东西提的香?

老海笑,我把大厨给你请来。

不一会儿,进来一位,白衣白帽,六十多岁,有一只硕大的鼻子。老海介绍,这就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我的老师。

陈老师好!陈老师好!朋友们纷纷站起来和陈大鼻子握手。

陈大鼻子坐下来,一块喝了几杯,朋友们纷纷赞美陈老师黄鳝烧得好。陈大鼻子摇手,说,吃了几十年小海的黄鳝,没别的本事,就这烧黄鳝还行。那些年得亏小海了,小海走后学校来了专业老师,我民办教师又转不了正,不让我干了,要不是小海转让的渡口每天给我五块钱,时不时还送我黄鳝,那些年我都不知道咋过。老了,没用了。

老海说,您老怎么没用?您是我恩师呀,这鳝鱼馆就指着您呢。

我知道,这是你在照顾我,给一个养活我的理由。陈大鼻子眼里漫上了泪水,要是你爹还活着,见你这么大出息,该有多高兴啊!

老海说,噫,不说这个,喝酒喝酒。哦,陈老师,这里面放了什么?这么香。

猫莲头。陈大鼻子说。

饭后,老海和朋友们坐在长廊里,沐浴河风,喝茶聊天。

朋友们损老海,你已活成人精了,把老师都搞来发挥余热。人尽其才啊,难怪生意做这么大。哈哈,呵呵。

沉默良久,老海说,不,回乡后,我从人精重又活回了人。

老海向河对岸望去,目光深邃。

对岸不远即浦口镇。

发表于2019年第10期《安徽文学》

吕树国,中学教师,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网络作家协会理事。作品见于《清明》《安徽文学》《散文选刊》《小小说月刊》《天池》《短篇小说》《延河》《传奇传记文学选刊》《柳城》《基层生活》《东海民兵》等期刊;作品被收入文集若干,获文学奖若干。

立 夏

张子雨

—

丁山问了几次才问到丁四爷的宅子。有几个人听说问丁四爷家,都摇摇头急忙地走,还回头看他。

丁山放下担子,把草鞋在路边草地上蹭了一会,蹭干净了才喘了口气。路边的杏子树长了毛茸茸的青杏,山脚下的水田里飘着云彩,野山花红的白的连成片,比洋布还好看。天气暖和了,心也长草了。

这是个很大的宅子,石狮子有些怕人,大门上刻着一副金字对联:“忠厚传家,诗书继世。”这几个字丁山认得,自己家门对子也写过,伯天天指着让他念。

丁山去拍院墙西边的小门。半天出来一个人,皂布对襟褂子,露出半个瓜皮帽,堵着门问哪个。丁山说花石冲的丁家小三,见我家四爷。

门吱吱呀呀地完全打开,丁山把担子竖进门里。瓜皮帽子指着门边的一个小厢房,说,放那儿。里面是什么?丁山说,皮丝烟。瓜皮帽从担子里掏出来一把,在斜阳下看看,闻闻,说,这烟火候还行,只是去年春上受早了,欠那么一股劲。丁山说,是呢,叔眼真是锥子。去年人都没水吃,哪里顾得上它们。这是山脚下背阴的一块地里的,只剩下这几十斤,伯让我带给四爷,说四爷稀罕外山烟。叔,你拿一包尝尝?味道好着呢。

瓜皮帽脸上的云被风吹散了许多。

在金家寨,当地人都把自己住的地方叫内山,其他的都叫外山。

这是第一进院子,四水归一的天井,天井里一棵一人抱不过来的桂花

树,树枝上挂着个鸟笼,树下一张石桌几个石凳。下雨不湿鞋的回廊,白墙壁上刻着一些画,丁山只看清楚近身的一幅。一个孩子卧在冰上,旁边一条红鲤鱼。瓜皮帽说,四爷在大王庙和丁家埠廖家、周家议事呢,估摸着晚饭时才能回。你在那凳子上坐一会,渴了去大厨房里舀水,别随便进后院子。丁山点头。看自己脚指头露出许多,指甲上有黑灰泥,忙向凳子下藏。布包里还有双新布鞋,丁山不舍得穿。伯说穿长褂打算盘站柜台时才能穿。

瓜皮帽问,一路走来还顺畅?丁山说,还算顺畅,今年水大,史河水都漫到船帮子了。还有好些牛啊羊啊在水里漂,在古碑差点撞上一个大柜子。叔,今年雨水提前了,往年都到六月份。

是吧,亏着丁四爷的船停码头几个月了,不然也险呢。廖家一船货连人都被卷走了,嘿……可听到船上人说什么没?

说前几天金刚台上还杀了几个人,不知是什么人。头割下来挂老槐树上。叔,杀的是啥人?瓜皮帽眼一横,又低下去。你别跟着起哄!丁山忙点头。

瓜皮帽沿着回廊往后去,丁山才放开胆子看。回廊、厢房都是一色的青砖铺地,砖缝子里都看不见灰土。挑出来的屋檐像燕子尾巴,翘翘地透着秀气,又像玉兰的眉梢。正大门紧闭,朱红色门槛,青色的门槛石,应该是汤家汇金刚台上的。金刚台山上的大青石好看,一码色。门是整木的,门闩是栗树木,油亮亮的。门头上一块石雕,刻了字,弯弯曲曲的丁山不认识。门窝子是石乌龟,驮了朱色门框。丁山知道,大户人家的正门轻易是不开的,像他这样的外山人,就是亲戚也只能走旁边的门。这是伯临走时一再叨告的。

记忆里,丁山还是七岁时跟伯来过一次。那次伯也挑了皮丝烟。临走时丁四爷给了他一个拨浪鼓、一颗皮纸糖。拨浪鼓玩了几年,皮纸糖丁山没舍得吃,却不知咋弄丢了,哭了两天。那时的门楼好像比现在高了许多,小门的门槛他也爬不过去,伯拎着他后衣领一扔。丁四爷哈哈笑,说长大了有出息了,门槛比四爷的还高。伯满脸核桃皮碎开,托四爷的福,以后您老赏他口饭吃。

四爷说,我们是至亲,推不得的。伯不停地拱手。

后院子有响动,仔细听是几个小孩在打花巴掌,脆脆的如羊角酥。

盘脚盘,上高台。

高台高,抬大刀。

大刀快,切梗菜……

一声断喝打断了接下来的唱,就有孩子哭,有女人在责怪。你对孩子凶什么?男人低声喊,这都什么时候了,唱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大刀快,切什么梗菜?想家门有祸事啊!女人说,打小不都是这么唱的嘛。男人说,打小是打小,如今是如今。你知道当下政府县长姓啥……带他们去东厢房读书,抓俩糖哄哄。我去前面看看,听说丁家侄子来了。

一个穿长袍的高大的身影从二道门走出来,喊,丁山呢,丁山,出来爷俩喝一杯。

丁山奇怪,四爷从哪儿进门的?

二

丁四爷和丁山的伯是同宗,要说也不算远,只是走着走着远了。伯常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丁四爷在丁家埠也算数一数二的人物。丁四爷最初也是租条小船,把山里的皮丝烟、野山菇、木材运到汤家汇,再从汤家汇换回来食盐、花布、煤油。一个月走好几趟,遇到风向好,一天可以来回,都是四爷自己划。有几次险被山洪卷走,丁家埠人说四爷命相好,子孙持世,能逢凶化吉。后来丁四爷的船一年比一年大,现在有了自己的大船。

丁家埠街道是丁字形,一水的青石板,是丁姓祖上修的。丁四爷的宅子依山而建,坐北朝南。东面是史河,西面是大王庙。

伯的意思是让我跟着四爷跑码头学生意,长点见识以后有碗安稳饭吃,娶妻生子。丁山声音很低,嗓子眼似乎堵了团棉花,也不敢正眼看四爷。

丁山才说完,四爷吸了口气,多大了?

十八。丁山稍稍底气足些。

这世道你还学啥生意呀,我现在这碗饭都吃不安稳呢。看丁山瞪大眼睛,四爷说,我现在大船停码头两个多月了,一点进项都没有了。

丁四爷不停地揉着一串檀香木珠子,珠子被揉得油亮,隐隐地有香味在游。鸟笼子里有咕咕、咕咕的叫声。丁山觉得自己嗓子不如那鸟。

四爷……丁山想说什么,又堵住了。

世道不太平,钱多了是祸事啊。前几个月船被土匪王麻子劫了一次,货抢去不说,还交了一大笔赎金。后来又被“药葫芦”劫了一次,钢枪抵着脑袋,头都被打淌血。有人说劫道的是打着“药葫芦”旗号守城的国军,散兵游勇靠劫道为生。现在山外又有了共产党,说是一窝穷人抱团,专杀富人,分财产分土地。

丁四爷站起来踱着步,好像在地上找什么东西。影子在白墙上晃,晃得丁山心慌慌的。

我在船上听说了,说也是“匪”,“共匪”。

四爷忙摆手,隔墙有耳,你小点声,现在政府都怕共产党。大侄子,我们辛苦挣的家业是拿命换来的呀,汗珠子也啪嗒啪嗒掉呢。你哪里知道,你四爷好几次都差点沉尸河底,他们只见贼吃没见贼挨打。唉,这不,蔡县长又让我们组民团自卫,每家又出了大血招人买枪。民团吃喝拉撒都要钱,你说这什么世道,政府不帮我们维持地方,还要我们自己保自己。哪还像……

四爷停下不说了。丁山双手给四爷端茶,四爷,知道你老也难。

桂花树影子也慢慢地斜在墙上,像丁山小时候看的皮影戏。四爷用一个小木勺子铲了点蜀黍给鸟。丁山咽了咽口水,那团棉花也咽下去了。

大侄子,去年咋样?你伯身体还好?檀香木珠子又一个个在四爷手里轮回,圆圆的像四爷吐出来的话。

回四爷,去年不行,饥荒年。收成不够李善人的“青苗钱”,大旱,皮丝烟十成只收了三成。李家逼得凶,伯上山采野菇又跌了一跤,现在好了又不能

持重。不然伯也不放我出来,说不能等死。

丁山拧着手指,心一下子阴了起来。

“买青苗”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大户借钱,等庄稼成熟了拿去抵账。息高,是油锅里的钱,不是救命都不敢用。

唉,大有大难,小有小难。遇到乱世,都不好过。大侄子,现在生意暂时是学不成了,要么你回去种田,要么你去民团当一段时间差,等世道稳定了再说。

民团?丁山听说过,那只在外山大镇子上有。

嗯,在大王庙。管吃管住半年有一块大洋,平时要训练习武,要会使钢枪。现在人不少了,你要去我面子还是够的。

民团是干什么的?

就是看家护院,丁家埠几家大户凑份子,谁家有难就帮谁,主要是防土匪,也维持地方治安。四爷站下了,影子也贴住墙不动。

丁山惶恐起来,像是走了百里去找亲戚,好不容易到了地儿,邻居却说亲戚搬家了。

四爷,伯说让我来学手艺,学生意……丁山不敢看丁四爷。如果伯知道了,会骂我的。

你这孩子呀,和你说这么多瞎说了。那你明儿回花石冲吧,四爷也没有办法帮你。影子又晃动,丁山头晕。

账房,明天给大侄子挑担米回去。四爷冲后院喊了一句。影子开始向回廊晃,越来越小。丁山觉得影子像一根绳,拴在自己脖子上,越来越紧。

四爷,当民团不要杀人吧?丁山感觉用最后一口气在喊。影子站住了,绳子松了。

杀什么人呀!我们现在是防着别让人杀了,别让人抢了。有人要杀你四爷抢你四爷,你能眼睁睁看着?

那肯定不能。我听四爷的。丁山站起来回。

唉,大侄子,也不是听我的。现在这世道,山洪下来了,小草小树能挡得

住？势不可挡啊。你伯那儿，以后我和他说。大侄子定亲了吗？

丁山脸红了，隐在灯影里。伯说立夏节定呢，是山下的玉兰。也是孤儿寡母的日子。伯说两家要是成了一家，两难就变成一难呢。丁山心里暖和起来，血就往头上去。

行，行，好事啊。你回去四爷送你一套新衣裳一双新鞋。去民团要好好干，帮你四爷提防点。你四爷现在睡觉都睁一只眼啊。

瓜皮帽进来说，四爷，杨团总来了，凑牌局。

四爷说，你带丁山去厨房吃饭，倒一碗小吊子酒，解解乏。丁山站起来目送。四爷的方步，一步两块砖，不多不少。

三

四爷没有坐轿，拿了根拐杖在手里摇。见到路人就抱拳，笑容满面地说去大王庙。不时有人站在白墙黑瓦下低头给丁四爷让路，丁四爷胶底子布鞋踏在青石板上听不到声音。瓜皮帽在后面偷偷对丁山说，现在丁家埠的有钱人都不敢坐轿了，说山外有个什么会，姓马，会里的人见到坐轿子的就闹，讲一些混话。

路边的沟里，有鸭子争食，翅膀打水，水花雪白。

昨晚丁山把瓜皮帽喝得兴起，搂着丁山喊小兄弟。吐了丁山一身，丁山把他背到卧房躺下，又倒了杯茶放在床边的斗柜上。小吊子酒也能让人醉成这样？他在心里笑。

丁山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能喝酒。那年立夏节，伯夹了条野猪，四个人才扛回来。当晚就割了一条猪腿加上猪下水，在稻场上支了灶台架上劈柴，炖了一大锅。香味把邻居都喊来了，各家自己带碗筷，伯把玉兰娘俩也喊上来吃肉。那晚伯让他也喝小吊子酒，喝了多少不知道，到后来稻场上横七竖八躺下不少人，只有丁山和玉兰在收拾碗筷、烧水抹桌子。月亮从东山坳跳出来，白亮亮。玉兰不停地把夜风吹乱的头发捋好。

四爷才到大王庙门,就有人迎上来,声音炸耳。两边拿枪的人也站直了身子。丁四爷把身后的丁山闪出来,说,见过杨团总,以后杨爷就是你的长官,是衣食父母,你要事事听他的。丁山忙上前鞠躬,杨爷好。杨爷哈哈大笑起来,说,好,好。四爷的侄子果然一表人才,这眉眼像雕出来的。

杨爷穿暗红色的对襟大褂,领口扣不住了,脖子上冒出油油的汗,一笑满嘴黑牙,一手拿核桃搓,一手挠大脑袋,腰上吊一大烟袋。烟袋杆是玉的,被肥手指攥得沁了色。四爷把瓜皮帽手里拎的纸包递给杨爷。丁山孝敬你的,外山烟,劲头足,火候好。他伯还会做极好的小吊子酒,喝了三天不醒,下次让丁山带给你。杨爷仰天大笑,说,四爷要再送我一副玉麻雀,我一生“三癖”就齐了。

瓜皮帽对丁山说,杨团总喜欢烟、酒、麻将,比对女人喜欢得很。杨爷笑得门框子响。

几个人进到院子里来,院子大门两边是厢房,有十几间,一个小巷子通往深处,里面几道弯看不见。高高的柏树上有喜鹊叽叽喳喳叫,杨爷说回回四爷来都有喜鹊,四爷是喜神,是我们的财神。

四爷问,人呢?杨爷说,周教官带他们去山里训练了,要午饭时辰才能回来。今天去练放枪,子弹打一粒少一粒,响一声我心扯一下,干脆就不去了,在家候着四爷。丁四爷说,改天我坐你上家放水,给你凑个清一色冲天四归一,算送你几粒枪子儿。杨爷忙说,四爷,四爷,托你的福,你让我赢钱行,送我枪子儿就算了。又是一场大笑。

一个香客从大殿出来,见到杨爷鞠个躬想绕开,被杨爷一把薅住。狗日的,钱再不还,我带你家丫头去汤家汇挣大钱。那人苦着脸说,杨大爷,再宽我十天,我在想法子呢。这不等到秋,哪有进项。

杨爷一巴掌打得那人到处找鞋,没穿好就趿拉着跑了。四爷说,咋了,让你生这么大气?杨爷说,去年春上“买青苗”的钱没还,倒天天来求神求财,求他爹的卵。四爷轻轻笑了一下,杨团总,骂这话场合不对呀……杨爷忙向大殿作揖,罪过,罪过,说走嘴了。你老人家菩萨心肠,大人不记小

人过。

丁山恨恨地盯着杨团总后背看,没有脖子,像肥猪脊梁。

大王庙门朝正南,台阶之上是大殿,供的观音菩萨。四爷捏着珠子合十向菩萨拜了两拜,杨团总敬了个礼。

大殿两边有厢房,放了八仙桌和大条凳,也有库房,堆了一些货。出大殿后门有一条河,是史河的一个汉。码头全都用青石铺的,拴了几条船,落了帆。丁四爷指着船对丁山说,你四爷的船停在那儿,你说你学啥生意。叹气,摇头。杨爷说,等世道平安了,四爷你还是日进斗金。

杨爷对着丁山说,你好好干,有你四爷这个财神在,怎么着也要提携你,过段时间提个班副干干。四爷说,还不谢杨团总。

正说着,大门全开,有人喊一二一、一二一,整齐脚步声传进来。杨团总说,他们回来了,四爷来阅阅,训话。

几个人站在大殿门口,丁山靠在一根柱子边,露了半张脸看。三行队伍穿着一样的衣服在跺脚,前面几个身上背着枪,后面背的是大刀。一个国字脸、眉毛浓黑,背着一个皮盒子的年轻人上来手举到额头敬礼。

报告杨团总,丁家埠民团三十九人全部到齐,训练完毕请检阅。

杨团总指着年轻人对四爷说,你看我这个周教官咋样,雕得比你侄子还俊吧?你瞧那身板。

四爷说,那是,黄埔出来的人。也亏你杨团总慧眼识英才。

杨团总说,好,好。周教官,今天你就要训练四十个人了,这是丁四爷的家门侄子。以后你们都是同队兄弟了。丁山,见过你的周教官。

丁山跑下石阶说,见过周教官。鞠躬。周教官拉着他说,以后要敬礼了,兄弟们鼓掌欢迎。杨团总说,既然进了民团,咱们也是军事管理。不许随便溜号,不许玩纸牌抽大烟,有事要报告,撒尿屙屎也要。听清楚没有?

听清了。众人齐声答道。

好,弟兄们辛苦,你们去饭堂吧,照顾好新来的小兄弟。杨团总把丁四爷拉进大殿的厢房。

大家依次进院门旁的厢房,放下物件排队去食堂。周教官把丁山带到里面一间屋,指着最里面一张小床说,你和曾哥、徐哥、王哥住,不明白的问他们就行,都是你哥。徐班副,你给丁山留着饭,我带他去领被子、衣服、用品。

厨房里飘出来的饭菜香,让丁山肚子唱起了歌。

四

丁山很快就融入了民团,他年轻又好学,汉阳造在他手里拉得咔咔响,大刀舞起来生风。周教官经常在训练时就说,你们看看丁山。廖小二,下次放枪再尿裤子就不许换了,让你长记性。

但是丁山却不喜欢钢枪和大刀,手里掂着这些东西总不是好事,透着寒气。再说,以后回家了这些手艺也用不着。

丁山就时不时地坐床上发呆,或去厨房帮大厨。大厨教他做肉,丁山说,学会了也没有那么多肉给我做。在俺花石冲,把肉炖熟了就能香十里。

徐班副告诉他周教官是黄埔出身。黄埔不知道?就是专门培训军官的学校,校长是当今的委员长。他也是咱们金家寨的沙河人,别看人家舞刀弄枪,也教过书,能文能武,人又和气,肚子里全是道理。丁山点头,他觉得这个方脸的教官身上有样东西拽着自己,是什么东西却说不出。他能看出来,众人怕杨团总,内心却服周教官。

周教官有时找丁山散步,俩人沿着山泉走,弯弯曲曲,高高低低,话时短时长。有时曾哥、徐班副也一起。周教官知道了丁山家的情况,说自己也是穷苦人,靠家族祠堂资助读了书。看了外面的世界才知道,有的人为什么穷,有的人为什么富。

丁山说,不吃苦,咋能富?我就想学门手艺,老老实实挣一份家业,安安稳稳过日子,给伯养老送终。周教官说,那些富人,有几个是老老实实靠手艺做生意发财的?

我四爷就是啊,也是几辈子挣下来的。

丁山拔山坡上的嫩茅衣放嘴里嚼,这种野草能吃,软软的,像糯米糖。茅衣长大了就是漫山的白茅花,随风飘。

周教官一笑,你不一定知道你四爷呢,小兄弟。你知道的,都是你四爷说的吧?

丁山点头。周教官从丁山手里拿了一根茅衣放嘴里。唉,这茅衣不如我家后山上的,真甜啊。

咱不说你四爷。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地是租的,辛辛苦苦一年一大半要送给地主;做皮丝烟的,一年到头累个半死,工钱不够养活自己的;划大船的,风里来雨里去,船主坐舱里喝酒打牌,不晒太阳不出力。

映山红沿着小溪连成一片一片,有几只鸟儿在蹦,像是过大年时的跳戏。周教官折了柳条编成了帽子戴在丁山头上,一只蝴蝶围着帽子飞。周教官的手也有老茧子,太阳透过树枝照在他脸上,像刀削的板扎。

丁山长长地出气,想把堵在心里的东西吐出来。

那是地主的田呀,当然要收租。有钱人干吗还要吃苦?丁山也折来柳条,学着周教官编帽子。

为什么他们有田,我们穷人就没有呢?周教官伸手去摘溪边的果子,果子是去年的,干瘪了,挂在枝头上摇晃。

穷人没钱买呀,咱家要是有钱,就一定买几亩像李善人家的地,旱涝保收,长出来庄稼喜人。

丁山抬眼远望,山风吹动丛林。

周教官把摘下的果壳掰开,把里面的种子往山坡上撒,夏天的时候就会有成片的小苗长出来。

那穷人为什么穷呢,是我们生来就穷?你没有去过山外,你看不到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

周教官拍着手上的碎屑,转身向着丁山。

丁山说,唉,我只想着下辈子投胎到山外面富人家。伯说行善积德,下

辈子就有好日子过。

丁山捡起一块鹅卵石扔到远处。

周教官仰天笑起来。丁山啊,丁山。你花石冲的李善人剥削了你们那么多血汗钱,他行善积德了吗?下辈子你主宰不了,只有这辈子你能主宰。

什么是主宰?

丁山觉得周教官是一个深潭,水清透亮却看不见底,总有一些泡叽里咕噜地冒出来,让丁山不懂。

就是自己当自己的家,自己当这个世界的家。周教官手一挥,凭什么好宅子就是富人住?凭什么地都在地主家?凭什么富人的孩子不受冻不挨饿?

周教官好像在问他,又好像在自说自话。周教官其实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却像个百宝囊,掏出来的东西都是丁山没有见过的新奇,仔细一想都是道理。

是啊,凭什么他们天天吃大米?可那又能咋的?丁山垂头丧气。

世道在变,每天都在变。山外面有个穷人组织,叫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大家都一样,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周教官手往下一劈。

那不和土匪一样吗?丁山捂住嘴。

不一样。土匪劫财是为了自己,共产党是为了天下的穷人。周教官眼里有不一样的光,是丁山没有见过的。

丁山四下张望说,周教官,小心草棵有人。我四爷说这是要杀头的,据说前些日子金刚台杀的就是共产党,还有女的,女的还有吃奶的娃。

周教官把一块石头砸进小溪里,进了丁山一脸的水。

丁山,你看那块大石头为啥在河沟里?周教官指着一块歪斜在河床里的石头,石头被水冲得像大鸭蛋。

山洪冲下来的呗。别说这么大的,比这更大的,都经不住山洪呢。我家花石冲乡一条河沟里都是大石头,每年都冲下来许多。

丁山奇怪周教官为什么问这个,哪个山里都有啊。他是山里人,咋会不

知道这个。

周教官站起来拍着丁山肩膀说,穷人多了,也是洪流。那些富人是块大石头,能挡得住吗?

山风吹过来有了潮气,徐班副和曾哥从山上下来,俩人扛了几棵毛竹。曾哥说,快立夏了,要打凉席了。

曾哥是篾匠出身,斑竹园人,伯病了用了印子钱,后来还是死了,房子被债主占了,就到丁家埠当了团丁。

周教官说,这几根哪够。丁山,你帮徐班副把毛竹扛回大王庙,我带他们再去砍一些。

丁山知道周教官和徐班副、曾哥、田哥、罗班副走得近,听说是喝过血酒的,是什么兄弟会。有时聚在一起说得正热闹,外人一到就不说了。自己才来,凡事小心就是。不能给四爷添麻烦。

一想到周教官讲的话,丁山就心里发慌,没缘由地发慌,像一个人走在乱坟岗里找路,萤火虫无声无息地飞。

五

瓜皮帽在等丁山,见到他拉起来就走,说,四爷找你去家吃饭,有杨团总。丁山说,我要向周教官报告一声。瓜皮帽说,你老总都在,你还要报告什么。丁山说,这是纪律,也是杨团总定的呀。

到教官寝室门口喊报告。周教官走出来,问丁山什么事。丁山说,四爷让我去他家吃饭,说还有杨团总。周教官哦了一声,说,你去吧,回来早点,喝了酒就别到处跑了,免得有事。

是。丁山敬礼,教官回礼。瓜皮帽已经在大门外了。

路上,丁山问瓜皮帽,叔,四爷和杨团总喝酒吃饭,咋轮得上我陪呀。瓜皮帽说杨团总点名的,听四爷说你能喝酒,就鼓掌笑呢,说要见识见识。杨团总一说,四爷就立马让我来找你呢。你酒量大,只管喝酒就是。他们说话

的时候,你当聋子;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当哑巴。丁山说记住了。

那晚把瓜皮帽喝醉后,俩人关系近了许多。

瓜皮帽引着丁山穿过回廊、台阶、门,进了第二道院子,杨团总他们牌局刚结束。丁山是第一次到四爷的二进院子。院子里有个高台,高台上有四根木柱子,刻了盘龙。台子上摆了八仙桌太师椅,用人正在打扫桌子摆放碗碟,上菜。丁山知道这台子是节日里唱戏用的。

杨团总哈哈笑,手里的核桃被捏得咔啦咔啦响。四爷,大侄子这礼敬得像个样子了,透着股什么气来着?

英武之气。也是你杨团总教导有方啊。丁四爷一手揉珠子,一手捋短胡须,帮它们捋顺了,捋在一起,像山羊。

对,英武之气。稍息,稍息,家不拘礼。今天干了些什么?

杨团总把脚跷在太师椅靠上,不停地摇。

早起跑操,练拳,识字,整理内务,执勤;下午练习瞄准,擦枪。丁山一字一句回。

丁四爷表情有些奇怪。周教官还教你们识字啊,教的什么?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丁山张口就能背出来。

好,好。识字也是好事。只要别说那些混账的歪理。有没有溜号的?杨团总盯着丁山。

没有。只有廖小二想请假,吴队长没批。

那些兄弟,还有周教官,在背后有没有说我什么?杨团总的玉杆烟袋轻一下重一下地在桌腿上磕,眼睛却像锥子扎在丁山脸上。

没有。丁山想起瓜皮帽的交代,话一句一句往外蹦。

以后听到什么要及时告诉我。特别是说到我的,说到共产党的。你以后就是我的耳朵我的眼睛,是我的人。我不会亏待你的。今天来吃饭,请假了没有?

请了。周教官批的。

咋不向队长请?杨四爷眼斜看着丁山。

吴队长在打牌,吩咐我们有事找教官。丁山实话实说。

杨团总骂,就知道玩,早晚非把脑袋玩掉。哈哈,也不怪他,我也这熊样。你请假教官咋说的?

没有,只是让我喝酒别到处上了,不能在外夜宿,尽快归队。

杨团总看瓜皮帽,瓜皮帽点头,说,我听到也是这样。丁山有些生气。你杨团总问我什么我答什么,还不信我啊?

丁山生气又无奈,就索性不说了,帮用人摆碗筷。

四爷说,菜都上来了,喝酒。杨团总重重地拍了一下丁山的肩膀,大侄子,给你杨爷露一手。你喝俩我喝一可行?我就喜欢豪气的人!

行。杨团总叫干吗就干吗。丁山双手先给杨团总和四爷斟上,自己站着等四爷话。四爷说,我喝酒不行,你杨爷今天赢钱了,兴致高,你放开敬。

杨团总笑得身上肉乱颤。大侄子,这一坛子小吊酒你喝了,爷赏你一块大洋。丁山说,大洋不敢要,杨团总吩咐了,酒我喝。

四爷说杨团总也不能闲着呀,倒一杯我们俩喝呀。

用人掌上灯了,戏台的白墙上就有了乱晃的影子。丁山看到杨团总的手像大蒲扇,自己的影子像蚊子。

那晚丁山喝了三坛子,出了一身汗。杨团总和瓜皮帽都倒了,四爷喝得少还清醒,把瓜皮帽踢醒,让丁山他们俩把杨团总扶进客房,走半道瓜皮帽又倒了。丁山回头又把他扶进卧房。

回到大王庙,月亮已偏西了。周教官还在灯下看书等他,说,不放心,你回来我就可以睡了,斗柜上有沏好的野山茶。丁山心里一热,敬礼。

周教官,什么时候我能像你这样读书就好了。

周教官笑了,眉眼展开许多。你进步很快,很快就可以读书了。只有读书了,人才能活得明白。

脱衣服时口袋里滑出两枚大洋,想起来是杨团总硬塞给他的,说是赏钱,丁山不要。这钱够他爷俩挣一年的,没来由地杨团总咋给他这么多呢?他想起在大王庙杨团总扇香客的耳光,肥猪一样的脊梁,大洋就烫手。四爷

见他不要,就让他留着娶玉兰。

杨团总的钱有腥气,脏,咋能拿去娶玉兰!丁山用草纸把它包起来扔在床板下才睡踏实。

六

天气渐渐地热起来,有关汤家汇、斑竹园的传说也多起来。汤家汇、斑竹园是大集市,风声传得远。有说汤家汇开始了清乡,蔡县长专门派了清乡局的人驻点,抓了不少人;有的说金刚台上有一个女子队,全部用手枪,常在集市上游荡,见到政府的人掏枪就打。打过还挎篮子卖菜,根本认不出来。有说斑竹园大部分佃户都不交租子了,也不交税、交捐了,佃主们没有办法,告到县政府,县政府都顾不过来。丁山仔细花石冲的消息,却没有。

花石冲小,凌乱住着几十户人家,旱田少,水田更少,大都靠种栗子树、柿子树为生,收成了却运不出去。

丁山回家的心又切了些。

周教官似乎比平时忙了许多,进进出出的,眉头见天地紧锁着。有时两天又见不到影,说杨团总安排去外山,去汤家汇、斑竹园侦查。丁山不知什么是侦查,徐班副说就是打探消息。

杨团总突然穿了团服在院子里吹哨子,团丁忙整理衣服背枪扛刀集合。丁山见徐班副不在,就背了他的枪站队。

杨团总点数报名,少了徐班副。吴队长说他去了古碑,家里带信说大姑死了。大队副张生尖声说他家天天死人啊,谁知真的假的。杨团总说吴队长等会查查,不能端我的碗还把锅门草往外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有个紧急行动,上峰指令,有个共产党头目姓徐,从汤家汇去穿石庙密谋造反,路过南溪。县党部人手不够,也来不及,命令我们去南溪堵截。你们听好了,凡是水里游的,地上爬的,一个个查,有可疑,逮;一查就跑的,杀。抓活的赏十块大洋,打死了八块大洋,听到没有?

听到了。

李家集、斑竹园民团也去抢食。咱们丁家埠民团要抢头功,得赏银。谁偷奸耍滑,别怪我回来打屁股罚薪水,惹急老子,盒子枪不认人。

杨团总把俩核桃换成盒子枪,在风里乱摇。

周教官说,报告杨团总,姓徐的长什么样?多大年龄?穿什么衣服?弟兄们好下手。

听说是三十岁左右,男的,看上去像的你们就查,外山人一律都查,没有证件的一律扣。

杨团总命令丁山、周教官和其他八个人值班,其余的去码头坐船赶往南溪。丁山想这人这么重要,咋不让周教官去?

周教官留两个人在门口站岗,让其余的人打纸牌待命。丁山不会打牌,就随着周教官往巷子里走。这巷子是通往茅房的,有几间库房堆了团丁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一间是团丁们偷着赌钱的地方。

周教官,你说杨团总他们能抓住这个姓徐的吗?丁山不知杨团总去抓人是好事还是坏事,心里乱。

估计难,共产党神通大着呢,他们脸上也没刻字。只是怕杨团总胡闹,趁火打劫,伤及无辜。

周教官轻轻拍了他肩膀,笑。咱们山里人咋说?鹰刁兔子也刁。

周教官,我们不是看家护院的嘛,咋也去抓共产党?丁山不解。

看家护院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这其实是有钱人的私人武装,是维护他们利益的手段,和他们的主子利益是一致的。对共产党,他们的委员长公开宣扬“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这是世界上最无耻的杀人宣言!周教官把手指节掰得啪啪响。

周教官,我想回家了。我不懂共产党,也不懂委员长,你说的好些我也不懂。丁山坐在一棵苦楝树下,捡起石子砸蚂蚁。

以后慢慢你会懂得。周教官声音小了许多。

徐班副气喘吁吁跑进来,我没有耽误团里的事吧?

周教官说,没有,你回来得正好。家里后事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老人家九十岁了,也是老丧为喜。丁山,你去给曾哥替一下岗,他喊着要去茅房呢。徐班副笑嘻嘻地说。

小傍晚,杨团总带着队伍裹了几个男人回来,让队副张生分别关进不同的小房里。周教官问,这些都是共产党?

姓徐的据说从古碑走的,害我们空跑一趟,费钱费力的。这些家伙看上去不像好人,带回来审审再说,贼都不走空,我这去许多人不能就算了。杨团总把盒子枪摔在桌子上,手上又多了俩大核桃。

几个男人喊,杨团总,我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哪里是共产党。

杨团总嘿嘿,笑声奇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不去地里干活,在茶楼喝茶聊天?你们放心,查出来不是共产党,明天就放你们回去。在这儿也不委屈你们,通知厨房,好饭好菜。

杨团总喊了几个人到会堂里关上门开会,让丁山看门。

你们几个一会从窗户偷偷地给我看他们吃饭,看谁先吃红烧肉、谁先吃鱼,吃鱼的看先吃鱼尾巴还是鱼肚子,记下后告我。杨团总捏住嗓子说。

队副张生凑上前去。杨爷,您老这是什么神机妙算,不打他们还给他们红烧肉、鱼吃?

杨团总对着他秃头就是一巴掌。你狗日的懂个屁,快去。

丁山也糊涂,不知杨团总要干吗。晚饭后,陆续报,有三个是先吃红烧肉,两个是先吃鱼的。杨团总说让他们家里赎人,吃肉的二十块大洋,吃鱼的三十块大洋,那个吃鱼尾巴的四十块大洋。

大队副张生看着杨团总不眨眼。

家境一般的,当然先吃肉,谁耐烦慢慢地剥鱼吃。肚子里油水厚的,才去吃鱼尾巴,那是活肉。

众人齐竖大拇指,说杨团总真高。

七

明天就是立夏节了,街上人明显多起来,有卖菜的,卖山货的。心急的小孩还点纸炮玩。在金家寨,立夏节的热闹不次于元宵节,有钱没钱都要过节。各家大户遵照杨团总分派,开始往大王庙送猪肉、鸡鸭、小吊子酒。门口站岗的已不许香客进去,不是送东西的,枪一横。

丁山心里像着了火,急切地想回去看看伯,还想知道玉兰的消息。去找丁四爷,瓜皮帽说丁四爷一早就坐大船去了汤家汇,然后去金家寨,要三四天才能回。找杨团总告假,也不在,说去老盐店耍牌了。

瓜皮帽追出来问干吗。丁山说想回花石冲看看。瓜皮帽说,你真会挑日子,你回花石冲有大鱼大肉小吊子酒?

丁山说,我不馋这一口。瓜皮帽说,你就不馋这一口,逢年过节的,没有杨团总发话,谁敢准你假。要是溜,抓住了一顿打,惹火了还枪毙。

丁山失魂落魄地在院子里转,一会问吴队长杨团总回来没。吴队长说,你心里长草了?他回来不回来我咋知道。一边玩去,别坏我手气。

周教官也为难,说,明天我是值星班长,你回去了我向杨团总交代不掉。明天晚上聚餐,你后天一早回去,我替你担下责任。回去和伯说,你现在是民团的人,有职在身,你伯也一定不会怪你。说不定还为你高兴呢。你看可行?

丁山只好叹气,不行也行呀。眉毛锁在一起,他怕伯担心,也怕玉兰说自己说话不算数。

丁山,你我是不是兄弟?周教官握住丁山的手问。

丁山忙站起来敬礼。周教官看得起我,我当然愿意。你说是,咱就是,割头不换颈子的兄弟。

那好,明天晚上帮我个忙。我第一次在立夏节当值星班长,兄弟们这些日子辛苦,明天要让兄弟们喝好玩好,放开量让大家尽兴。明天晚上你、我、

徐班副、曾哥我们几个,一人负责一桌敬酒。你看可好?

丁山笑了。周教官,这哪里是帮忙,这是你看得起我,让我不想家。我当然行,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你的任务。

好,小兄弟,有你这句话,哥哥我脸上也有光。周教官笑着拥抱了丁山一下,丁山突然觉得鼻子一酸。

丁山离开花石冲那天,拐了个弯,学布谷鸟叫在山脚下见到了玉兰。听说丁山要去丁家埠,玉兰回家抱了几个大萝卜。玉兰的大辫子和眼睛,在桃树下漆黑。风吹过来,桃花飘在玉兰脸上。丁山说,我立夏节回来看你,伯把媒人都托好了。玉兰红了脸,扭头往回跑。丁山走出很远,还看见玉兰家门口那树桃花和树下的人。

想到这,丁山身上有些燥热,轻身起脚去茅房小解。走到团丁们经常赌钱的小屋附近,窗户还微亮着,却没有麻将声。都三更天了,不打牌了咋不熄灯?

刚走几步,有人声,很小,在夜里却听得清晰。

他会不会是杨团总眼线?说回家,或许是去老盐店给杨团总通风报信。是徐班副的声音。

不会,我观察过他很多次,也是穷人出身,心是善的。他和杨团总不是一路子人。居然是周教官声音。

你保证明天的事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周教官低声,清晰。

如果是通风报信,那就前功尽弃,我们就要遭受重大损失。杨团总看上去稀里哗啦,其实阴险毒辣。从吃鱼吃肉要赎金,就知是个心机很深的人。是曾哥的声音。

不行把他解决了,万无一失。革命就是暴动,就是流血,为大事死几个人不算什么。是严班长声音。

那也不能滥杀无辜。他是我们解放的对象,不是我们革命的对象,以后也许是我们的中坚力量。放心,有什么后果我负责……

回到床上,丁山一时睡不着,想不明白咋回事。他们是说我吗?为什么说到杀人?好在后天一早就可以回花石冲了,和玉兰到深山里搭个草屋,这个地方再也不能来了。

院子的柏树上有几只鸟在争窝,有惨叫声。其中一只噼里啪啦在院子里不停地飞,飞。

八

立夏节早操,周教官出列朗声报告。

大队长、大队副,今天立夏节,弟兄们这些日子辛苦了。建议今天停止训练,打扫卫生,整理内务,把那些商户送来的菜烧出来,晚上喝大酒,过立夏节,让兄弟们尽个兴。

众人都喊好。吴队长说,行啊,你是值星班长,你安排吧,队伍解散。

众人鼓掌,围着周教官听命。周教官说每间屋子都要打扫干净,不能草草了事。被子呀,鞋子呀,衣服呀,都洗干净。徐班副说那些枪啊刀啊的误事,还不好看管。周教官想了想,说,有道理。那就都集中起来放正厅里,由严班长负责守卫。

吴队长带了队副张生凑了一桌麻将,丁山帮队长、队副洗了鞋子、衣服。吴队长说丁山今天表现不错,谁赢了谁给你“吃头子”。

一时半时等不到杨团总,眼看晚饭要开席了。周教官有些着急,来来回去门口看,面色阴沉了许多。人一着急,脾气也差了些。正好田班副迟到了一会,被罚站三炷香的岗。王五和两个人笑,也被罚站岗。四个人垂头丧气,拎着枪望着饭堂。

晚上在大厅摆了四桌。周教官让丁山陪队副张生这一桌,说这桌酒量最大。张生说,丁山,早就听说你小子能喝,今天咱们比试比试?丁山一边弯腰斟酒一边笑着说,不敢,不敢,听他们胡说,我两杯酒就躺倒了。

周教官站起来端起酒杯大声说,第一杯酒我们共同祝吴队长步步高升。

吴队长笑开了花,说,弟兄们辛苦。大家干了!

周教官又说,然后我提议每人都敬一杯,今晚我们一醉方休。从我开始。众人齐声附和。吴队长摆摆手,让大家静一静,问,站岗的都安排好了?别都喝醉了。

安排好了,你放心,今天特意安排了四人。吴队长。来,我再敬你一杯。周教官举起酒杯。

张队副已经喝多了,缠上丁山要划拳,丁山划拳不行,输了很多。张队副哈哈大笑,逮住丁山就灌。周教官忙走过来,说,张队副,听说你是“金拳银牌”,我们划几拳咋样?张队副说,来。丁山说,输了算我的。

几拳猜下来,张队副输得一塌糊涂,也记不清喝了多少,拉住周教官还要猜。周教官轻轻一推,张队副倒在地上就打起呼噜来。

地上都倒成一片的时候已经是三更时分,吴队长、张队副都被抬进房间里。周教官对丁山说,你赶紧睡觉吧,明天一早还要回。丁山头也有些晕了,但记得说谢,敬礼。

小船漂啊,漂啊,咋就漂不到回花石冲的那道汉?丁山急了,用手划,用脚蹬船帮子,还是不行。船顺着激流往下,往下……这时,集合的哨子响了。

丁山第一个跳起来穿上衣服列队,院子里灯火通明。他看见队副张生被五花大绑,上茅房都要带着的手枪也在田班副手上。徐班副、曾哥和几个站岗的每人手里端着一支枪,身上背着几支枪,正挨房间喊人。个个睡眼蒙眬地摸衣服扣子,有的站着又睡了。

周教官冲天放了一枪,枪声在凌晨格外刺耳。众人一下醒了许多。周教官面色像冬天的冰,怕人。

弟兄们,我们是共产党,是穷人的党,领导的是革命队伍。我宣布丁家埠民团现在起义了,这支队伍现在归红军,我们要打土豪分田地,解放穷人,让天底下穷人都有饭吃有衣穿。反动的杨团总已经在老盐店被我们抓住了,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不要怕。反动派、土豪劣绅都是纸老虎,你们看到了,枪在我们手里,张生被绑起来了,丁四爷他们早就逃到县城去了。现在,

我们就是丁家埠的主人,我们可以当家做主。我问你们,你们愿意起义吗?愿意加入红军闹革命吗?

院子里冷了一会。吴队长带头喊愿意,也有零星呼应的。有人喊,只要你周教官领头,我们都愿意。众人呼应。

丁山没有说话,他完全蒙了。他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共产党,他要回家,家里有伯有玉兰,有几亩荒地。

严班长喊,凡是抗拒起义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他拉了一下枪栓,很响。是敌人,我就可以当场毙了他。还有谁愿意走吗?

吴队长说,弟兄们,我们都是穷人出身,当兵吃饭,给谁都是干。可是给穷人干,就是给我们自己干。放着主人不做,谁愿意去当奴才。

周教官说,吴队长说得好。张队副,你呢?

张队副说,事到如今,我也参加了吧。

周教官说,好,松绑。你们按计划行事,我送丁山。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话,共产党人也讲良心,讲孝顺。

丁山战战兢兢不敢动,周教官走上前拉住他。走吧。声音软和、温热。丁山不抖了。

九

鱼肚云映红了东方,晨风吹来了麦苗儿香。斑鸠长一声短一声地鸣,初夏,能听到草木拔节的声音,空气中有一种躁动。

周教官把丁山送到码头,帮他整理了一下行李背带,说,人各有志,你不同意革命也不是错。但是时代的洪流来了,你无法置身于外。

丁山鞠躬,说不出一句话来。周教官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大洋,说,这是我们民团的共产党员给你凑的,拿回家好好孝顺父亲,早日把玉兰娶回家。我也想过安稳日子,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周教官抬眼远望,远处群山深浅,云遮雾罩。

丁山眼泪下来了,跪下磕头。周教官忙拉他起来,说,我们共产党不时兴磕头。过去我们都是给地主老财磕头,今后除了父母,你不要给任何人磕头。

船顺流而下,周教官模糊成了山。

船老大盯着丁山看了看,说,你是民团的吧?丁山点头。那你咋回了呢?他们都去开仓放粮分地呢。我俩儿子都去了,我要不是周教官定好的,我也去了。丁山说,那丁四爷家呢?

也肯定得分,共产党说了这都是咱们的血汗。

船老大一手摇桨,一手在光头上摸,来回地摸。咱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白花花的米啊,晚上吃它个饱。你不知道吧?昨晚斑竹园、李家集、南溪都闹起来了,还杀了一个“张阎王”,那个“张阎王”手上有好几条人命呢,听说他家里有金山银山啊。

船老大喊起了号子:

小小茶棵矮登登,
手扶那个茶棵哟,
叹一声。
白日啊摘茶摘到晚,
晚上炒茶到五更……

风顺水顺,日头还老高,丁山就回到了家。屋顶上的茅草又被风吹掉很多,门前石磨也都是灰。丁山喊了一声,伯从屋后菜园里出来,放下锹抓着他从头看到脚,又让他把上衣解下来。丁山说,咋了?

听说丁家埠闹事了,包家畈还杀了人,你没事吧,没伤着你吧?

我没事。伯,看,我好好的。丁山原地转了个圈。

你丁四爷呢,他没事吧?

我回来的时候,四爷早走了,一家人都上城里去了。听船老大说今天要

去分他家产呢。丁山打开行李,拿出来一大块腊肉。这是早上周教官硬塞给他,说带给伯的。

丁山和伯坐在石磨上,把前后经过说了好一会,才想起把腰带里的大洋拿出来。这钱是周教官和民团的兄弟给我凑的,明天就把李善人的“印子钱”还了。从今后,咱过咱们的安泰日子。

这一闹,怕以后没有安泰日子过啊。伯叹气。明儿你去玉兰家,送一袋米,送一块钱去。

嗯?丁山没想到伯说这样的话。

你不在家,我已经托人给你定下了。这世道乱,我也不知还能活多少年,想叫你们抓紧把事办了。伯咳嗽了两声。

丁山跳起来摘桃树叶,又捡起一块石子,向山谷扔去。抢过伯手里的锹,往山坡上奔。伯喊,菜园地在屋后,你去哪?

玉兰,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丁山在心里喊。

玉兰妈说,玉兰前几天去斑竹园了,说好昨天回来的,到现在还没回,我正着急呢。

她一个人去的吗?丁山吃了一惊。

不是,和村里识字班老师,还有几个姐妹。你别去找,她今天该回来了。她还说你立夏节回来呢。

婶,那我等她。丁山操起一把锄头,去玉兰家西屋山头一块地里除草。玉兰妈端了一碗水来,和丁山说着闲话。玉兰妈说,那识字班老师人好,知道好多山外面的事,说天底下的穷人要是都一心,有钱人就不敢那么霸道了。丁山停下锄头,说,婶,让玉兰离他远一点,一个女孩子家……玉兰妈笑,老师也是女的。丁山说,我不是说男的女的。

正说着,玉兰回来了,脸红扑扑的。见到丁山很意外,说,你没有去斑竹园?

去斑竹园干什么?丁山也奇怪。

丁家埠、李家集、南溪的起义军今天会师斑竹园,说成立一支穷人的队

伍,叫红军呢。我怕妈着急,才回来告一声,明天还去。

玉兰,你咋知道这些的? 丁山有些害怕了。

那街上到处都是红旗,都是人,都是标语呀,还敲锣鼓,喜庆得不行。小雪老师还在那里等我们呢。你咋不和丁家埠周教官他们一道? 玉兰不笑了。

我不是惦记家里还有伯和你嘛。丁山一时觉得矮了许多。

好男儿志在四方,天天就惦记家里两亩地啊。玉兰嘴撅起来。你去看看,斑竹园好多半拉小子都参加队伍了呢。还有女的。

玉兰,你不懂。他们那是去杀人,去要人命的,他们叫革命。丁山急得直跺脚。

人总是要死的,出去创造新世界,总比在家里穷死憋屈死强。玉兰脸挂下了。

玉兰,我好不容易才逃回来,不是周教官都差点没命了。玉兰,你变得我都怕了。

玉兰总算笑了一下。咋了,玉兰还是玉兰,是你眼睛里只有花石冲了。

丁山咋也睡不着了,睡不着就起来看月亮,听夜鸟叫山,任风吹衣襟。才几个月,玉兰说的咋和周教官、徐班副说的一样啊。

突然,一团嘈杂的声音,一些凌乱的脚步,丁山吓了一跳。刚回头,有枪栓响,一个硬硬的管子抵住了他的头。接着有火把照亮了夜空。几个穿黄制服的人抓住了丁山。

王连长,他就是丁山。我怀疑是共产党。李善人从暗处走过来。伯也起来了,被一个当兵的拉住不许动。

李善人,你凭什么说我是共产党? 丁山一激灵。

你从丁家埠回来,又还了我两块银洋的账。你家里就俩光棍,屁打板凳响,咋会有银洋? 一定是在丁家埠抢了大户的钱财。抢大户钱财的肯定是共产党。

李善人笑起来,丁山能看见他的大板牙。

王连长用手枪抵住他下巴。说吧,不说今天毙了你。你还有没有同伙?

李善人拍着手说,这些刁民不杀完,咱们就没有好日子过。王连长,抓到共产党你有赏呢,死的也值钱。

丁山突然镇静下来。长官,我是立夏节第二天从丁家埠民团逃回来的。如果我是共产党,怎么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斑竹园? 共产党咋没给我好处?

也对啊。可谁能证明?

丁四爷能证明,杨团总能证明。丁山声音很响。

丁四爷家被穷鬼抄了,他人也跑了。不过杨团总现在是我们保安团的团长,你认识他,我就带你去见他。保不准你小子还能捞个一官半职呢。走吧,是骡子是马,见到团座才明了。

李善人说,王连长,你别听他瞎说……话没说完,王连长把他划拉到边上。

丁山回头喊,伯,你老照顾好自己。对玉兰说一声,我过两天就回来。

走。有枪托子打在屁股上。

李善人,我×你祖宗! 丁山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话,消失在夜风里。

十

丁山被磕磕绊绊带进县城,杨团座灯下一看,哈哈笑起来。大侄子,咋把你绑来了? 王二狗,你真是狗日的,看把我大侄子绑的。掌嘴,掌嘴。

王连长忙给丁山松绑,说,兄弟,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可要高抬贵手啊。我哪知道你是团座的大侄子。

杨团座走上前来。大侄子,听说你从“共匪”那儿逃出来了,好,好,咱爷俩一样。以后跟着我干,有我吃的就有你喝的。

杨爷,让我回家耕田种地吧,我真不是当兵的料。丁山有点绝望了。

真想回家?

真想。

杨团座脸挂了下来,眼也立陵了。大侄子,阳关道你不走,要走独木桥啊。咋,莫不是你还想投靠共产党!如今这世道,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事,你想得美。老子想打仗啊?周教官他们差点要了我的命。亏着我命大福大,我那么信任他,让他当班长,当教官,他居然要杀我。那个吴队长也……提到这我就想杀人。王连长,明天把丁山伯捆来,让他爷俩一道回老家。

杨团座把盒子枪拔出来向桌子上一扔,哐当一声巨响。

丁山沉思了一会,说,杨爷,我跟你干,别找我伯的茬子。

杨团座一拍桌子,茶碗叮当响。这就对了嘛,大侄子,到我的警卫连,我能亏待你!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王连长,明天吩咐李善人给我大侄子家送两袋米,半个猪,让我那大兄弟也享享福。妈的,这李善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借我手杀大侄子啊?哈哈哈哈哈,王八蛋。

丁山突然想起来,周教官在大王庙不是说杨团总在老盐店被抓了吗?心里疑惑起来,这是咋回事?

杨团座说,大侄子,我还让你见一个人,你保证认识。王连长,喊管家。

管家来了,居然是瓜皮帽。瓜皮帽握住丁山手,捏了捏。小兄弟,在咱都是穿衣吃饭,杨爷仗义,跟着他干,升官发财是早晚的事。男人要有血气,小小年纪就想在山里种一辈子田啊。

杨团座说,你瞧,管家这话就是我想说的。你守穷山沟一辈子啊,这世道撑死胆大的。管家,你带大侄子去领衣服,行头,还有汉阳造。大侄子在民团就要过枪,老猫上锅台——熟路。你王二狗以后也多学着点。

后来丁山把前后经过一说,瓜皮帽笑起来。山不转水转啊,你四爷家产被分光了,人现在流落南京。这才几天,就河东河西了。丁四爷临走时我央他给我荐到杨爷这儿,算是有碗饭吃。

丁山问,杨团总咋变成杨团座了?

杨爷命大啊。在老盐店被两只手枪抵住头,人都捆起来了。后来看管一走神,让他从后窗户跑了。他也不敢回家,直接到县城里找到表舅,花了大价钱当了团长。

那他家没事？丁山有些恨恨。

当晚共产党又撵到他家，抄了家产和几支快枪，他家里住的一个清乡委员也被丁家埠起义民团打死了。上头为这事恼得不行，正调兵要“剿灭”共产党呢。瓜皮帽小声说。

那周教官会不会……丁山担心起来。

没事，保安团要能抓住他，不早抓了。杨团座恨不得点他天灯。

叔，我咋办？

审时度势，随遇而安。你看我，给四爷当管家，给杨爷当管家，就是混个时间，说不定时来运转呢。瓜皮帽站着说话不腰疼，丁山想。

我咋能去杀人。丁山快要哭了。

杀人也分杀什么人。恶人不杀，人家不杀你？土匪不杀，人家不抢你？你别看叔瘦得像山鸡，该杀人的时候也杀。我问你，你咋被绑这儿了？不就是李善人害的嘛。

瓜皮帽把汉阳造递给丁山，丁山摸着冰凉。

丁山后悔那时不该回家，早知有这样的后来，索性跟着周教官去闯一个新世界。周教官在丁山心里是一盏灯，能照亮自己的想法。

瓜皮帽说，什么时候当好人都不迟。对好人、对穷人，你枪口抬高一寸，就是积德。丁山觉得很有道理，就常和瓜皮帽说心里一些不解的事。说过了，心里感觉好多了。

十一

丁山参加保安团后的第一仗就是清剿土匪“药葫芦”。“药葫芦”抢了国民党军的几车军火、物资，上峰震怒，勒令县保安团清剿这股土匪。“药葫芦”流窜在金家寨、西大山和金刚台，抢百姓，抢国军，抢红军，抢女人，能抢的都抢。人强马壮，又依据西大山，易守难攻。保安团攻打两天都没有拿下，损失惨重。杨团座急了，带上警卫连亲自上前线查看，让丁山贴身护卫。

狗日的“药葫芦”快给老子打成穷鬼了。杨团座不停地号叫。

丁山观察了一段时间后说,这样打不是办法。

杨团座忙把望远镜递给丁山,大侄子,你仔细看看想想法,不能眼见着你杨爷打成孤鬼,立功有赏。

丁山说,前面工事太坚固,硬打我们吃亏。这边假进攻,吸引他们火力。找一个当地老乡,绕到后山,让一个排的人带足手榴弹,靠近后院墙一起扔。他们阵脚一乱,乘势就可以攻上去了。

杨团座击掌。好,这主意好啊,奶奶的,丁山你小子天生就是打仗的料。一营长,给我从后山上。

下午,后院子炸了起来,火光冲天,地动山摇,“药葫芦”前方乱了,火力明显减弱了。丁山带着警卫连趁势攻了上去,喊声如潮。杨团座大喊抓“药葫芦”,要活的,活的值钱。

大门被炸开,众人一哄而进,后山进攻的人也杀进院子,“药葫芦”的人跪成一排举手,只是没见到“药葫芦”。杨团座带人满旮旯缝里地搜,终于在一个柴火堆里抓到了“药葫芦”,杨团座哈哈大笑。谁知,柴火堆里还有一个人,扔了一颗手榴弹出来。丁山只觉得眼前一黑,啥都不知道了。

等丁山醒过来已经在医院。丁山问咋了?瓜皮帽说,你救了杨团座,手榴弹响了你把团座压在身下,团座毫发无伤。杨团座说,你知道在紧要关头保护上峰,有功,你现在已经是连长了。

丁山嘀咕,我哪里是护他,我自己都不知咋回事。瓜皮帽也笑了,说,当就当呗。当了连长有了权,可以当更大的好人,成更大的事。

西大山一战,上峰奖励一千块大洋,杨团座官升一级。庆功会上,杨团座吐沫星子乱飞,喷了丁山一脸。

丁山对瓜皮帽说,我一看他脸上油光就恶心。他和瓜皮帽无话不说了,他隐隐地觉得瓜皮帽和周教官是一样的人。

十二

丁山因为在汤家汇抓共产党不力,杨团座要关他禁闭,管家在旁劝。杨团座拍着桌子吼了半天,大核桃也震掉在地上。管家拾起,擦干净灰放好。丁山等他停息了才说,团座,那些共产党头上又没有字,往人群里一钻,都像鱼在河里游,鸡咋能抓住鱼?

杨团座说,大侄子,我要是查到你暗通共产党,别怪我要你的命。到那时我才不管你是鸡还是鸭子。

两天后的傍晚,瓜皮帽脸色阴沉地走进保安团第一连连长丁山寝室,轻轻掩上门,拉上窗帘。

和你说个事,别冲动,一定要冷静。瓜皮帽抱着胳膊堵住门。

你说,我打过仗,从死人堆里走过的。能有什么事比生死大?丁山有些意外,瓜皮帽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

你伯前晚死了。瓜皮帽声音冷得像冰。

屋里静得听到呼气声。好一会,丁山才一把抓住瓜皮帽。咋回事,说,快说。丁山低声怒吼。

瓜皮帽反剪了丁山双手把他按在椅子上,凑在他耳边说。我说的很重要,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你、我都没命了。

瘦瘦的瓜皮帽两手像铁钳。

前晚三更了,花石冲的李善人找到杨团座,给了杨团座一张两千的银票。说事成后,再给两千大洋。杨团座问什么事,李善人就说下午带人去收租,你伯抗租,两方推搡起来,你伯被推倒掉进山谷里跌死了。知道你现在是连长,怕你带兵回去报仇,来求杨团座。杨团座收到银票后应下了,说包在他身上了。

这么大的事,杨团座为什么不告诉我?丁山冒冷汗。

就是怕你回去报仇,才一再命令不许告诉你,说过几天还要有一场大

仗。瓜皮帽说。

丁山又跳起来就往外跑,被瓜皮帽死死拉住。

丁山,你想不想成大事?

成什么大事!我伯被人害了,我手里有枪连烧火棍都不如,我有什么脸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比杀父之仇还大的事。丁山哭起来。

瓜皮帽堵住门,说,你哭吧,等你哭好了我才说。

丁山好不容易止住了哭。

你现在回去,肯定找不到李善人。你没有了动静,说明事情了了,他才敢回家。你敢擅自带兵回去,别说连长的位子保不住,性命都不一定能保住。杨团座可以以你违抗军令枪毙你。再说,杨团座也不可能让你带兵回去。你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你拿什么报仇?你性命都没有了,咋报仇?

那你说咋办?一条命啊,不能就这么了了。丁山手都在桌子上拍出了血,殷红。

如果你真想报仇,就听我的。瓜皮帽按住丁山的肩膀。过两天就有个机会,就看你的了。

丁山觉得自己的心被一只手拽着,越拽越紧,痛得他不能吸气。

伯现在呢?我起码要回去料理一下后事。

后事安顿好了,玉兰妈操办的,杨团座安排我去了。墓在后山坡上,立了木牌。瓜皮帽平静地说。

见到玉兰没?

没有。她妈说她去斑竹园了,和识字班老师一道的,据说跟一支队伍走了。

是红军吗?丁山忙问。

应该是吧,她是从斑竹园走的。瓜皮帽贴着丁山耳朵说。

丁山长出一口气,向花石冲方向跪下,磕了三个响头,说,伯,你老安心走吧,儿子现在也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了!

瓜皮帽陪他跪下磕头。

1930年立夏节,县保安团配合国民党独立旅和48师、13师在南溪“围剿”红11军第32师。

“剿匪”总司令命令保安团配合,杨团座命令第一连打先锋。瓜皮帽说,丁山,知道杨团座的意思?

知道,借红军刀杀我呗。如果我死了,几千大洋落在杨团座腰里就稳当了,他眼里只有钱,命就是一棵草。我这样的命好找,钱不好找。

知道了杨团座的用意,丁山反倒轻松了。

瓜皮帽哈哈一笑,说,丁山长大了。你知道第32师师长是谁?是丁家埠民团的周教官。你的枪能对着他吗?

不能,绝对不可能。丁山攥紧了拳头。

那好,你去找杨团座这样说……瓜皮帽握紧了丁山的手。

报告团座,正规军根本不拿我们当回事,前几次他们“围剿”都失败了,这次却让我们打先锋,明显是让我们当炮灰,他们好捡便宜。

丁山站直了报告,脸色平静。

杨团座在地图前回过头来看了丁山半晌,点点头,牙疼似的吸凉气。奶奶个熊,鼻大压嘴呀,他们治我们一个违抗军令咋办?

打先锋也行,上峰也要给我们补充枪支、弹药、人员呀,咱不能白打。不然我们的家当打光了,你杨团座说话就不硬气了。

说得对。好,你要什么,开个单子来。我来找他们。你要给我面上贴金,打个样子给那些狗日的看看。他们想摘桃子,门儿都没有!

核桃声急促,刺耳。

是。杨团座随我们第一连督战吗?你亲自指挥,我们心里有底,兄弟们就不怕死。丁山两脚又一并。

杨团座双手乱摇。大侄子,你打先锋,我心放肚子里。你那里一打响,我带大队人马立马包抄上去。对了,你知道“共匪”32师师长是谁?是周教官。你要抓住他,要活的,亲自交给我。奶奶的,大丈夫报仇等不得十年了。

是。丁山响亮地应了一声。

队伍扎营在丁家埠,丁山把连部设在丁四爷宅子里。宅子空荡荡的,石狮子倒了,门板被拆了,墙上到处都是红军的标语,戏台上的木柱子也被拆走了。丁山走到第三进院子,果然还有个门,直通史河岸边。丁山让勤务兵从后门接来了瓜皮帽。瓜皮帽捎来了一段话,丁山听后鼓掌大笑。

丁山让瓜皮帽守在连部,自己带了一个亲兵班,连夜赶往花石冲。天亮前回到丁家埠,冲瓜皮帽一抱拳。

曾先生,我大仇已报,下面听凭吩咐。

第二天,保安团第一连宣布起义,所有装备、人员直接编入红 32 师。国军 48 师、13 师看先锋队反水,又守住了丁家埠咽喉要塞,没放一枪,退回湖北电报南京。

杨团座听说丁山反水,跌坐在地上。新配的钢枪啊,几十箱子弹,让共产党的军队得去了。他大骂瓜皮帽,逮住了要剥他的皮。

南溪镇红 32 师指挥部,周教官出门迎接丁山,丁山上前敬礼。

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第 11 军第 32 师第一连连长丁山率部前来听令。请指示!周教官笑哈哈地握住丁山的手。丁山同志,欢迎归队。

瓜皮帽笑着说丁连长,你看这位是谁?

一个戴八角帽的女战士走过来,离他三步远站住。丁山连长,你好吗?

玉兰!

十三

丁四爷联合了一些乡绅弹劾杨团座,南京震怒,命令将人押解,提交军事法庭审判。

1931 年初夏,一支装备精良的“铲共还乡团”从汤家汇杀回丁家埠,团长是丁四爷。沿途很多红军家属被害,分得的财产被抢回。

阴雨连天,日头隐在厚厚的云层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似乎太阳也怕了丁四爷。

站在昔日繁华的大宅子前,丁四爷如狼般嚎叫无泪,见人就杀。红 32 师周师长听报后拍烂了桌子,命令一营飞驰丁家埠,迎头痛击,务必全歼。丁山领命,告别两个月大的儿子丁立夏,从斑竹园连夜开拔。激战一天后,丁四爷被围在大王庙。仅剩的几个团丁也纷纷跪地举枪投降。

丁耀祖,投降吧! 丁山对着大殿喊话。

丁四爷打开大殿大门,丁山示意不要开火。丁耀祖,放下武器。

丁山大侄子,你出息了! 当初你投奔我,送你去民团是护你四爷的,你今天却要我的命了。这就是报应吗? 丁四爷哀号。

他看上去老了十岁,稀疏的花白胡子。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攥着手枪,檀香木珠子戴在手腕上,也没有了往日的油亮,像个黑布条。

丁耀祖,放下武器,接受公判,或许能饶你不死。你想想那些被你杀害的红军家属吧,他们难道不是命吗! 丁山大喊。

我家产没了,老婆孩子流落街头。我回不去过去的日子了,我也不可能过你们的日子。我好好的日子被你们祸害了,我现在活着和死有什么区别?

丁山,四爷最后求你一件事,别让我暴尸荒野就行,也不枉四爷曾经对你。

丁四爷看了大王庙一圈,慢慢地举起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丁耀祖……

柏树上的几只喜鹊被枪声惊起,鸣叫着冲天而去。

尾声

2014 年立夏节,丁家埠立夏节起义纪念馆——大王庙,来了一批游客。其中一个腰板挺直的老人久久地立在一幅相片前凝视。相片里的男子戴八角帽,国字脸,双目炯炯有神。

众人见状纷纷围了上来。丁首长,这是你父亲?

不是。他是我父亲的教官,也是父亲革命的领路人。

这个纪念馆里有你父亲的记载吗?

有。

老人颤抖的手指着牌子上一行字：除一名团丁要求回家外，其余的都拥护起义，参加了革命队伍。

我父亲就是那名回家的团丁。老人说。

发表于2016年第10期《安徽文学》

2017年第1期《小说月报》选载

张子雨，安徽省霍邱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集《打死我也不信爱情》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4年卷，并获“安徽文学奖”。出版有中篇小说集《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长篇小说《黑白布局》《旧城》。曾获安徽省首届小说对抗赛金奖和安徽省社科奖。多部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作家文摘报》等选载并获奖，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2014年被评为“安徽省拔尖人才”，现为安徽霍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尘 缘

流 冰

菜市管理办主任郭春伏在窗台上喊秦杰时,秦杰正蹲在菜市大公厕的坑道上使劲,听见叫喊慌忙提拎着裤子出来吼了一句:“叫魂啊!早不叫晚不叫的。”

郭春就说:“你真不识好歹,喊你有事哩!”

秦杰答:“甚事?”

郭春就做了个接电话的手势:“快接,你的电话。”

秦杰一惊,八成是儿子打电话催钱来了。这小子考了所不中不响的专科学校,还人五人六隔三岔五打电话回来要钱。

拿起电话一听,不是那小子。

一个女人在电话里说:秦杰,我是殷桃。

殷桃在电话中说礼拜六想过来看看。

秦杰心里一激灵,嘴里应付着说好啊好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好些年了,都快淡忘了,突然一下子冒出来感觉生活很不真实。

殷桃是他中学同桌,对他挺好的,人家不嫌弃秦杰家穷,有时在课间还用胳膊肘故意碰他两下,望他的眼神也邪乎得很。从初一到高二,俩人同桌三年,同学近五年,没有口角,话语也不多,但彼此都默默关照着对方,尤其是殷桃。只可惜后来她随家里人转学走了。临别那天,殷桃捧着一大摞同学们赠别的礼物踱到秦杰的课桌边,有些不舍,眼泪汪汪的。秦杰当时很慌乱,赶紧把课桌上刚刚发下来的一张 99 分的试卷塞给殷桃,说,真不知道你要转学,什么没准备,这个送你做个纪念吧。

殷桃就笑了,露出两颗俏皮的小虎牙。

之后,秦杰就不断收到广州那边的来信。那年暑假,殷桃还跑回小城与

秦杰一起去城郊玩了一天。后来秦杰落榜了,紧跟着复读,最终还是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老师们把这结果归咎于秦杰的早熟早恋,秦杰的父母恨铁不成钢,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那个远在广东的殷桃身上。1992年,秦杰不顾家人阻拦,上了一班开往南方的列车,结果到了广州连殷桃的影子也没见着,信封上的落款地址已经易主,人家告诉他,这家人早搬了。问搬哪了,人家也不知道。打了两年工,秦杰回来顶了他老子的职,在一家工厂里上班。与马红结婚后的第二年,厂子就垮了,好在马红的父亲是市食品公司的,就着这层便利,秦杰在西门菜市摆了这么个牛肉案……

秦杰这时想想很好笑,一晃就20多年了。

走至门口时,郭春在背后叽咕了一句:“没想到你还有海外关系哩。”

秦杰不解:“‘河内’关系都没有,扯甚‘海外’的?”

郭春说:“这女人从学校追到侨联,再从侨联追到你们厂,一路电话打探到我这儿,这关系还能一般?”

秦杰停下来,侧着身子问:“甚?这人哪儿的?”

“装蒜!美国的,难道你真不晓得?”

“美国的?哪儿?”秦杰又咕噜一声。

郭春说:“美国明什么州?地名怪别扭的,我说不好。”

秦杰回家对马红淡淡地说:星期六有个美国的同学过来看我。马红就问:谁啊?秦杰说初中同学,说了你也不认识。马红慌了神,美国来的这还了得,赶紧从箱底翻出存折来,说:“还有6000多块,今才星期四,你明晌赶紧买些涂料找个工匠把屋子里里外外刷一遍,另外买台抽油烟机装上,你看家被熏成甚样了,做菜时别呛着客人,穷点没事就是不能太窝囊太寒酸,让人家小看……”

秦杰点头,心里像做了件亏心事似的,有了种隐隐的愧疚。

晚上,马红就开始打扮秦杰,就地取材,把儿子的皮箱翻了个底朝天,找到条牛仔裤,往秦杰身上一比画,长了些,一剪刀就截下一段,然后送了裁缝

铺锁了边,再把儿子酱红色的套头羊绒衫给秦杰套上,说,你一个卖牛肉的穿西装也不像,这身打扮好,不丢面子不丢人。秦杰的心思却不在这方面,木讷木讷的,被马红折腾够了,没精神,心里怅怅的有些犯困,说,随你。

星期五晚上,秦杰就去理发铺把头发给做了,定了型,毛巾包着睡到第二天一早去起摊,经过姜小蒜摊位时,秦杰停下来本想打声招呼,没料到姜小蒜低着头问了声:“师傅您要点啥?”秦杰就笑:“我啥也不要,我是你秦大哥。”姜小蒜这才把头抬起来,咧着嘴打笑他:“这哪是秦大哥,不待家里会美国女人跑这干啥来了?”

秦杰很尴尬地走过去嘀咕一句:“你这小丫头怎么也学着油嘴滑舌的?”

一早上,秦杰的心都像是揣了两只小兔扑扑乱跳。大家都拿美国女人跟他开玩笑,上午10点左右,生意开始好起来,大伙一忙就将这事儿给忘了。

下午1点刚过,殷桃来了,先进了管理办,20多年没见面了她怕一时认不出,由郭春领着走到秦杰的摊位前。

秦杰正忙着给一位主顾割牛肉,围着皮围裙,手上是星星点点的血迹,殷桃叫了一声“秦杰”,然后捂着嘴笑:“像,真像,跟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秦杰低着头不好意思:“甚一模一样?”

殷桃仍笑,怪怪的。

秦杰抬头偷偷来看殷桃,倏地就撞上了殷桃如水的目光,那眼神一下子就把他拉回到青涩年月。想起她拿胳膊肘故意碰他时的样子,秦杰难为情地把头又埋了下去,支吾着说:“这些年你还好吧?”

殷桃说:“蛮好的,1992年我们一家从广东去了美国,这期间听说你去广东找过我一回,后来我在美国给你寄去好多封信,却没见你回复。”

“我也是一时冲动,想去南方打工,不单纯为了去找你。至于你的信,我是好几年以后才看到的,全收在我爸的手里。”秦杰两只手搓来搓去。

殷桃看旁边围上来很多人,不打算待下去了,就说:“下了班我们再联系,这会儿我还得去下外贸局,这次回来主要是谈一个项目。”

秦杰说:“那晚上到我家去吃饭啊,我家马红都准备了。”

殷桃笑笑：“不了，晚上我在豪门宾馆大厅里等你，一起吃个饭好好聊聊。”殷桃说着就将一个盒子递给秦杰，“这是三星手机，路过移动公司时我买了张本地卡，装上了，有铃声响你就接一下，找你太不方便了。”

秦杰不想接，看她手就这么一直伸着，不接又不妥当，于是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手就接过来了。

殷桃走后，秦杰想人家又没说晚餐有没有其他人，更重要的是没说让不让带马红去，这可如何是好？编造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借口，最后都觉得破绽百出，经不起马红的推敲。他想好了，如果到收摊时还想不出新的无懈可击的借口，他就不去会这个殷桃了。

人嘴两张皮，说啥的都有。

下午马红就听说了，自个儿跑到了菜市来。

马红说：“嘴蛮紧的哦，原来是个女同学啊。”

秦杰低着头嘀咕：“男同学女同学有什么区别嘛。”

马红又说：“就是你那年跑广东要找的人吧？”

秦杰支支吾吾：“哪跟哪啊？你回去吧，我晚上不去会同学不就行了。”

“去，怎么不去呢？大老远的来一趟多不容易。”

秦杰听出了马红的弦外之音，就说：“说不去就不去了。”

马红又说：“说你这人吧，去就去呗，又不是去做啥坏事，错过了，还不晓得日后咋跟我别扭呢。”

俩人正说着话，盒子里的手机响了，秦杰望了望马红，马红努努嘴说：“接。”

殷桃在电话中问秦杰下班了没有，说她已回宾馆了，然后又把宾馆的地址说了一遍。这个时候秦杰很想问问带马红去可不可以，但始终没开得了口。殷桃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这老同学对你还真不赖，一来就送你部手机，冲这你也应该去。这钱你装着，手机大约多少钱你还她，还要尽地主之谊，不要让自己感觉欠了人家什么。”马红说着将刚取出来的一沓票子硬往秦杰怀里塞，说话的声音也

很大,好像不光是说给秦杰一个人听的。

秦杰却喃喃咕咕:“还是不去,那么老远的有甚好联系的呢?再说让你到时不晓得怎么揣想我。”

马红压低声音笑着说:“去吧去吧,人家是啥人,你是啥人,咱心里都有数。”

秦杰拿着手机半天没回过神来。马红说:“我看摊,你回去换双鞋,中午我新买的,就放在鞋架上,把头发吹下,直接去吧。”

秦杰说:“那你真不生气?”

马红低着头整理着案板,说:“出息,气啥?”

新鞋子踩在宾馆大厅的大理石地面上,秦杰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滑倒了。

秦杰再一次看了看手机上的短信,晕晕乎乎就上了7楼,出了电梯,顺着708往里摸,拐个弯就到了701房的门口,秦杰扯了扯衣服,轻轻敲了敲门。门很快就打开一条缝隙,还没等秦杰反应过来,就被里面的一只胳膊拽了进去,门啪的一声就关上了。

秦杰被抵在门后,被穿着睡衣的殷桃紧紧地搂着。

殷桃梦呓般喃喃细语:“秦杰秦杰你就是我的初恋,我这心里揪着10多年了你知道吗?”

秦杰喘不过气来,却又不知道怎样将她推开……

等殷桃恢复理智放开他的时候,秦杰的肩上已经留下了一排深深浅浅的牙印。

殷桃说着对不起就退回到沙发上坐下来,睡衣有些不整,也没穿胸罩,大半乳房露在外面,雪白雪白的,秦杰不敢看,却移不开视线,这样看着看着,秦杰就感到脑袋在充血。

殷桃看出了秦杰的状态,伸手就关了壁灯。黑暗中殷桃再一次拥抱了秦杰,秦杰没有挣扎,他也紧紧抱住了殷桃。

过了很久,打开壁灯,秦杰看到殷桃已是泪流满面。秦杰不知如何处置,靠在沙发上神情恍惚……

殷桃拽了几张面巾纸擦了擦泪水,站起来向浴室走去,关门时抛给秦杰一句话:“尽管你并不是我已在生活中走失的那个秦杰,可你依然使我感到亲切。这次回国,有很多遗憾,但我很满足。”

这样的语言秦杰在菜市场里已经很长时间没听到过了,有些不适,他站起来来回踱步,无意中就看到房间的书桌上面躺着他当年那张99分的试卷,突然间就感动起来……

晚餐的时候,俩人都喝了点酒,聊了许多开心的话题,不知不觉中就到了酒店打烊时分。分手的时候,秦杰问:“下次什么时候来?”

殷桃说也许没机会了。

秦杰又说:“怎么能说这话呢?”

殷桃悻悻地答:“项目没成。不过没什么,我已经圆了自己的梦。”

秦杰就说:“反正我搞不懂你们跑大码头的事情,不插话,我该回了,马红等急了会骂我的。”

出了宾馆,秦杰的脸仍旧烧烧的。

到了自家的门口,灯亮着,马红开门看到秦杰眼睛红红的,就问:“喝酒了?”

秦杰点头:“喝了。”

“说说。”

秦杰摇头:“头晕,明天说。”

倒在床上,秦杰就沉沉地睡去,马红却瞪着两只大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第二天早起,走了老远,秦杰又火烧火燎地折回来,手机忘带了。

马红说:“鬼联系你啊,那么着急。”

秦杰憨笑。

然而,一整天过去了,手机始终没有响过。晚上秦杰依然将手机充电待

机,睡着了也开着。马红觉得秦杰这回病得不轻了。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手机终于响了,是宾馆打来的,说殷女士走得匆忙,来不及话别,有个信封留在宾馆吧台上,让秦先生来取。

放下碗筷,马红说我也要去。

两口子骑上电瓶车,一路上秦杰都在揣想殷桃留给他的究竟是什么物件。到宾馆门口支好车子,秦杰走到吧台问了一下,服务生却要核实他的身份证,秦杰有些不高兴地递过去。等了一会,服务生把身份证退还给他,接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信封放在吧台上,说:“拿去吧。”马红手快,一下子先拿了过去,转身就往外走。

秦杰赶紧跟出来,将身体靠过去。封口已被马红撕开了,秦杰奋力去抢,俩人拉拉扯扯,信封掉在地上,露出一沓花花绿绿的美元。俩人一下子呆住了,秦杰没顾上钞票,赶紧弯腰捡起信封,然后将信封倒过来往手掌心里磕了又磕,却没有磕出任何内容。捏着信封,秦杰两只眼睛空洞地望着远方的夜空。

一会儿,秦杰掏出手机,查到那唯一的来电显示,按下了回拨键就嚷:“殷桃,殷桃,殷桃,你回美国了吗?”

对方传过来的却是语音提示:“对不起,你拨打的号码无法接通。”

马红攥着美元,瞅着秦杰茫然若失的样子有些心疼,轻叹一声,嘀咕道:“本来就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就像两股道上的马车,偶尔碰面,怎么能去要求一辈子都在一个马厩里吃草呢……”

发表于2013年第4期《安徽文学》

流冰,报刊编辑,作品散见于《通俗小说月报》《清明》《写作》《文学报》《青春》《安徽文学》等国内外百余家期刊,作品收入《意林签约作家十年典藏》、中国教育部规划课题实验教材等百余种图书,以及马来西亚PMR华文科预试试卷等。出版专著多部,主编图书多部,曾获安徽省金穗文学奖、安徽新闻奖、六安市“五个一工程”奖、六安市政府文学奖等。

美 殇

金从华

—

高考那年,我竟鬼使神差地考了300分,按说可以上新高职之类的学校,可我那土得掉渣的父亲说,山里人念个高中就不错了,文化多了没用。于是,我的学生时代就结束了。当时我还真的有些怨恨父母,认为他们舍不得花钱,因为那一年我哥哥定亲,在我们山里,规矩礼节多得要命,反正就一个字:钱。后来的一段日子,我又本能地原谅了父母。

一次,我听一个亲戚说,考试后父亲特地进城打听了“新高职”是怎么回事,才做出上述决定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若真的继续上学,我还真的有些急,我最了解我自己,不是读书那块料。其实很多女孩和我一样,到了青春期,就是一个分水岭,要么大踏步地上去了,要么大幅度地滑下去了,我和好几个姐妹都属于后一类。

大约是在高二下学期,我的成绩就开始下滑,现在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那时我爱打扮自己了,爱别人夸我漂亮了。我已注意到我不仅是全班最漂亮的,而且是全校最漂亮的。当一次一个男生说我是校花时,我高兴得回到寝室对着镜子看了半天。说真的,我的头发、我的眼睛、我的脸蛋、我的体形找不出任何的不足,就是你们现在看我,也没有哪一点比不上城市女孩吧。我们山里人有山里人的优势,这里的青山绿水、新鲜空气造就了我这样一个白皙、亮丽、丰润的美人坯子。

不是有首写兰花的诗吗,是不是叫“只缘馨香重,求者遍山谷”?我刚离校回家时,还真有不少人找我,有介绍工作的,有说媒的,几乎天天都有。有

人说话文明些还好,但有的就是冲着我的美貌来的,说的话让我烦都来不及。

我毕业那年,城里流行唱歌跳舞,光学校大门口就有三个舞厅和十几家洗头房,我也经常看到美容房无框门上贴着高薪招聘美容美发女的广告。

有天中午,我正在房间里梳头,来了一个打扮十分妖艳的少妇,进门就问兰兰在家吗,像是我们几百年前就认识似的。当我准备和她打招呼时,她竟用食指竖在她的红唇前,做了个不要吱声的动作。她说,你的美丽告诉了我,你就是兰兰对吧?哇!山里真有金凤凰,天仙也不过如此吧。说实话,对她的矫揉造作我打心眼里厌烦,甚至连叫她坐一下我都没有说,只是问她找我有什么事。她说,她是县城里一家美容院的老板,生意好得不得了,人手特别缺,又早听说我是校花,特地慕名重金来聘请我。我说,我刚出校门,一点美容的知识都不懂。她说不碍事的,简单得比梳头还容易。看来我是婉言谢绝不了她了,我便下了逐客令。其实我的脾气是很大的,好多男同学都怕我,那女老板最后也识趣,悻悻地走了。

像这样的事,后来也发生了十几回,其中还有几个我的高中同学来喊我,都是要我到舞厅伴舞或去美容院做事的,她们似乎把我当成了一棵摇钱树,我想方设法才把她们糊弄走。说真的,我从内心根本就看不起这些行业。

有一次,一个和我很铁的姐妹来找我,高中时她和我睡上下铺,我和她经常在一起开玩笑……可以说我和她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她那次找我的目的是叫我去一家娱乐中心当服务员,月薪一千元,小费不计其数。说真的那时我的美貌支撑着我,我是美女我怕谁?说起话来很硬气,我要让她们明白我在断然拒绝她们。但是我那个姐妹特别有缠劲,就是死缠硬磨的那种,说什么美貌是暂时的,金钱是永远的,体面是暂时的,后悔是永远的……最后我只好拿出我的撒手锏。我说,你逼我去做歌舞厅服务员,你就不怕黑虎撕了你?就这句话还真的把她吓跑了。

黑虎是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长得虎背熊腰的,他爸是我们县的副县

长,同学们除了我没有不怕他的。那时他一个劲地追我,他不是住校生,却一天三餐在学校吃,说是做我的护花使者,更容不得别人欺负我。我当然不会看上他,看他那德行。这是题外话。

二

说上述这番话的目的,是想告诉你们,这与我做保姆有关。因为我无法摆脱那些不三不四之人的纠缠,但又不满足屈居深山的现实,我内心里很想到大城市里找份工作,有个安身之所,去闯荡闯荡,也不枉到这个世上走一遭,也不枉爸妈给了我一个美人坯子。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绝没有靠青春吃饭的意思。

那是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吧,天气还很热,我在房里收拾书籍之类。这时我爸领进一个人,当时我没有太在意,他们在堂屋里说着话,然后我爸喊我,原来来人是我们的村主任三胖子。

三胖子是我们村直选的村主任,人虽胖些,但和蔼可亲,年龄长我十来岁,比我哥还大两岁,我爸在我面前经常夸他。那时我对他很崇拜,毕竟他管着两千多号人哩。

我爸说,还不快谢谢三胖子主任。我的面颊露出了些许笑意,不知三胖子为我做了什么好事,我心里盘算着,该不是来为我说媒的吧?

这次的确不是说媒的,也不是进企业做工的,更不是介绍去舞厅的,而是进省城当保姆的。三胖子是第一个介绍我当保姆的,我感觉怪新鲜的。他说,这是乡里书记给他的一个政治任务,乡长说是县长交办的,县长说是一个首长家要保姆,指定要到我们革命老区来找个保姆。找了半天,全乡只有兰兰适合。

我对做保姆本来不感兴趣。但现在不同了,这是村主任介绍的,这次你三胖子也该欠我家一个人情了吧。另外,这次去的是省城一个首长家,说不定对今后的前途有好处。我们村就有一个叫香香的,在县里一个局长家做

保姆,小孩大了之后,她就被局长介绍到一家公司做了会计,还转了户口。我当时大脑里就有这么一个念头,或者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我爸我妈也说过我不是侍候人的料,我就想给他们一个证明,我赵兰兰能屈能伸。

那天下午,我实际上没有多考虑,就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三胖子主任。三胖子说,马上准备,明早车子来接。

当夜,母亲为我准备行李,父亲在一旁唠叨做保姆的注意事项。我一夜翻来覆去没有合眼,天快亮时,我眯了一会。没多久,我被人叫醒了。我起来一看,傻了,接我的人说车子已到村口。我后悔了,真的后悔了。我扑到妈妈的怀里哭了起来,就像我们山里姑娘出嫁那样,久久不忍离去。其实那时我在城里住校,经常半年才回来一次,但这次特别伤心似的。

走了一段山路,我看见有一辆轿车停在路边,好像很高档,前面有四个环的那种。

陪我进省城的是县里的一位主任,客气得不得了。我的情绪也慢慢地稳定了许多。主任介绍说,我这次是去一位大首长家做保姆,我的主要任务是打扫卫生、洗三个人的衣服、做简单的饭菜和陪首长的母亲聊聊天,嘴要甜、手要勤,至于待遇嘛,没有比他家更好的了。平时无事可以学学电脑、看看书,只有一点必须切记,注意保密,不能和任何人说你在首长家做保姆。在首长家做保姆,首长说的任何话、做的任何事都不能告诉外人,首长家的电话你可以接,但绝不可往外面打……主任好像一路都在交代注意事项,这又让我感到焦虑不安,心里充满了惶恐。

大约日中时分,车子穿过了繁华的街市,在一片绿荫与别墅相间的草坪边停了下来。主任在前面领路,司机拎着我的两包行李随后。这是一套看上去有些陈旧的别墅,一位阿姨笑呵呵地出门迎接我们。我发现她一直注视着我,说,不错,不错,挺漂亮的。她还说,我的行李暂时放在外面贮藏室里。

进了屋里,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家具和装饰品摆放得让你无法挑剔,让你不得不佩服这件东西只有这么摆才合理,地面干净得让你不忍心不换鞋

子,让你不好意思乱丢东西,让你没有理由不感到拘束。

主任又把在车上对我说的话,当着阿姨的面说了一遍,然后就起身告辞了。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冷了许多,仿佛走的不是一个连姓什么我都不知道的陌生人,而是我的一个亲人似的,我感觉眼睛只要眨一下,泪就会马上下来。

我的房间在客厅的背后,阿姨领着我进去时,我简直不敢相信,里面的一切好像都是新的,而且散发着一股香味,淡淡的,好闻极了,连衣服都有好几套挂在衣架上。后来我才知道,我来的一周前,阿姨已经对我进行了了解,所以衣服、鞋子都适合我。房间里还有一把椅子、一张写字台,上面放着杂志和书。

我对面住着奶奶,也就是阿姨的婆婆,房间与我的一般大小,摆设也很讲究。阿姨说,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他们上班之后陪奶奶聊天,奶奶看上去很清秀,一点也不龙钟。

阿姨又领着我到卫生间,就如何使用抽水马桶介绍了一番。说真的,那是我第一次使用。阿姨又告诉我哪条毛巾是我的,哪把牙刷是我的,哪些护肤霜、香皂是我的,然后又告诉我客厅怎么收拾,房间怎么打扫,卫生间怎么冲洗,就二楼一直没有领我上去。

介绍、交代完了之后,阿姨让我进卫生间洗个澡,换换衣服,她那口气容不得我多想,更不容我磨蹭。我洗澡时,阿姨一直站在我身边,若不是在学校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洗澡,我肯定不好意思的。

午餐是阿姨亲手做的,并要我站在一旁学习怎样择菜,怎样开燃气灶,怎样烧菜、煮饭。说真的,我天生喜欢炒菜,那天中午我学到了很多。后来,他们经常夸我的菜做得好,不管是咸是淡,从没有埋怨过。可以说我的生活是从那时改变的,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山里姑娘,而是城里的一个大家闺秀。

奶奶也挺会聊天的,一天到晚有说不完的话,其实她是一直陪着我聊天的,她怕我急。这倒让我忘了思乡之情,只是有时奶奶问问我家乡的情况,

我才有说话的机会。

我喊首长王叔叔,他和阿姨一样慈眉善目的,非常和蔼,有时还用手摸摸我的头,我内心甭提有多高兴,我感到他就像是我的父亲,而我真正的父亲从没有这样亲近过我,也从没有这样宠过我。阿姨经常指着电视说,你王叔叔又在会见外宾。那时我已经知道了王叔叔是副省长。

王叔叔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架子,倒是每次到他家找他办事的人个个官气十足的。每次有人来家里找他,他都亲自泡茶、拿烟,从不让我动手,而且不管对方说什么,他都认真地听,有时还拿出本子来记。

最让我忘不掉的是,王叔叔经常嘱咐我要多看书、学学电脑,他家有不少的文学书、科技书,电脑始终放在一楼的书房,我随时可以打开。那时我忘记了我是一个保姆,有时竟把自己混同于王叔叔的女儿了。王叔叔有一个女儿,叫妹妹,在北京读大学。

三

我在农村长大,从不娇生惯养,又住校三年,家务活基本上会做,加之我又特别卖力,心情又好,王叔叔一家也特别器重我,我的保姆生活一直很开心,从没有感到累。王叔叔他们对我从不设防,我很感谢他们一家。

有一次阿姨喊我接个电话,我当时很诧异,因为我家不通电话,同学中又没有人知道我在这,会是谁呢?等我拿起电话,方知对方是个女孩,那女孩非常客气地喊了我一声兰兰妹妹,并自称她是我的妹妹姐姐,原来是阿姨在北京读书的女儿。妹妹听阿姨说,家里请了位非常漂亮的保姆,等她放寒假回来一定带我到都市的大街小巷玩个够。我当时又一阵感激,其实奶奶给我看过她的照片,她比我还漂亮,起码她的气质要强我一百倍。我穿的衣服、鞋子有不少是她留下的,都非常新。

我感觉我来省城之后又漂亮了许多,因为有了不少的时髦衣装,每天有足够的时间梳理,衣服还散发着香味,没有任何体力劳动。但我也有不满

足的地方,那就是一次商场没有去过,每天最多去一次菜市场。于是我等待着妹妹姐姐,我有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感觉。

那个寒假妹妹没有回来,因为她要考研究生,我多多少少有些伤感。

那年腊月二十,奶奶得了一种怪病,卧床不起,我原打算腊月二十六回家过年的,就没有成行了。阿姨说,你看奶奶这个样,不走行吗?我实在不忍心拒绝,因为这家人太好了。再说了,妹妹姐姐又没有回来,王叔叔整天忙于公务,多个人手总会好些。我留了下来,阿姨一家很高兴,我发现奶奶的眼角一直挂着泪,我的心里酸酸的。

腊月二十六,我一早上菜市,街上的人特别多,而且匆匆忙忙的,都是置办年货的,我想我爸他们也该在家里准备年货了吧。那时我家很穷,妈妈身体一直不好,我四个月的工资一千六百元一分未花,真想买点年货回家,看来是泡汤了。当时在回家的路上,我的眼睛湿润了。

进了家门,阿姨说,兰兰快准备一下,我送你回家。我当时怀疑我是否听错了,不料阿姨又补充了一句,说,送你回去看看,我们马上回来。我很感动,阿姨太有人情味了。

车子在外面等了好半天,我高兴得什么也没准备,只是临上车前又回去和奶奶告别一声,并在奶奶的面颊上做了个亲昵的动作,奶奶一脸的灿烂。

出了省城,车子飞快。其实从省城到我家,包括一段山路,有四个小时足够了。司机好像对我们县很熟,一路上打了好几次手机。

果然,车子到了我们县的县界,路边停着两辆黑色轿车,路边站着五个人,领首的我们司机喊他“李书记”,并把我和阿姨介绍给他们。我一眼就认出那个领首的是我们的县委书记,因为前年教师节,他去我们学校慰问,我清楚地记得李书记左眉毛边有个大黑痣。阿姨似乎有些埋怨,说他们太夸张了,太隆重了。

我们一溜烟飞进了县城,中午在一家大酒店吃的。由于下午还要赶路,午饭结束得很快。

一切好像都是安排好的,出了县城,在我们乡界处,也有辆小车等着,边

上有三个人,我们的车队停了,原来是我们乡里的书记、乡长等人。互相介绍之后,乡书记还不住地夸我漂亮,为我们乡长了脸。阿姨上车后就埋怨司机不该如此声张。

一路上大家围绕着阿姨有说有笑的,都不显得累。很短的工夫就到我家的,我家三间土墙瓦顶的房子依然如故,只见三胖子主任从我家出来了,门前像是特意清扫过。爸妈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激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李书记还掏出了一个大红包,上面写着五百元,递给我爸妈,他们是来送温暖的。这时我发现有一个人在摄像,可能是县里的记者。

爸爸和三胖子主任一直陪着他们,我和妈妈在房里聊着。大约半小时,我们要走了,我家门口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我的心里也很滋润。

乡书记很有礼貌地把我们送到了乡界,李书记他们又把我们送到了县界,回到省城天已黑了,虽然很累,但人神清气爽。我向王叔叔表述了回家的感觉,不料王叔叔责备了阿姨,我舌头一伸,回房间去了。

腊月二十九,王叔叔和阿姨要去开一个团拜会,整天不在家,而且晚上回来也很晚,要我照顾好奶奶。奶奶睡着后,我一个人无所事事,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找阿姨的。这时我忽然心血来潮,想起要给同学打电话,想了半天就想起了黑虎的电话,于是我就鬼使神差地拨了过去,不承想黑虎很快接了电话。

黑虎说,他一直在找我,并找到了我家,知道我在省城做保姆,然后又一阵埋怨。而我那时则有一种优越感,我告诉他,我在王副省长家做保姆,王副省长待我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

应该说上述话我是无心说出去的,也不是存心把王副省长家的电话号码泄露出去的。后来黑虎又来电话说,他爸要见我。我非常害怕,我知道他爸是我们县的副县长刘冬生。黑虎说见一面就不会打电话了。我说每天早晨在天鹅菜市场南门就可以见到我。

我真佩服黑虎和他爸,第二天一早就找到了我。他爸要我带他到王副

省长家拜年。我吓得半死,断然拒绝。黑虎爸说,其实王副省长他也认识,另外他也是因为工作上的事要找王副省长,这也是为我家乡做好事……

他说了一大通,我没有听仔细,反正我不太配合他,却不由自主地把他带到了王副省长的家门口。那天正好是双休日,王副省长在家,我说,我先进去,等一会吧,你一摁门铃我就开门。

不大一会,门铃响了,我的心骤然一跳,我开开门,果然是黑虎他爸刘冬生。说真的,我心里挺不高兴的,但伸手不打上门客,我只好把他让了进去。进门前刘副县长交给我一个信封,并让我在他走后交给阿姨。王叔叔问我来的是谁,没等我开口,刘副县长开口了,王省长,我是刘冬生,江南的,来给你汇报工作来啦。果然他们认识,但又不是太熟。王叔叔认真地听刘副县长的汇报,此间我不知为什么说了句,我和刘副县长的儿子黑虎是同学。王叔叔为了我这句话,还特意要留刘副县长吃饭。

后来门铃又响了一次,刘副县长起身告辞,说还有事要办。

那个信封是第二天中午我才交给阿姨的。阿姨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万美元。阿姨的脸都白了,王叔叔那天真火了,并对我说,兰兰,你是在把我往火坑里推,知道吗?那天我流泪了,我自责了好长时间。王叔叔费了好大劲才把那美元退还给了刘冬生。

后来刘冬生又来过一次。那天王叔叔不在家,他带来了一棵盆景,说是大别山的特产金边黄杨,并对阿姨口口声声说是来道歉的,他错看王省长了,真是有眼无珠。也真有刘冬生的,竟说服了阿姨。阿姨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我们家老王你是知道的,来汇报工作可以,若是搞歪门邪道那就请你出去。刘冬生说,不敢了,不敢了。阿姨和刘冬生说话,我一直坐在旁边。刘冬生临走时说,黑虎已到县政府小车队开车了,并让我回家时去玩。

不久后的一天,电话铃响了,是阿姨接的,阿姨问是谁,脸上的表情不太好,并把电话递给我。原来是黑虎打过来的,说他已到小车队开车了。我我知道了,就挂了。阿姨问那男孩是谁。我说我的同学。阿姨又问,你用过这个电话?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没有再敢看阿姨的脸,我预感我犯了滔天

大罪。

没过多久,阿姨告诉我,奶奶的病好转了,准备把奶奶送到老家去住段日子。我已听出了弦外之音,阿姨要辞我了。我强忍着泪。阿姨说,等奶奶回来时,她一定会通知我。

阿姨说用车子送我,我说不用啦,坐客车很方便的。临出门时我才想起我来时带的两包行李,上面布满了灰尘,一次也没打开过。

我走进车站时,很多人对我行注目礼,大约是我的长相有些出众。但此时,我想仅有美貌是不行的。

四

车到家乡已是下午,我没有一点饿意,也不想回家,因为这样回去会伤父母的心的,自己也觉得脸上过不去。怎么办?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我拨通了黑虎家的电话,不料黑虎不在,他家人要我拨他的手机,结果通了。

黑虎高兴得连话都说不清了,他让我在车站等他,他马上到。果然,十几分钟时间,黑虎就开着车子来了。我们谈了很多,我当然没有告诉他我是被炒鱿鱼的,我只是说太想家了,回来看看。

我问黑虎还记得省城阿姨家的号码吗,不承想黑虎一口就答了上来,我说想打个电话告诉阿姨已到家了。黑虎用他的手机把号码拨好递给我,不料这个号码已经是空号了。我有些伤感,我把手机递给黑虎,说,明天到镇上再打吧。

黑虎送我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盘算着在父母面前怎么自圆其说。下车时,我告诉黑虎,让黑虎把我的行李放好,等几天我过去拿,免得我拎上扛下的。

离开黑虎,走了一段山路,就到家了。然而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仅仅是半年之隔,我家的土墙房子变成了红砖瓦顶。后来爸爸告诉我是县里用危房改造资金建的,是一个姓刘的副县长批的。

我最终没能告诉父母,我被阿姨辞了,那样会伤了他们的心。于是我心里盘算着,我要将做保姆进行到底。在家住了一天,听父母吞吞吐吐的谈话,我知道村里有人在背后风言风语的,我想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漂亮,而且现在的小女孩很多都不自重,能怪别人吗?第二天,我告诉父母,省城阿姨让我早点回去。

其实,那一天,我直接去了广东东莞。

五

广东是个富得流油的地方,我的几个打工的同学早已告诉我了,说那个地方只要你肯弯腰,就可以捡到人民币。因此,我想去广东的梦做了不止一次了,若不是在省城做保姆,我早就去了。

车到东莞,已经是晚上8点多,整个街市高楼大厦、霓虹闪烁、车水马龙,让人眼花缭乱,又让人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燥热。虽然是4月,我感到已和家乡的夏天差不多了,于是我脱去一件上衣,搭在手腕上,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大包,朝一个公共电话亭走去。就在这时,我发现好几个男人用灼人的眼光在戳我的脸蛋和胸脯。我没敢多想,急忙找出电话簿,找我在东莞打工的同学的号码。电话一拨通,我有种惊喜的感觉,一下子好像很轻松,没有了害怕的心理。

接电话的就是我的高中同学笑笑。笑笑在一家合资企业负责文档工作,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白领,月工资在两千五百元左右。笑笑问我在哪儿,我说我在东莞。笑笑说我骗她,我说我赵兰兰活了二十二年,从来没骗过同学和朋友。笑笑又问我具体在什么位置,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笑笑问我身边有什么明显的建筑标志。我说我所在的电话亭对面就是烟草大厦,我边上就是“温州踩背松骨”。笑笑说,知道了,有烟草大厦就行了,“温州踩背松骨”到处都是。笑笑让我站着别动,她十分钟就到。

不到十分钟,笑笑就来了,笑笑的公司就在烟草大厦旁边。两年不见,我简直不敢认她了,第一感觉,她变洋气了,变漂亮了,与我这个乡下妹子相比,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我一直在用羡慕的眼光看着笑笑。笑笑说,你什么时候变成色眯眯的了?我说女人也是好色的。笑笑说,就我的身段,哪一点能和你比?我说,笑笑你的气质就比我好。笑笑说,不出半年,你赵兰兰就会成为东莞市市花的。

我和笑笑上了一辆的士,不一会工夫来到笑笑租的一套两室一厅的套房。真没想到笑笑如此夸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我听说大城市的地皮都是很金贵的,房子租金也是特别高的。不仅如此,她的房间还装有电话、电脑、大电视。我看了看笑笑,不再是羡慕,而是心生嫉妒了。因为在学校我一直是校花,这一切只有我才配有,现在笑笑却在我之前拥有了,我沉默了。

笑笑忙着给我泡茶,又嘱我去卫生间洗洗,又问我是否吃了。我说还是中午在路上吃的。笑笑叫我去洗洗脸,马上到外面去吃饭。走进卫生间里,我的心头升起了一团疑云。卫生间里挂着两套内衣,一套从型号、颜色上看是女人穿的,而另一套无论是从型号还是从颜色上看都不是笑笑穿的。按照直觉,我感到这是一套男人的内衣。

在笑笑领我去吃饭的路上,我问笑笑是否谈对象了。笑笑先是笑了一下,然后默不作声。我没有追问下去,我想笑笑有什么难言之隐。笑笑问我和黑虎怎么样了,我说没怎么样,他是他,我是我。笑笑说,你真不简单,怎么能摆脱黑虎的纠缠呢?我说,我是偷着来的,黑虎不知道。

那晚我和笑笑谈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笑笑叹了口气说,她和一个男人好上了。我说,知道了,卫生间那套男人的内衣早已告诉了我。笑笑说他们同居了,男人出差了,男人叫王书墨,是一家私营企业的总裁。从笑笑的口中得知,这个王总裁对她非常好,他的企业有加工厂、房产、宾馆等,笑笑就是他的房地产公司的业务主管。我问笑笑,这个王书墨长得如何?

笑笑说,他是除了钱,要长相没长相、要气质没气质的那种。我说,你怎么这样委屈你自己呢?笑笑说,谁让我缺少的就是钱呢?笑笑说,去年她哥的小四轮车轧死了人,要赔偿人家十万块,就在笑笑他们家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时候,王书墨答应帮助她,帮她家渡过了这个难关。

笑笑又说,她绝不是拿身子做交易的,他们是有感情基础的。我说我相信的,凭你笑笑的美貌,别说十万,就是二十万、三十万也不在话下吧。笑笑在我的腋下捏了一把说,你还是在取笑我。

我说,我这次来广东决定不走了,你的王老板企业做得这么大,能不能给我个立锥之地呀?笑笑说,这个我做不了主,得和他商谈,他这个人呀,你向他要钱行,赚他的钱或借他的钱比登天还难。我不能理解笑笑这话的全部含义。

说着说着电话铃响了,是王书墨打来的。王书墨说晚上陪客户喝多了,一觉刚醒便想起来给笑笑打电话。笑笑说,难怪打了几次电话都不接哩。笑笑又说,书墨,正好和你商量件事。于是笑笑就把我来广东打工的事向他说了,没想到王书墨竟答应了下来,说第二天回来就安排我到服装公司上班。

笑笑说,她曾经在王书墨面前夸过我的美貌。我说,好好的怎么说起我呢?笑笑说,不是我那次夸你漂亮,人家能这么爽快答应你吗?我内心也想,凭着我的美貌,能找不到工作吗?

那一夜我睡得很熟,而笑笑好像一夜没合眼似的。

六

第二天下午,王书墨来电话让笑笑带我去服装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我欣喜地在笑笑的额头吻了一下。

公司在一幢写字楼的十三层,总经理办公室外面是一些忙碌的人,每张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电脑。我和笑笑走过时,他们都不停地望着我们,有的还

向我们笑一下。推开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笑笑简单介绍一下,便留下我一人,自己走了。

总经理姓周,一股书生气,挺和蔼的。他问了我一些简单的情况,他对我当过一段时间保姆的经历很感兴趣。我说了个大概,是一个副省长家,半年后他家不需要保姆了,我才南下打工的。周经理说,总裁关照过他,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最后周经理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不过周经理又说,我的漂亮可能是人生最大的不足。

在周经理的安排下,我从选料车间到剪裁车间,再到制衣、成品、质检等各个部门实习,每到一个车间实习,周经理都会安排专人辅导。虽然上次周经理的话让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我内心还是感激周经理的,周经理给我的印象一直不错。

一次我和笑笑谈到周经理这个人时,笑笑说,生意人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笑笑劝我对周经理的期望值不要太高。我说,笑笑你想哪去了?笑笑说她没想哪去,周经理只是认为我能为他的公司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已。笑笑的话我没多想。

一个月的实习期到了,我盼周经理给我安排一个工作。那天公关部的郭经理找我,说周经理要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我高兴得竟连一声谢谢也没说,就从郭经理身边径直朝总经理办公室跑去了。

我刚敲了一下门,周经理就让我进去。周经理的老板椅背对着我,我进去时他才转过来,他端详了我很长时间,面上带着仿佛是贴在上方的笑意,一直没有抹去。最后周经理说,坐吧。周经理在桌上的一个红钉上摁了一下,这时郭经理进来。郭经理问周经理有什么事要做,周经理说他下午要和我一起去接待一个客户,他让郭经理带我去准备一下。

说是准备一下,其实就是去包装一下,先美容,然后去商场选了一些衣服。站在镜子前,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是如此青春美丽,真的验证了“人是衣服马是鞍”那句古话了。一旁的郭经理也不住地夸我。听到郭经理夸我,

我的脸突然红了,因为身边的郭经理也是一个美人啊。郭经理打量了我一会,说好像少了点什么。忽然她取下自己的白金项链硬要往我颈子上戴。我不答应,郭经理说临时借我用用,因为我下午有个接待任务,不能给公司丢脸。我只好戴上了郭经理的项链,这时我的周围满是羡慕的眼光。

下午5点,周经理驾着车带我来到一个叫香格里拉山庄的宾馆。周经理走在前,我紧跟后面,迎面来了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

周经理慌忙伸出手去,招呼一声,总裁您好。那个被称作总裁的人十分客气,与周经理握手,并说周经理好,周经理辛苦了。那个总裁的脸上一直荡漾着笑意。

周经理与总裁寒暄一阵后,转过身来准备介绍我。总裁说,不要说,我来猜猜,看你这么漂亮,一定是赵兰兰吧。我一头的雾水。周经理说,兰兰小姐你还不认识他吧,这是我们的总裁啊。我紧张得不知所措,原来他就是总裁,他就是笑笑的男人啊。这个笑笑真会开玩笑,这么有长相有气质的男人,她还不知足?我看天下的男人除了他,再也找不着第二个有长相有气质的了。

等我回过神来,想和总裁说句客套话时,总裁已经走了。周经理带我来到六楼一个总统套房里,里面坐着一个半秃的男人。周经理介绍说,他是高老板,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年成交额在一个亿。周经理介绍高老板时,高老板并不在意,他直盯着我。周经理马上介绍我,说我是公司新来的业务员,赵兰兰小姐。这时高老板竟伸出了手,我本能地与高老板握了一下手,这好像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男人握手,我真的担心高老板不松手。还好,他用左手在我手臂上拍了两下后松开了。我预感这是一个好色的老男人,像很多电影里播放的一样。

周经理和高老板谈了大约半个小时,我听得似懂非懂的,都是一些生意场上的事。这时周经理手机响了,是餐饮部打来的,说是让我们和客人一起去就餐。晚餐当然是十分丰盛的,高老板和一个司机,加上我和周经理,就四个人,却是满满的一桌子高档菜、高档酒,这是我从娘胎出来第一次见到。

席间高老板频频和我喝酒,我说我不能喝,他却拼命劝我。一旁的周经理也劝我,陪“上帝”多喝两杯。无奈,我只有端杯。其实我是能喝酒的,毕业那年黑虎请客,我喝三四两白酒都没醉,但是今天的晚宴给我一种鸿门宴的感觉。看看周经理一脸的和蔼,我又放松了许多。不过我心里还是警惕这个大色鬼的。我佯装醉了。

这时周经理接到一个电话,他说好好,马上就到。周经理告诉我,他又要去应酬一个客户,并从他的公文包拿出一个文件匣子,说是公司和高老板要签的合同,嘱我无论如何要把合同签了。一旁的高老板说,喝完酒就签。周经理走了,我和高老板又喝了几杯,忽然高老板趴在桌上,醉了。

高老板的司机搀起了高老板往 1108 号客房里去,并要我拎着高老板的皮箱一起来。我迟疑了一下,心想这合同是签不成了,我没有去的必要了,但看着高老板他俩艰难行走的样子,只好帮他们拎起了皮箱。

没想到,在房间的沙发上坐下时,高老板说话了,兰兰小姐,等会就给你签合同。这时那个司机倒了杯水,并给高老板送来两粒说是解酒的药。高老板还要司机给我喝两粒解酒的药。我说免了,我现在好多了。高老板说不碍事的,你喝吧。那司机也在一旁催促着。说实在的,我就在刹那间想起一个问题,这不是什么解酒的药,因我看过不少电影、小说里那些流氓都是用这种手段的。于是我说等会,水还烫,但我心里一直在想如何脱离狼窝。

我口渴,想喝水,我端起了杯子喝了口水,这时那个司机出去了。一直闭着眼靠在沙发上的高老板站了起来,并朝我走来。我的头皮突然一麻,我担心的事发生了。

我向门口跑去,门是反锁着的,怎么也打不开。这时高老板拦腰把我抱了起来,任凭我怎么骂,怎么打,他也不肯放下我。我想到了那个可怕的结局,我忽然有了力量,那也是我平生力量最大的一次,竟把高老板摔倒在地上,我呜呜地哭了起来。

高老板见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似乎是跪在地上恳求我,他要给我五十万元,我知道是那药起了作用,高老板的手一直在颤抖。

于是我只有和他周旋,想办法逃跑。我说你不能强迫我,起码也得让我有个好心情才行啊。心急怎么能吃烫豆腐呢?你说给我五十万元,钱呢?高老板一下子跳了起来,打开箱子,立马写了一张五十万元的支票。

我说,高老板你骗小孩子吗?要是我让你如愿了,明天这张支票是空头,我可是一包苦水呀。高老板说,兰兰小姐,骗你不得好死,你看我像骗你的人吗?钱对我来说多得像粪土一样,但你的美貌是不可多得的,我宁愿花五十万来买你的美貌。看高老板恢复了状态,我说,要不这样,你明天把五十万取来,我就同意和你在一起。我家也是急需要钱,不然我是不会出来打工的。

大约是药力过了,高老板的话也软了下来。高老板掏出一张名片,说明天让我随时打他手机。说完高老板打了一个电话,门开了,我走了。

那晚我没有回寝室,而是到笑笑那儿去,见到笑笑我失声痛哭。笑笑看到我头发凌乱、衣衫不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忙问,怎么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向笑笑描述了在香格里拉山庄那惊魂的一幕。

七

第二天,我没有去服装公司上班,而且决定永远也不去了。我把那份合同交给了笑笑,让笑笑转交给那位把我往火坑里推的周经理。说真的,那时我非常痛恨周经理,我已明白那是他们演的一出双簧。笑笑多少有些自责,问我今后怎么办。我说我想出去闯一闯,要不就回家。笑笑叹了一口气,说,我再到别处给你找份工作吧。我说,不了,你借我一千块钱就行了,日后我会还你的。

那一天我来到了广州。我背着个大包,拎着个小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是北方来的打工妹。沿路有不少人要聘请我,但看见那些男人不怀好意的眼神,我都马上拒绝了。有几个女的邀请我,我不热衷那种工作——不是洗头的就是洗脚的,所以我都婉言谢绝了。

晚上我在一家门面不大的旅馆过夜,有种凄凉的感觉,我想到我的父母,我出来这么长时间也没有给家里寄钱,也不知家里怎么样了。又想到自己的遭遇,我的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我家还不通电话,我忽然想起了黑虎,何不叫黑虎到我家看看,然后我再与黑虎联系呢?

黑虎的手机拨通了,没想到这么晚黑虎还开着机,该不会是为我吧?黑虎问我是谁,我没有答上来,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黑虎说,是兰兰吗?你在哪儿?不要走动,告诉我,我马上开车来。我稳定了一下情绪,说,你来了,我在广州,我好想家。黑虎问我怎么到今天才给他打电话,他说他找我都要找疯了。黑虎去了省城那个阿姨家才知道我没做保姆了,就又到我家去了。我问黑虎我家怎么样了,黑虎说我哥上坟时把山场烧坏了几百亩,人已被拘留了,要赔偿二十万元钱,我妈急病了,还在医院,现在家里筹的钱只够给我妈治病。黑虎要我赶快回来,他和我一起想办法,把我哥保释出来。

我一下子瘫在那电话亭里了。二十万元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我该怎么办呢?我的眼前一直浮现着铁窗里的哥哥和病床上的母亲,我感觉我快崩溃了。最后我还是想到了黑虎,因为他爸是副县长,找他爸或许能起作用。

第二天一早,我给黑虎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当晚可以赶到省城,黑虎说他晚上到火车站来接我。

晚上10点多,车子到站了。走出站台时,我一直到处张望,寻找黑虎。黑虎真的在那儿等着我,我招了招手,黑虎发现了。见到黑虎时,我竟扑到黑虎怀里大哭了一场。黑虎想抱我,又好像不敢抱我,最后还是把我推开了,说我们回去再叙吧。

到了黑虎家已12点多了。黑虎家冷冷清清的,我知道黑虎妈死得早,黑虎爸一直很忙,不是出差就是开会。我问黑虎,你爸不在家吗?黑虎说不在。我说,那不许你打我的主意。黑虎说,请你相信我。从内心来说我是相信的,黑虎的本质是很好的,这我知道。

我们在客厅里面对面坐着,我说我回来就是想找你爸把我哥弄出来的。黑虎说不行,非得交二十万元保释金不可。我说,你爸不是副县长吗?这件事难道刘叔叔摆不平吗?黑虎叹了口气,把脸转了过去说,我爸不是副县长了,他被“双规”两个月了。说完,黑虎的头低了下去。我懂得“双规”是什么意思,看着默不吱声的黑虎,我反而动了恻隐之心,我觉得黑虎比我还可怜。

那一夜,我睡在黑虎的床上,黑虎睡在他爸房间。我好像听见黑虎在抽泣,于是我来到了黑虎的身边,把黑虎紧紧地搂住了,我是一个不忍心看见别人伤心的女孩……黑虎提出了非分的要求,其实我已感到了黑虎身上涌动着有一股活力,但我不想过早地冲破这根道德的底线,我还是拒绝了他。

黑虎没有埋怨我,只是痴痴地看着我,可能我穿得太薄,更可能是我的美丽,让黑虎再一次有了非分之想。黑虎的动作非常鲁莽,也不管我生气,他就这么粗暴地占有了我的初夜……之后,黑虎说他会娶我的,会爱我一辈子的。

事毕,我坐在床沿不看黑虎。黑虎却把我搂得很紧,说,谁让你这么美丽?我说,那街上美丽的姑娘多着呢,你都去强暴呀?他说他一直没有看到和我一样美丽的。我说,你不是爱我的人,而是爱我的美貌,将来有一天我老了不美了,那时你就会甩了我。他说,真正美丽的东西是不老的,能老去死去的东西也就不是美丽的。我说,那你的意思这是我的美丽惹的祸了?黑虎说,一点不错。我生气地在黑虎的双肩不停地打着。黑虎也不避开,只是痴痴地笑。于是我忧郁的心中流过一丝丝甜蜜,我并未为我们偷吃禁果而后悔。

八

说真的,从内心来说,我不气黑虎,倘若那夜在香格里拉山庄惹下了祸,我将会痛苦一生的。第二天一早,我谢绝了黑虎的好意。

离开黑虎家,我说我想回家看看,黑虎说我妈在医院,我哥在看守所,言

下之意是不必回去,现在手头有二十万就行了。我忽然想起了笑笑,因为笑笑哥那年轧死了人要赔十万,那个王书墨救了她,我兰兰怎么就遇不着一个贵人呢?

说起笑笑,这里我还想插一句,那次笑笑告诉我,她和王书墨一直同居,未办结婚手续,那房子也是王书墨租给她的,王书墨有自己的妻子和一双女儿。王书墨并不想和笑笑结婚,只想让笑笑给他生个儿子,然后会再付她三十万。对此,我十分不解,笑笑也是个很好的女孩,走在大街上回头率也是极高的,怎么为了十万元钱一下子就堕落了昵?

黑虎听了笑笑的事,大呼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美女甘心做二奶,新闻新闻。我说,别声张,我或许有一天也会被逼走上这条道。黑虎说,你当心我撕了你。

虽然这么说,我心里还是一直惦记那二十万元钱的事,我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时我不得不想起那个高老板,那个让人烦都来不及的糟老头。

我找到了高老板的名片,给高老板打了个电话。高老板说,兰兰小姐,我知道你一定会找我的,我的预感不错吧,其实我是很优秀的。我说,高老板,我遇到了急事,你若真的想我,那你就赶快带着二十万元钱过来。高老板说,宝贝不要急嘛,心急吃不了烫豆腐嘛。我说,高老板你也不能乘人之危,我赵兰兰也是一个规矩女孩,你说干还是不干?高老板说,开个玩笑,我是求之不得的,你现在乘车到省城,我马上飞过来。我放下电话,感觉好像踏进了一个深渊。

到省城时,已是中午11点多了,打高老板电话,他告知下午1点飞机起飞,约3点10分下飞机,他让我3点半再打他手机。

我在街上漫不经心地走着,不时地想着昨晚的黑虎和那夜的香格里拉山庄,时而又想到笑笑,想到妈妈和哥哥。我现在只能一步步朝前走。

终于到3点半了,我打高老板手机,通了,一切都很顺利。他让我打的去天鹅宾馆。等我到天鹅宾馆时,高老板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在宾馆下面的

咖啡屋坐了会。我要了杯冰淇淋,他要了杯铁观音。高老板一直用色眯眯的眼睛看我,我的心像是揣着一个小兔子,七跳八跳的,不知是紧张还是害怕。约莫二十几分钟高老板丢下一把钥匙,说他在808房等我。

高老板走了,我知道今天面对的是一条色狼,我在咖啡屋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如此反复着、矛盾着,我开始恨自己,怎么就这样堕落了。

最终我还是把那把钥匙插进那深深的锁眼。高老板好像是从卫生间里刚刚出来,一条白毛巾围在他身上,身上冒着热气。高老板做了个让我进去洗澡的手势。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进了卫生间,浴缸里已放了一缸不冷不烫的清水。我慌忙把门反锁起来,脱去衣服。我好长时间没有洗澡了,我想趁洗澡的时候想想对策,因为进来之后我就后悔了。这时我发现我的内裤上有殷红的血迹,我知道这是我的初夜属于黑虎的见证。

那床很大,高老板躺在上面好像只占了三分之一。那床单很白,高老板躺在上面,像一堆黑漆漆的垃圾。我感到一阵恶心,我嫩白、光滑、柔润的身子怎么能让这堆垃圾放在上面呢?我不能!我坚决不能!

高老板在一旁催促着,问我还磨蹭什么。我说,要不改日吧,我那个来了,不方便的……高老板没有吱声,走下床,从皮箱里慢慢地拿出二十沓钱来,然后说,你不是很需要这个吗?我们还算公平吧,如嫌少,再加十万总可以了吧。于是,高老板又漫不经心地一沓一沓往外拿钱。他拿钱时从不看钱,一直盯着我,好像他的皮箱里有取之不尽的人民币似的。

我说,高老板,我的确需要二十万元钱,我可是向你借,我会还你的,出卖身子的事我不干。高老板说,事已至此,说这些干吗呢?高老板可能是着急了,他像一只饿狼向我扑来,我躲闪着,终于我摸到了一只杯子,我打烂了杯子,手握着一块玻璃,我们僵持了一会儿,高老板终于放弃了。我很感激。我说,这钱我也不借了,让你白跑一趟,真的很抱歉。高老板说,没什么,就算约会一次,我想我们今后会有机会的。

高老板一直在那儿抽烟,我穿好衣服准备走。高老板说,兰兰小姐,你不是急需钱吗,这些你都拿去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用怀疑的眼光

看着高老板。高老板又说了声,拿去吧,待想通了再来找我吧。我说,谢谢高老板,以后我会还你的,我也会报答你的,你也会有好报的。我在写字台上写下了一张二十万元的借条,数了二十沓钱准备出门。高老板说,慢!我以为高老板后悔了。只见高老板拿起我写的欠条,撕得粉碎,然后抛向了窗外,并做了个让我走的动作,说,他就是喜欢美,他可以不惜万金换得一次与美擦肩而过的机会。

走出 808 房后,我感觉像是在梦里一般,没承想这个高老板还有恻隐之心,这让我的良心受到了一点小小的谴责,让我感到不安。

九

背着二十万元现金,我的心沉沉的,一点也不踏实。我给黑虎打了个电话,要他无论如何马上来省城接我。黑虎马上应承下来,让我就在天鹅宾馆等着。

黑虎到这里起码要一个半小时,我等着没事,就想起给笑笑打了一个电话,不料笑笑没上班。我又打笑笑家里电话,笑笑接了。我说我向那高老板借了二十万元钱,但没让他沾边,我问她信不信。笑笑说,她信,但这不过是暂时的,这个高老板够狠的,你赵兰兰注定一辈子跑不出他的手掌了。我说那不一定。笑笑说走着瞧,她就是一面镜子……放下电话,我怎么也不能理解笑笑的话,那高老头怎么能找着我呢?我一没留地址,二没留电话,况且我人是活的……大约两个小时,黑虎才到。我说赶快回去,二十万到手了,我哥有救了。黑虎不解,问哪来的二十万。我说,回家再告诉你。黑虎迟疑。我拍了拍提包,黑虎笑了笑,把车子开得飞快。

黑虎带我去去了公安局,不一会我哥被一个警察带来了。我哥根本不敢认我了,我一下子扑过去号啕起来。办完手续,黑虎开车带我们来到了县医院,我们娘儿仨又是一阵痛哭。之后,我向妈妈和哥哥介绍了黑虎,说黑虎是我的同学,他帮了我不少忙。妈妈问二十万元哪来的,我说向黑虎借的。

黑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顺着我的话说,是的是的。我妈说,这人是放出来了,啥时候才能还你的钱呢?黑虎说,阿姨你就别急了,这钱我暂时用不着,放着也是放着。

哥哥留在医院照看妈妈,我和黑虎来到他家。刚一进门,黑虎就问那钱是哪来的。我说是向我在广东打工时认识的一个老板借的。黑虎说,他凭什么借给你许多钱?我一时答不上来,我当然不能说他喜欢我。黑虎见我不说话,就认为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他双手捉住我的胳膊,眼睛盯着我。这时我看到黑虎两个眼睛红红的,像是要吃我似的。我说,我没干啥事儿,我绝对对得起你。黑虎说,没干啥事,人家会借二十万给你吗?你觉得这个理由编得妥当吗?我说,信不信由你。黑虎突然咆哮了起来,说,那你身上哪来的这种怪味?昨晚都没有。我忽然想起在天鹅宾馆洗澡时,用了那里的沐浴液。黑虎指的可能就是那味道。我没办法说。黑虎又指着我的钱的手袋问是哪来的。那上面印着“天鹅宾馆”四个大字,黑虎说,你们肯定开了房间。黑虎扬起了手,我闭上了眼睛,我知道黑虎受了委屈,毕竟我动过邪念,那便是对黑虎的不忠。

我听到啪的一声,那一掌不是落在我的脸上,而是黑虎打了自己一巴掌。黑虎放开我,甩门出去了。我站在房子里,好久没有反应过来,慢慢地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我一个人在黑虎家不知何去何从,打黑虎电话,提示无法接通。天已很晚了,我没有走的打算,我要向黑虎说清一切,我要乞求黑虎原谅我。那夜我一直坐在黑虎的床沿,等待着黑虎。

黑虎一夜未回,第二天也没回,第四天仍没回,我一直在他家里等他。第五天中午,我准备泡方便面时,听门吱的一声开了,我喜出望外,认为是黑虎回来了,谁知进来的是黑虎他爸刘冬生。

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位以前的刘副县长,刘冬生见到我迟疑了一会儿,我说,我是黑虎的同学兰兰,我们在省城见过面。刘冬生一下子想了起来,问我怎么在这,又问黑虎哪去了。我说我和黑虎因为一件小事争吵了几句,黑

虎已经五天未回家了,手机一直关着。

刘冬生急忙拿起电话,拨了一通,居然找到了黑虎。黑虎回来了,只不过是冲着他爸回来的,黑虎见到他爸哭得很伤心。我也在一旁流泪。刘冬生告诉黑虎说,问题查结束了,所有的钱也都退了,只是职务被罢免了,公职还留着,降了两级工资,他已申请提前离岗了。我怎么也不敢想象,这位曾经堂堂的副县长,如今却像个孩子,泪水流个不停。

黑虎一直不理我,任凭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我无趣地走了。刘叔叔倒是很有些惋惜,他说,他一定说服黑虎,让黑虎等段日子去接我。我说,不必了,黑虎不能原谅我,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一个人来到医院母亲的病床边。我爸来了,说我哥回去了。妈妈说,黑虎每天都来一趟,送来一大堆吃的用的。我的心头忽然一热。

我决定在医院等黑虎,我断定他还会来的,我感到黑虎不会忍心割舍这份感情的。那天我等了一个上午也未见着黑虎,后来一个护士送来一束花,从护士描述的情况来看是黑虎送的。从那天起,黑虎没有再来过医院了。没过几天,妈妈出院了。走在路上,妈妈说,其实黑虎那孩子挺老实的。可妈妈哪里知道,她的女儿还没有过门就被人家抛弃了。

十

在家里待着的滋味不好受。那天中午三胖子主任来了,他见着我,先是夸我又变漂亮了,还问我最近怎么样了。我故意卖了一个关子,说自己回来散散心。三胖子说,兰兰回来了该带回不少的钱吧,你家以后就指望你了。

三胖子走了,我问爸爸,三胖子现在怎么官腔官调的?这时爸爸叹了口气说,村上的人怀疑你那钱不干净呢。我说,爸爸,我保证那钱绝对干净!

不多久,我发现村里人见到我都怪怪的,我和他们说话,他们好像都很小心似的,从不多讲什么,也不像别的打工妹回来,他们问这问那的。我感

到村里人在背后戳我的脊梁,我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我得马上离开这里。可我又能去哪里呢?

过几天,我背起了行囊,说服了父母,决定再次南下打工。我想去实实在在地做个工人,凭自己的双手吃饭。在走进车站的刹那我犹豫了一下,仍旧选择了去南方的窗口,买了一张去广东方向的车票。我想到了笑笑,我们毕竟是无话不谈的同学,笑笑毕竟在东莞扎下了根。上车前,我给笑笑打了一个电话,笑笑说晚上她在家里等我。

笑笑见到我时仿佛比上次见到我更高兴。我问笑笑是不是有什么喜事,笑笑说他乡遇故知嘛。晚上我发现笑笑的身体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连吃的水果都是酸酸的。笑笑承认她怀孕了,而且肯定是个男孩。

那晚王书墨来了,我是第一次和他接触。笑笑介绍我,王书墨说我们见过面。紧接着王书墨半开玩笑地说,大美人,你的脾气还不小嘛,连一个月的工资都不要就不辞而别了?一旁的笑笑说,那要问问你那周经理了,不是什么都能用金钱买到的。王书墨说,好了,事情都过去了,我亏了一千多万都没有说。我问王书墨,王总,你是说上次那个合同没签,你损失了一千多万吗?王书墨点点头。笑笑说,我们不谈这些好吗?

王书墨问我现在在哪发财。我说刚刚从家乡来,还未找到工作。王书墨说,不如这样,我给你2000元一个月,你就在这儿照顾笑笑吧。我说,真的?王书墨说,真的,直至笑笑生下孩子。我说那太好了。

我又操起了保姆的旧业,不过这次比上次更舒心,毕竟笑笑和我亲密无间,我们有说不尽的话题。那阵子我们天天谈故乡,谈故乡的人,谈故乡的事,班上的同学几乎谈完了。王书墨只要不出差,每天来一次,只是很少在这里过夜。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话题是谈王书墨的。

笑笑说,王书墨是个十足的生意人,为了赚钱,什么招都敢出,而当他有了钱之后,他又非常想要一个儿子。所以,他在笑笑面前一掷十万,目的就是让笑笑为他生个儿子。而且他和笑笑的事,他老婆完全知道,只等笑笑的儿子一落地,笑笑就和王书墨永远拜拜。他们有协议,笑笑以后必须永远离

开东莞。

笑笑从床头柜抽屉中拿出一张信用卡,笑笑说,卡里面有现金三十万元,是王书墨给她生儿子的报酬,只是这钱暂时拿不到,密码还在王书墨那儿。

听了笑笑的话,我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我说,你真的需要那三十万元钱吗?笑笑说,我父母身体都不好,家里还有患白血病的妹妹,我哥的腿那次车祸中也断了。我知道了,笑笑目前的处境和我一样,我们都是苦命的人。

预产期终于到了,我和王书墨陪着笑笑在医院里顺产了一个白胖胖的儿子,当然笑笑是没有看到的。王书墨早已安排好了,小家伙的奶娘早在另一个家等待着。

我陪着笑笑在那套房子里坐月子,笑笑问我,那孩子长得什么样?我说酷似那个王书墨。笑笑叹了口气,好像如释重负似的,手里紧握着那张信用卡。我问笑笑,就不想那个孩子吗?他可是你身上的一块肉啊。笑笑不回答,双手又抚摸自己的脸蛋。

这时有人敲门,我开门,是一副陌生的面孔。来者是个老妇人,她说,这房子明天到期了,你们搬走吧,新的房客后天就要来了。

房东下了逐客令,我们开始收拾东西。笑笑说她明天就回老家,问我回不回去。我说我不想回去,我还想在这闯一闯。

第二天,笑笑踏上了北上的火车。笑笑什么都没带,怀揣着那张卡走了。

十一

与笑笑分手后,我一直惦记着笑笑。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个长得很帅的王书墨,是这么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莫非天下有钱的男人都这样?我的心里打了一个寒战,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当夜,我住进一家宾馆,花 1000 元包了一间房一个月,之前当了六个月的保姆,手头上有了几千块钱,我想放松放松,暂时还不想找工作。我推开窗户,看着霓虹闪烁的街市,我的心孤独极了,虽然是初夏的夜晚,却有一股凉意袭上我的心头。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思前想后,最后我的思绪还是定格在黑虎那儿。虽然我们还没有正儿八经恋爱,可是我已经属于他了,他便是我一生至关重要的人。我拿起了电话,拨黑虎的手机,被告知号码是空号。我又拨黑虎家的电话,黑虎爸说:黑虎不在家,让我打他手机。我说手机是空号,对方说那他就知道了,他会让黑虎回来给我打电话。我很失望,我知道我深深伤害了黑虎。其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连身子都没有让高老板挨着,他怎么就给了我二十万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原谅了黑虎的不理不睬。可我又没有理由恨自己,因为我是清白的,而且我不是个坏女孩。

我天天在宾馆里吃、睡、看电视,其次就是想黑虎,想父母他们,想笑笑现在在干什么。不过我盼的最多的还是电话铃能响一次,并且是黑虎打来的。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那电话铃一次也没有响过。

那天晚上,电话铃没响,倒是门铃响了几下,我躺在床上纳闷,会是谁呢?于是我起身开门,门外站着两个警察。我问他们找谁。他们中的一个胖子说找我。我说找我有什么事。他们中的一个瘦子说,你穿好衣服跟我们一起过去趟派出所就知道了。他们的样子好像不容我迟疑。

到了派出所,胖子开始问话,问我叫什么名,哪年出生,家住哪儿,什么学历,甚至问我是男是女。我说不是明摆着嘛。瘦子说问你性别,这是程序,你必须回答。我说我是女孩。胖子又问我来东莞多长时间了,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是来打工的。胖子说打工怎么天天住宾馆,我说我暂时想休息,不想打工。胖子说想休息为什么不在家,跑这儿来花钱住宾馆。我无言以对。瘦子说还是老实交代吧。我说,我没有犯错我交代什么?瘦子说,你听说过那句话吗,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老猎人的枪口。你刚才一番回答已经文不对题,说,你究竟在东莞干了些什么?瘦子的声音很高,并在桌上重

重拍了一下。我成了他枪口下的狐狸。

这时又进来两个民警,与胖子耳语一番,然后将一沓钱放在桌上。胖子说,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在这里从事不法活动。我问,什么叫不法活动?瘦子大吼一声,就是卖淫!我说,我是乖女孩,我是好女孩,绝没有干那事!胖子说,那这五千现金哪来的?我说这钱是我做六个月保姆挣来的。胖子说,还真会编。我说不是编,是事实。瘦子说那你找出你没有卖淫的证据来。

证据?我想了一会儿,还真的没有想到有什么证据。

瘦子说,既然找不出证据,你就不能回宾馆了,这赃款也得没收。说完他们出去了,把我反锁在里面。我大声呼叫我是清白的,但无济于事,我在那儿被关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对新见到的一个警察说,我是清白的,完全是他们的误会,一个女孩住宾馆有什么错?是哪家法律规定不能住吗?你们凭什么抓我?新警察说,对不起,你的情况我不了解,这个案子不是我办的,我管不了,我只是暂时代班。我说你应该放我出去。他说,对不起,人不是我抓的,我没有权力放。我说,那我就在这里等一辈子吗?你们没有理由的。他说要想出去行,但必须找人保释。

说到保释,我懂了,要么人保,要么钱保。我说,这地方我人生地不熟的,我找谁呢?钱我更没有。那警察不再理我。

我想出去,这个地方不是我待的,他们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这时我想到了那个高老板,或许他可以把我保释出去。于是我告诉那个警察,我要打一个电话,说我有亲戚在这儿工作,他可以把我保释出去。那警察看了看我,慢腾腾地把电话推给了我。

在拨高老板电话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拨了。虽然我不想与这个老头接触,但我也是被逼无奈。高老板的电话一直占线,我一直坚持拨打,最后终于通了。

高老板说他知道我会找他的,问我是不是想他了。我说,高老板,我有

急事找你,别开玩笑,我在派出所,你能不能来一趟?高老板问怎么回事。我说我说不清。他问我身边有没有警察,要我把电话给那警察。

那警察说我涉嫌卖淫,说他这是南环路派出所,然后是好长时间不说话,最后说了四个字,好!好!好!好!

约莫半个小时后,一个胖子来了,要我在一张纸上签字,说我可以走了,不过他们可以随时传唤我。我说我的钱你们可以退给我了吧,我是清白的。胖子说那钱没收了,我说凭什么,他说这个案子还没有了结。我愤愤然走出了派出所。

派出所门外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见我出来,缓缓向我靠近,并响起了两声喇叭。我一看,车窗探出一个光秃秃的头来,那脸上露出一丝灿烂的阳光,是高老板。

我坐上了高老板的车,高老板问我去哪儿,我说,我真的没有地方去了,宾馆都不能住,我还能去哪儿。高老板说,有一个地方很安全,你住一两年都没有事,不知你是否愿意?我问,是哪里?是你高老板的包房吗?高老板说,你不仅美丽,而且还挺聪明,你敢去吗?我鬼使神差地说了句,还怕你吃了我?

一路上我没有言语,心里七上八下,静不下来。不一会到达一个我眼熟的地方:香格里拉山庄。

怎么会是香格里拉山庄呢?我问。高老板说,为什么不能是呢?我说不上来,头重脚轻地跟着他来到了1108号房间。

十二

那天早晨太阳很大,直射在房间里,我感觉很热,就有些心烦意乱的样子。高老板说,别担心,这里很安全,你先睡会吧,我听说你昨晚几乎没合眼。我说,是的,那我就睡会。于是我就和衣而睡了。

我不知高老板什么时候上床的,我大约是失去了知觉,什么感觉也没

有,没有厌烦的感觉,也没有开心的感觉……

事后,高老板像一头死猪睡在我旁边,我有一点恶心,一股悔恨袭上心头。我这算什么呢?一个和我父亲年龄差不多的老男人。笑笑的预言是对的,这个高老板真的够狠的,居然让我温柔地钻进了他的陷阱。现在想想黑虎的生气不是没道理的,我更对不起黑虎了,我挂念黑虎。

我穿好衣服,正在踌躇。高老板坐了起来,问我去哪儿。我说我们算扯平了,不准你再纠缠我,我去哪儿与你没关系了。高老板说,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我们可是自觉自愿的,我高老板也是个血性汉子,绝不会落井下石。我说,难道你不是一直在引诱我吗?高老板说,你这样说,好像我们真是在做皮肉生意呢。我说,难道不是吗?高老板说,好、好、好,我们不谈这个话题了。他问我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我说有,请他到派出所把那5000元钱要来。高老板说,不就区区5000元吗,我这就给你行吗?我说我不要你的钱,那钱他们不应该没收的,是绝对干净的。

高老板打了个电话,那头的人说马上会去派出所交涉。不多时,有人敲门,来人把5000元钱交给我,又与高老板寒暄几句,就走了。

我决意离开高老板,去走自己的路。可我的腿刚迈出门,又站住了,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这样无目的地闯荡,只能像昨天晚上一样招来痛苦。于是我决定自己周密考虑一下再走。

我在那个既豪华又夸张的大沙发上坐了下来,低头不语。高老板走了过来,说,兰兰,要不就到我的公司来吧。我说,高老板你行行好,你的人情我今生无法还了,我下辈子会还你的,你不要再打我的主意了。高老板叹了口气,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仿佛也进入了沉思。

良久,我打破了沉闷。我说,你高老板这样在外面拈花惹草的,难道你就不怕你老婆吗?高老板说,兰兰你有所不知,我也有本难念的经啊。说完高老板燃起了一根烟,慢慢地诉说起来。

高老板原是陆丰的一个农民,由于家里贫困,妻子和一个包工头跑了,撇下了他和一双儿女。后来高老板就把小孩托付给了他的姐姐,自己与朋

友一起做起了水产生意,后来慢慢有了钱,就自己办起了一个公司。谁知这么多年他的生意一直火红不衰,生意越做越大。这时有不少女人和他套近乎、献殷勤,最后高老板选择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那女孩不顾家里的反对,以死相抗衡投入了高老板的怀抱,并博得了高老板的欢心。渐渐地高老板放松了对女孩的警惕,让女孩染指公司财务。不料,高老板曾经担心的事发生了,那女孩趁高老板去香港之机,卷走了近300万元现金……后来,高老板便不再相信世上还有真情女子,高老板与女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逢场作戏。

我给高老板倒了一杯水,高老板没有看我。虽然我不太相信高老板的话,但我相信他没有必要编故事来骗我。

高老板说我可以走了,我没有动。我喝了口水,问高老板给了我二十万元是否后悔了,高老板不答。我又说,你那二十万元给的没有理由。高老板说,有一点我是相信的,就是那时你急需二十万元钱,因为你和别的女孩不一样,你没有编任何理由。我听了高老板的话,还是懵懵懂懂的,这难道是他给我二十万元的理由?

终于,我说我不走了,我就留在你的公司里,不过我只是个高中毕业生,而且成绩不好。高老板说,我的公司需要的就是你这出奇的美丽。我看高老板一脸的狡黠,我又为刚才的急不择言而后悔了。

十三

我留了下来,但没有去高老板的公司,我住进了一个套房,我成了高老板的情人。高老板不管如何的忙,每天早上、晚上先是要端详我几分钟,像欣赏一幅油画,最后又总是点点头,感叹一声——真乃天上仙女也,然后在我的面颊上亲一下。和高老板在一起的日子,我感觉很舒服,我感觉他是爱我的,如果他的身世是真的话,他没有理由放弃我,因为我漂亮、温柔,而且能满足他的所有需求。

一个人住在三室一厅的大房子里,很多时间都感到寂寞。特别是高老板外出谈生意几天不回来时,我都害怕得不敢脱衣睡觉,有时晚上还做噩梦。

有一天上午,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天上午高老板走后,我的门铃响了,我以为高老板忘了拿什么东西,所以没在意就把门打开了。谁知进来两个蒙面的男人,前面一个男人将我的嘴捂住,后面一个男人反锁上了门。在挣扎过程中,我撕去了一个男人的面罩,我好像在哪见过,但又想不起来。

我被那两个男人强暴了,我气得大哭一场。晚上高老板回来我没敢告诉他,主要是怕高老板瞧不起我。自那以后,我非常谨慎,一个人从不出去,门铃响总是先从猫眼里看看。

有一次门铃响了,也是上午,我从猫眼看出去,高老板在前,后面一个人的身形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个人就是强奸我的人。他怎么和高老板在一起?我忽然想起来了,他就是高老板的司机,我们曾经见过一面。

那个司机是来帮高老板搬东西的。那个司机一直用眼神警告我,好像是说,若是我说出去了他就会杀我。我的脸色非常难看,高老板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头痛,我想睡会。他们走了,我仍心有余悸。

第二天,那个司机打来电话威胁我。我骂他流氓,不得好死。他说谁让我这样美丽。我的肺都快气炸了,难道这是美丽的错误?我预感高老板手下有这样畜生不如的东西,迟早会害了高老板,我为高老板担心着。同时,我又想早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不久,我发现我怀孕了,但是这个消息我一直没有告诉高老板。我想起了王书墨与笑笑,我试着和高老板说起笑笑为王书墨生孩子得了三十万元的事。可能是高老板觉得我的话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他说他不会让我生孩子,那样我会过早地老去的。

有一次,高老板发现了我有不良的反应。我便告诉他我怀了他的孩子。

高老板说,兰兰,需要钱,我可以给你,但不要编故事骗我,我最反感别人骗我。我说是真的,那个已经很长时间没来了。高老板说不可能。我说,怎么可能,我们在一起两个多月了,我可是健全的女孩呀。高老板说,可他不是一个健全的男人,他不具备生育能力。我的心头猛地一颤。

高老板的态度来了一个360度的大转弯,他问我是否背着他与别人勾搭了。他说他平生最痛恨自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勾搭,说完他叭的一声摔碎了手中的茶杯。我发现我的双腿在发抖,这个糟老头,脾气还真倔。他大吼一声,问这个野种是谁的。

没办法,我说出了那天上午被两个蒙面男人轮奸的事。高老板问我为什么不早告诉他,我说我怕他嫌弃我。他说我在骗他,还说肯定是前段日子他出差了,是我耐不住寂寞……

高老板没能容我申辩,我的结局比笑笑就惨多了,我只身一人走了出来。我没有埋怨高老板,因为他这辈子可能是让女人给害怕了,我没有理由让他相信我是清白的。

流浪在街头,一股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我去了一家私人诊所做了手术。我不想把这肮脏的东西带到我清静的故乡去。

我订好了北上回家的火车票,在等车的刹那,我忽然想起还是应该给高老板打个电话,让他提防他那个司机。高老板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他问我在哪儿。我说马上就上火车。他让我等他一会,他马上亲自开车来接我回去。我说,不必了,我非常想家。他说那就给你三十万元吧。我说了声谢谢,便挂了电话。

火车启动了,我真的发现高老板站在站台边,手上挥舞着一张纸片儿……

收录于同心出版社丛书《龙井晚霞》

金从华,安徽霍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六安市作家协会主席。从198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在《小说选刊》《清明》《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杂文选刊》《安徽文学》《安徽日报》《天池》《文艺生活》《新安晚报》等百余家报刊发表作品,曾获《小说选刊》第二届小说笔会一等奖,安徽省首届小说对抗赛铜奖,已出版文集四部:《天天送你玫瑰花》《教授与木匠》《春天的恋曲》《龙井晴霞》。

三 驼 子

方雨瑞

—

清光绪年间,六安城中一条名叫大井拐的巷子里住着一个单身汉,姓周名伍。因为此人有点驼背,在家族中排行老三,于是熟人都叫他三驼子。

三驼子开了家寿衣店,卖些寿衣、香烛、纸钱之类的丧葬物品以维持生计。由于门面有些背道,生意也就不咋样。其实三驼子的心思不在店里,他开这个店也只是个幌子。他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盗斗子”,也就是盗墓。当然,这种事是犯法的,因此也是极其秘密的,六安城中没几个人知晓。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秋天,六安西门的一个大户人家的老爷子去世了。这个大户人家姓朱,是做布匹生意的,生意做得挺大,城里几条街上都有他们家的店铺。据说朱家原先是在京城里做,后来好像是因为什么事得罪了一个王爷,做不下去了,这才举家迁到了六安。像这样的大户人家,红白事一般都是要讲究排场的。因此那几天六安城里街谈巷议的话题,基本上都离不开朱家的丧礼。

三驼子是开寿衣店的,对城中的丧葬事件比较敏感,消息也比较灵通。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大户人家的老人下葬,随葬品是少不了的。于是三驼子便留了心眼,在入殓时,他看到主家将一只极其精美的紫檀木匣子装入棺中,不由得心中一阵窃喜。

按习俗,自下葬之日算起,第七日这天家里人还要到坟上祭奠,叫作“头七”。为防止主家觉察,三驼子挨过了头七,到第八天的晚上,他带上家伙什,悄悄地开工了。

做这种活三驼子不是新手,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他没费多少事便掘开了一个盗洞,猫腰爬进去撬开棺材,将这只木匣子用块布包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弄回了家。

回家后,三驼子将匣子放在桌上,仔细端详起来。这只匣子长一尺二,宽八寸,高五寸,通体油光锃亮,顶部是八仙献寿的浮雕,四壁分别是梅、兰、竹、菊。看上去既精致又雅气。三驼子想,这只匣子已经如此珍贵,里面肯定藏有不同寻常的珍宝了。

可就在他打算打开的时候,又出了新的问题。这只匣子上的是暗锁,没有专门的钥匙,根本打不开。因为匣子太精美了,如果硬撬,匣子可就毁了。三驼子想,虽然六安城里有两个善于开锁的锁匠,但此事一旦泄露,那可不是玩的了!几经思虑,三驼子决定不惜血本,专程到三百里外的安庆府去找锁匠开锁。因此物过于贵重,怕带在路上不安全,决定将锁匠请回六安来开锁。

三驼子雇了一辆马车,夜宿晓行,来到安庆,终于打听到一个老锁匠,谈好报酬,马不停蹄地将他带回了六安。

俗话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老锁匠没费多大的事,便打开了匣子,可匣子一打开,三驼子却傻眼了:这只外表精美绝伦的匣子中并没有什么奇珍异宝,里面只有一册没有封皮的破书。书不是印刷的,而是手抄本,其中的内容有的像是顺口溜,有的像谜语,还有一些图画。三驼子将书翻了翻,见里面的文字东扯西拉,咋也看不懂,天知道在说些啥。

三驼子感到很丧气,随手将这本破书丢在墙角边。现在,他唯一可做的就是尽快卖掉这个匣子。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这只匣子应该是可以值一两银子的。差不多能将此次请锁匠的花销补上吧?

二

大凡盗斗子的,出货都有固定的渠道。三驼子每次得手,一般都是将货

卖给古楼街古董店的老板黄独眼,这家古董店在六安也是最大的。黄独眼年轻时与人斗气干架,被打瞎了一只眼。可此人虽然只有一只眼,但看东西相当有眼光。古董行里遇上什么看不转的货,都会请他过去掌眼。这位黄独眼做生意也还算讲规矩,只要你的东西好,他是舍得出大价钱的。还有一点,就是此人口紧,生意上的事一个字也不会与外人说。这也是三驼子最看重的一点。

三驼子将黄独眼请到家中,捧出匣子,让他欣赏并出价。黄独眼对这只匣子瞅了半天,眼中露出惊诧之色。按这一行的规矩,买家是不许问东西的来路的。

看了好半天,黄独眼终于点点头,开口了:“是个好东西!”

“您看这?”

黄独眼淡淡一笑,道:“东西是你的,老规矩,你开个价。”

三驼子想,这东西怕是要值个十两八两的吧?但开价不能太低了,于是一咬牙,道:“五十两!”

黄独眼笑了笑,拍了拍三驼子的肩头道:“驼子,你这是狮子大张口啊!”

三驼子脸红了红,低声道:“那您说,值多少?”

黄独眼眯着那一只眼,道:“我们是老交情了,我也不能蒙你。我给你三十两,一口价,多一文也不出。”

三驼子一听这话,真是喜出望外。其实,他的心理价位只在五两上下。要知道,在光绪年间,二十两银子就可以讨回一个乡下媳妇,三十两是可以盖两间新屋的。

“成不成,给句话呀!”黄独眼见三驼子没吭声,以为他在嫌少呢。

三驼子也是老江湖了,脑子一转,装作舍不得的样子摇摇头,叹了口气,道:“三十两?真是当柴火卖了!好吧,看在我们是老交情的分上,给你了。”

黄独眼笑笑,从兜里掏出三张十两的银票,放在桌上。又用布将匣子重新包好,提着便要出门。刚走到门口,突然又折了回来。

三驼子以为黄独眼要反悔,心下一惊,道:“咱俩银货两清了,可不许反

悔哟!”

黄独眼嘿嘿一笑,道:“你把我黄某当什么人了?我姓黄的就是买了一泡狗屎,只要银票出手,也决不会反悔的。”

“那您?”

“我是顺便问问,这么精致的匣子,里面怎么会是空的呢?”

“别提了!”三驼子一听这话就来气。“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打开一看,里面居然什么宝贝也没有,就是一本破书!”

“破书?”黄独眼心里一动,“在哪?能看看不?”

三驼子从墙角找来那本旧书,递给黄独眼道:“就这,连个封皮都没有,还是手抄本,也不知道是个啥玩意。”

黄独眼接过旧书,就着灯光翻了翻。翻着翻着,突然心里一惊:妈呀,这不就是那本失踪好几年的《推背图》吗!

《推背图》据说是由唐太宗时期的司天监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的一本预言奇书。此书推算大唐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国运盛衰,在中国七大预言书(《推背图》《乾坤万年歌》《烧饼歌》《马前课》《梅花诗》《藏头诗》《黄檗禅师诗》)中居于首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预言奇书。

《推背图》将易学、诗词、谜语三者高度结合,运用“四位一体”的手段,设迷极其隐蔽。每一个时代过去后,人们回头一看就会发现此书的预言惊人的准确。因其预言的准确性,在过去,此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禁书,同时却被平民百姓奉为经典,以各种手抄本形式悄悄流传,承载着人们对未来世界的思考和预知一切的希望。早在清初,一代名流金圣叹就对《推背图》做过评点。后来有人考评说这种版本系伪作。另有人发现一部手抄本的真本原作。

五年前,黄独眼因生意上的事到了京城,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居然真的见到了那本手抄书的原作真迹。那天,黄独眼跟一位旗人朋友一起参加一个贵族的聚会。其间,有一位贝勒爷带来了一本手抄的旧书让大家鉴赏。在座的有几位是京城古董界的行家,细细看过以后,一致认为这个手抄书才

是《推背图》的原作。当时有一位在京城古玩界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给这本书估了价,认为此书如若流入市场,其价位不下于八千两。当时还出了个小小的意外,就是那位老先生在用放大镜近距离看书时,由于过于激动,突然鼻子出血,有两滴血竟滴在了书本之上。主人虽然心疼,但碍于老先生在古玩界的声望,也只好忍了。黄独眼清楚地记得,被滴上血迹的那页是第 89 页。

想到这一点,黄独眼立马将手中的书翻到第 89 页,一看,果然在这一页的右下角,有着两个小小的血渍。

黄独眼的心狂跳起来,但他毕竟是生意场上的老手,心里虽喜,面上却不动声色,装着无所谓的样子道:“一个蛮好的匣子就装了这么一本破书,真是可惜了!”

“可不是嘛。”

“这样吧,”黄独眼眨了眨那只独眼,道:“干脆你把这本破书送我吧,我再加你二两银子如何?”

黄独眼虽然精明,却也犯了一个大错,他不该提二两银子的事。他如果直接让三驼子将此书白送给他,三驼子也许就真的送他了。可他居然说要加二两银子,这就一下惊醒了三驼子。三驼子想,这么一本破书,黄独眼居然肯出二两银子,这就足以说明这是个有用之物。按时价算,二两银子是可以买几箩筐旧书的。黄独眼见多识广,他是不会出冤大头银子的!

三驼子眼珠转了转,道:“哎呀,不巧了,此书我已许诺送给我妹婿了。他是个读书人,就想要这样的旧书。”

黄独眼笑了笑,道:“自家亲戚还不好说嘛,就说丢了呗。这样,你要是嫌价低了,你开个价如何?”

黄独眼这么一说,三驼子就更警惕了。他盯着黄独眼道:“算了,这本书您就别惦记了,以后有好东西我再给您送去吧。”

黄独眼想了想,道:“驼子,咱俩是老朋友了。说句实话,我喜欢读点旧书。这样吧,我给你二十两,这可是天价了!”

这句话让三驼子心里更惊了。二十两!什么书能值如此的高价?这么

说,就更不能轻易出手了。他于是冲黄独眼嘻嘻一笑,道:“你看这样行不,我来跟我妹婿商量一下,过两天给你信好不好?”

黄独眼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失策,只好点点头,道:“也好,那我等你的信。像这本破书,也就是我喜欢,你给别人,两个铜钱都不值的!”

“那是那是。”

三

三驼子有两样爱好,一是有事没事爱喝两盅,二是爱听一段小戏。“小戏”是六安人对地方戏庐剧的别称,又叫作“倒七戏”,是以六安方言为基础的一个地方剧种。唱起来咿咿呀呀的,粗嗓子夹着细嗓子,有时还夹着一些荤段子,挺受乡下人的喜爱。

那时候六安城里小戏班子有好几个,最有名的要算鼓楼班了。鼓楼班里生末净丑行当齐全,其中一位姓蓝、艺名叫小白兰的旦角,要身段有身段,要唱功有唱功,要做功有做功,在方圆百里内,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三驼子最爱听小白兰的戏了,用当今的话来说,他就是小白兰的铁杆粉丝。特别是她主演的那出《小辞店》,真是让三驼子百听不厌,百看不厌。

话说这一天晌午,三驼子正在家中小咪一杯老酒,忽见一位袅袅婷婷的女子走进门来。三驼子定眼一看,哎呀妈呀,居然是小白兰!因为三驼子常去捧小白兰的场,小白兰见到三驼子也有些面熟。

三驼子呼地一下站起来,满脸堆笑地拱手一揖道:“哎哟,是蓝老板呀!您是不是走错门了?”

小白兰冲三驼子莞尔一笑,弯腰一福,道:“不是,俺可是专程来看望周老板的。”

三驼子一听,浑身骨头都酥了,这可真叫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呀!在整个六安城里,大家都叫他“三驼子”,从来也没人叫他什么“周老板”。时间久了,他自己都几乎忘了自己姓啥了。

小白兰见三驼子有些发怔,抿嘴一笑道:“怎么,不请俺坐坐吗?”

“快请快请!”三驼子回过神来,连忙用自己的衣袖将大板凳擦了擦。

待小白兰坐定后,三驼子道:“蓝老板请稍坐,我去买些好茶叶来。”

小白兰连忙起身拦住,道:“甭费事了,俺可不是来喝茶的。您这酒壶里的酒还有吧?我陪您喝两盅行不?周老板不会舍不得吧?”

三驼子一听,喜出望外,忙道:“哪里哪里,您这样的贵客,想请都请不到呢!”说完慌忙备下碗筷酒盅,给酒盅里斟满了酒。

小白兰用纤纤玉指捧起酒盅,道:“俺是不速之客,且借花献佛,敬周老板一盅!”说完一饮而尽。

“不敢当不敢当!”三驼子连忙端起杯,也一干而尽。

二人你来我往,很快将一壶老酒干得差不多了,彼此都有了几分酒意。三驼子说:“蓝老板,真是想不到今天能跟你单独喝酒,我可真是高兴哪!”

小白兰道摆摆手,道:“别叫俺蓝老板,就叫俺小白兰,俺爱听!”

“好好好!”三驼更是兴奋,道,“那您也别叫我周老板,就叫我驼子!”

“叫驼子,这不好吧?”

“好啊,我听着亲切!”三驼子想了想,又道,“小白兰,您今天是专门来喝酒的吗?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

小白兰眨眨眼,道:“既然您问起,小女子倒真是有一点小事想麻烦您了。”

“哦,啥事?说呗!”

“听说您最近淘了本旧书,是吗?”

一听这话,三驼子心里便一咯噔,酒一下醒了一大半。他正纳闷大名鼎鼎的小白兰咋会屈尊到他这小破屋里来喝酒呢,原来是帮黄独眼当说客来了!想到此,三驼子不禁有些伤感。他是打心眼里喜欢和崇拜小白兰的,她就是他心中的女神!可她这么做真的伤了他的心。其实那天黄独眼走后,他就断定此人一定还会再来的。为防意外,他还专门从旧书摊中淘了一本外表看上去差不多的金圣叹的批注本,也是一本手抄本,模样都差不多,只

是有几处内容有些差异而已。

小白兰见三驼子不说话,冷冷一笑道:“莫非您舍不得让小女子开开眼吗?”

三驼子回过神来,哈哈一笑,道:“说哪里话,一本破书,有什么稀奇的,我这就去取来。”说完自里屋将那本淘来的旧书取出,递给小白兰,问,“是它吗?”

小白兰接过书,急急翻了翻,立马喜形于色道:“正是正是。驼子,可否容俺借回去细细阅读两日?两日后一定璧还于您的!”

三驼子冷笑了一下,心里道,东西到了黄独眼的手里再回来,“璧还”就变成“壁还”了。

“驼子,您借还是不借?”

“不借。”

小白兰一听,急眼了:“驼子,您咋这么抠门?”

三驼子淡淡一笑,伸手在小白兰肩上拍了拍,道:“是不借,我送你了。”

“真的?”小白兰大喜过望,激动地搂住三驼子,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道,“驼子,您可真是太够意思了!”

三驼子也没客气,乘机把小白兰搂紧了。先前,小白兰在他的心里就是女神,可现在,他才明白她原来是在帮着黄独眼来哄骗自己。也罢,既然你不仁,也就莫怪我不义了。于是,三驼子坏坏地一笑,在她的耳边轻声道:“那你可也要够意思哟!”

小白兰努力想推开三驼子的手,道:“驼子,看你外表老实,实际上还挺闷骚的嘛!”

“嗨嗨,男人嘛,谁不想呀。”

小白兰暧昧地朝三驼子抛了个媚眼,小声道:“别急呀,来日方长嘛!”

三驼子拦腰将小白兰抱起,猥琐地笑了笑,道:“来日?咱可等不及哦,就今日吧!”说罢也不顾小白兰如何挣扎,一把将她甩上肩,大步扛进里屋去了。

小白兰去后,三驼子陷入了深思。他知道,以黄独眼在古玩行的道行,小白兰拿去的那本书是肯定骗不了他的。黄独眼既然煞费苦心地调动小白兰来骗取此书,足以说明此书的巨大价值,说不定有了它,自己的下半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只是,以他多年对黄独眼的了解,黄独眼要是得不到这本书,他是绝不会轻易罢手的。黄独眼之所以能在六安的古玩界打下一片天下,一则是他对古玩的独特眼光无人能比,二则此人足智多谋,心狠手辣,做事不择手段。自己家里如果留着此书,说不定还会给自己带来灾祸。有道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嘛。三驼子心里明白,无论从智商还是从势力上来论,自己都远不是黄独眼的对手。

眼下要想保住这本奇书,唯一的办法那就是把它藏到一个黄独眼找不到也想不到的地方去。

三驼子想了很久,终于,他想到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好地方。

四

次日下午,三驼子照例出去听小戏。这次没去小白兰的戏场,而是另寻了一家。

他在戏场坐下没多久,班主便上来招呼。三驼子觉得奇怪。一般来说,戏场里只有来了城里的头面人物,班主才会出来招呼。他三驼子在六安城里算个鸟啊!

班主不仅前来行礼问候,还着人送来了一壶茶水和一包瓜子,这个待遇让三驼子受宠若惊了。

三驼子也不愿去想那么多,嗑着瓜子,喝着茶,听着小戏,优哉游哉,尽情地享受听戏的乐趣。可没大一会,三驼子便感到眼皮有些重,渐渐地,便沉沉入睡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大半夜了。三驼子发现自己竟是躺在街上一家店铺的廊檐下。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中招了。连忙跑回家一看,果不其然,家里

门锁已被砸开,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三驼子冷笑一声,心想幸亏自己早做了安排,否则现在东西已经到了别人的手里了。

正想着,忽见黄独眼带着两个随从进了门。三驼子哈哈一笑,道:“黄老板,您终于现身了!东西找到了吗?”

黄独眼在三驼子面前站定,面无表情地问道:“驼子,咱也别绕了,你出个价,要多少?”

三驼子想了想,伸出一个巴掌。

“五百两?”

“不。”三驼子冷冷一笑:“是五千两!”

黄独眼也冷笑一声,道:“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五千两?那可是够买一条大街的了!”

“爱买不买,咱也没说非得要卖给你!”

“那玩意真的不值那么多!”黄独眼缓和了语气,道,“我最多只能出到一千两了。”

三驼子轻蔑地一笑,扬臂伸了个懒腰,道:“您还是回吧,我还要补个觉哩!”

黄独眼冷冷地瞅着三驼子,道:“驼子,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三天两天了,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哟!”

“随你呀,你不是什么损招都试了吗?”

黄独眼鼻子哼了一声,道:“还有一招没试。”

“啥招呀?拿出来吧!”

黄独眼朝左右使了使眼色,那两人骤然出手,一下将三驼子的脖子掐住。黄独眼嘿嘿一笑,道:“你这可是自找的!等你死后,咱可以慢慢找,只要东西在,我想总会找得到的。”

三驼子见黄独眼真的动了杀心,便害怕起来,道:“别别别,黄老板,咱们有话好说嘛。”

黄独眼咧了咧嘴：“好说你得说呀，东西在哪？”

三驼子眼珠转了转，道：“在、在您黄氏祠堂的祖宗牌位下面。”

黄独眼朝三驼子竖了竖大拇指：“厉害，亏你想得出！”

三驼子道：“黄老板，地方我已经说了，您就放了我吧，要不，我带您去取？”

黄独眼冷笑一声，道：“不用。我自个儿认得路。”说完又朝那两人一甩手，道，“这个人留着没用了，动手吧！”

三驼子一惊：“你——”话还没说出口，就被那两个大汉拧断了脖子。

黄独眼吩咐将三驼子的尸体用麻袋装了，沉进了城西老淠河下龙爪的深潭之中。

黄独眼撇开随从，独自一人来到黄氏宗祠，在祖宗牌位的正中间的底部，他果然看到一块木板，木板下面压着一块黄布。黄独眼心中一阵狂喜，连忙去揭那块木板，突然，木板下面冒出一股清烟，还没等黄独眼反应过来，只听得轰的一声，整个摆放牌位的台子都炸飞了。原来，三驼子早就留了个后手，他想用这个办法除掉黄独眼这个心腹之患。只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黄独眼竟会先他一步要了他的命。

五

1973年春的一天，六安县城西公社响应上级号召，在淠河之西开发了一座茶园。在平整山场时，挖掉了一座没有家主的坟墓。坟墓前有一石碑，碑上有模糊的一行字：先考黄从忠之墓。一位姓林的大爷从挖出来的棺材里找到了一个木匣子，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破书。在场的几个农民挤过来瞅了瞅，只见上面又是诗文，又是图画的，谁也看不懂。林大爷便揣回家里去了，放在茅厕里，当了手纸。

其实，这本破书正是当年三驼子藏匿的那本《推背图》。他把这本书藏进了黄独眼家的祖坟里。无论黄独眼多么聪明机灵，他也想不到这本书竟

会藏在他自家的祖坟之中。令人遗憾的是,这本历尽沧桑、价值连城又害了两条人命的宝贝,因为无人识得,只好委屈做了手纸。

在《推背图》挖出来的第二天,林大爷一如既往地去做工,别人问他那本书哪去了,大爷笑道:“擦屁股了。好家伙,那个书纸你别看它旧,擦屁股可又结实又软和,舒坦死了!”

发表于2014年第12期《安徽文学》

方雨瑞,笔名雨瑞,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现为文博副研究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武侠小说学会会员、江淮小小说沙龙顾问。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五百多万字。出版小小说集《别说再见》《雨瑞精短小说散文选》《老城旧事》《遇上你是我的缘》《地上地下》等,散文集《岁月留痕》,长篇历史小说《六安王国》《大汉刘安传》《古镇传奇》等。

不落的红石榴

邵友常

上

当娟子出现在石榴树下时,我的眼皮就跳了一下,她怎么这时候还回娘家?

娟子笑吟吟地看着我,小挑水的,想我了没?一下子,我的脸就红了,在烧,我扭扭捏捏地放下扁担,紧张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想看她,又不敢,盯着她的绣花鞋。她倒好,笑起来了,笑得旗袍的下摆也在颤抖。笑声真好听,比八哥鸟还要好听,像冬天在水塘上打冰凌,声音脆生生的,能响到云彩里。趁她在笑,我偷偷地看了,她今天穿了旗袍,蓝莹莹的底色,白灿灿的碎花,花很小,一朵朵地盛开着,胸口的花开得绷绷的,要炸,花在腰的位置又收紧了,像扎了一道线,再往下,花儿热乎乎地开着,翘翘的,要飞。只有蜜蜂才有这样的腰身,蚂蚁也有。她在笑,花丛中闪出雪白,虽然只有一条缝,但白得晃眼睛。旗袍,只有娟子才配穿,隔壁的赵姨妈就不能,腰粗得像水桶。说出来,你可不要笑话我,我喜欢她,不是一般的喜欢,是想娶进门的那种。

可是,娟子姐一口一个挑水的地叫,硬生生地拉开我的幻想,谁叫我比她小呢。

我是个秃子,一个不是很难看的秃子,甚至还有一点可爱,这一点我很自信,我从邻居小兰子看我的眼光里看出来,从杨掌柜温暖的抚摸中感受出来。我很在意这些,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我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是我已经很有力气了,我能挑一担水,一口气从南河湾挑到杨家米行的大水缸里。我喜欢看水在河里快活的样子,它们从

南边的山里来,一路唱着过来,追赶着,打闹着,咯咯笑。我喜欢河水,我们镇子也喜欢,我们镇的房子紧挨着河,迁就着河,河怎么弯,我们镇也怎么弯,弯得像水蛇,这样,夜里睡觉也能听到河水唱歌了。我喜欢挑水,喜欢两只水桶在我肩上跳舞,那简直是我的两只翅膀,上下扇动的翅膀,伴随着扇动的还有我扁担吱吱呀呀的哼唱,我的扁担是桑树的,红窝窝的,弹性十足。我喜欢挑水还有一个秘密,不好意思说的秘密,我喜欢看河里洗衣服的女人,喜欢看小兰子撅着屁股的样子。早上,太阳刚刚冒头,光是斜斜的、嫩嫩的,斜光打在河里,河水就眨眼睛,一闪一闪的,嫩光洒在身上,人的轮廓就有了闪光的金边,小兰子那好看的颈子就更白了,毛茸茸的汗毛也看得见。我知道我想娟子姐是空的,还是小兰子真一点,小兰子也是帮工的,比我小一岁,帮隔壁的赵家。

现在想想真是可笑,我比她小,还是一个挑水郎,怎么就敢想娟子姐,想是真想,不带含糊的,到最后有一种护食的意思。娟子姐出嫁那天,我的心空空的,像一件东西被掏了,被邬先生抢走了。杨掌柜哭,我也哭,娟子姐劝了父亲,又过来哄我,小弟弟,别难受,我会经常回来的,老父亲就指望你了。她哪知道我是为什么哭的啊。这件事,我一直没敢告诉任何人,连小兰子也没说。好的就想占有,天性吧。

你现在知道,我就是个挑水的,帮杨掌柜挑,他开米行,老婆死得早,就这么个丫头,掌上明珠一般。我们镇叫张家店,不大,两里路长,一条石头路到底,路不宽,能三四个人并着走。路是各式各样的鹅卵石铺砌的,鹅卵石光溜溜的,五颜六色,两边是店铺,木板门、草顶。米行的房子是集镇最气派的,砖瓦的,两进,前店后宅,中间是天井院,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月季,一棵是石榴,石榴树下摆着三口大缸,大缸不能空着,所以,我要天天挑水。

杨掌柜喜欢摸我的头,但是,他女婿一来,他就不摸了。他女婿真是一表人才,高个子,四方脸,穿长衫,戴眼镜,讲话慢条斯理的,和私塾里的先生一个样,那就叫儒雅吧。他姓邬,我们喊他邬先生,他写得一手好字,吟得一口好诗。只要他脱了帽子,只要我也在场,一屋子的人就憋不住地笑,先是

一两声哧哧地笑,接着是哄堂大笑,为什么?两个光头在闪光啊。他太太娟子笑得最凶。这时候,邬先生也笑,浅浅地笑,指指自己,指指我,我俩,一对难兄难弟啊。有的秃子护短,忌讳别人喊秃子,我不护,邬先生也不护。

邬先生是县长秘书。

小挑水的,别挑水了,陪姐说说话。娟子姐停了笑,拉住了我的手。娟子姐的手真柔和,肥嘟嘟的……别以为我不懂,吴大个子就经常给我讲那些荤故事,他是一个货郎挑,和邬先生是同学,经常来,酒喝多了就不走,挤在我的小床上,尽给我讲那些小乖乖之类的故事。

姐,你怎么就回来了?我话中有话,真想表达的是担心。不得不小心,秋天的时候,官道上的兵多了,两派的,一边是本地的国民党军,一边是北边新来的共产党军。就像走马灯,今天共产党军来了,明天又是国民党军,他们又像捉迷藏,总是碰不上面儿,所以一直没有打起来。猫见不得老鼠,仗总是要打的,我们都提心吊胆的,大户人家的圩子每天早早地就收了吊桥。这时候,你从城里回来?

别担心,看,我不是好好的。她咯咯笑,灵巧地转着圈,仰着头,脖子白得像天鹅,她猛然停下,快!小和尚,石榴,快摘石榴。她急得脚直跺。看着她的馋相,我故意不急,逗她,那是留着做种的,不能吃。什么做种的,我知道,那是爸爸留给我的。杨掌柜过来了,手里拿着长竹竿,笑,我这丫头啊,和她娘一样,就喜欢石榴。

这是一棵好看的石榴树,像伞,一抱粗,有年头了,最有意思的是树皮,树皮带着纹路,纹路斜斜的,像缠在树上的布条,一圈一圈地向上。杨掌柜说,我们家的石榴树是带着劲长的。杨掌柜很用心的,施肥,剪枝,浇水,石榴树也争气,春天,开好看的花,秋天,结很甜的果。

娟子姐太馋石榴啦,葱一样的指头,在石榴上翻飞,小嘴巴包得鼓鼓的,红红的嘴唇紧窝着,一阵清脆的爆裂声,一口吃完,做个鬼脸,张开嘴,糯米般的牙齿,小巧的舌头伸出来,鲜红得像猫。我正呆看,杨掌柜过来,摸摸我的头,小挑水的,明天杀年猪,打猪盩。

我们这有个风俗,到腊月了,有钱人家要杀年猪,杀年猪就要打猪盩。打猪盩就是请三朋四友过来吃饭,吃一大锅猪肉,喝好几坛酒。杨掌柜年年如此。

现在,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打猪盩,太早了点吧?

中

这么早就杀年猪,是邬先生提出来的,杨掌柜一直很欣赏这个女婿,当然满口同意,好,好,早是早了点,没关系,早点好过年。于是,请人,请有面子的人,邬先生居然请来了县长,四个口袋的县长,县长带着太太,很妖的女人。县长来了,周边的乡绅老爷也自然要来。人真多,杨掌柜真有面子。

杨掌柜杀年猪,可苦了我了。我从早上就开始挑水,我已经挑了十四担了,三口大缸一直不满,杀猪屠夫浪费水,一点也不心疼我。真是个屠夫!

我挑十五担水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一支国军开过来,很威风,一直等在路口的县长迎了上去,邬先生在前面引着,寒暄之后,一行人进了米行。

我挑十六担水的时候,听到县长在热情地留客,石榴树下,他拉着瘦高个的手,张师长,请客不如遇客,小住一宿,感受乡风之淳朴,民俗之独特,明日回城不误。又低声说,猪肉炖粉丝的美味,烤炭火打麻将的消遣,不是时时都有的哦——县长的话很文雅,就像他挂在上衣口袋上的金笔,闪着一道道光。张师长犹豫了,脸转向一个一直很严肃的人,唐旅长,住一晚?唐旅长还是很严肃,师长,敌军可能两倍于我,不可小视,回城为上。师长大笑着说,流窜之敌,不成气候,驻扎。于是,他们住下了。我看到,无论张师长和谁说话,他眼睛的余光一直照射着娟子姐,即使脸转向唐旅长,他的目光还是落在月季花这边,月季花后面站着娟子姐。

第十七担水的时候,我已经闻到了猪肉的浓香,浓香是一丝一丝的,沿着街道溜达,香味虽然看不见,但撩人很厉害,我分明看见流油的肥肉在大锅里颤抖着,我有口水了,满街的大兵也在咽口水。客厅里,麻将已经打上

了,张师长目光粘在娟子身上,发着绿光。真不是东西。

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我的水桶不再跳舞,我的小腿在打战,在小巷里我歇下了。这时候我看见吴大个子了,卖货郎急匆匆地向外赶,看见我,低声说,今晚不要在镇里住,别问为什么。扯淡,不住这里,我去哪,我还要挑水呢。顺着他的背影,我看到一大群人在挖沟,绕着镇子挖。

我挑水进门的时候,乡绅老爷们正向外跑,很急,一个胖子撞翻了我的水桶,吃力地爬起来。屋子里尽是兵了,师长正在讲话,很洪亮:奶奶的,我八十八师美式装备,我张世光擅长防御战,共产党军队这是自找死路,唐旅长,布好防线,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了。

我准备挑第十九担水的时候,已经出不去了。国民党军在墙上掏洞,把枪伸向外面。外面的壕沟已经挖好,新土上面是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双方都还没有开枪。我看过猫捉老鼠,老鼠发现了猫,猫还没有起跑,老鼠颤抖着,也不敢跑,双方都没敢动,僵持着。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吧。僵持的时间不会太长,就在我拼命往回跑的时候,枪响了,头上有呜呜的声音,我扔了水桶。

我发疯地跑回米行,门口两个当兵的也没有拦住我,我停在石榴树下,看到邬先生在厢房里向我招手,厢房里很暗,杨掌柜、娟子姐都在,很妖的县长太太在哭泣,县长呢?

枪声从外面传来,一会密集,一会又稀稀拉拉的,像过年的爆竹,东闸门那响一阵子,南河湾又响一阵子,四面都在响。天黑透了,枪声小了,没有了,屋里的人出气渐渐均匀了。邬先生说,从现在开始,都不要出去,出去就是送死,共产党军队包围了镇子,大仗在明天。我害怕了,县长太太的哭声更让我知道情况很严重,好在有邬先生在,心里踏实了不少。靠在墙角,我居然睡着了,我太累了,我挑了十八担水啊。

第二天的早上,是张师长的叫声吵醒了我,他在客厅,声音很大,很威严,集中火力!向西面冲!撕开他们!一会儿,西边打起来了,细听,响声有五种。一担水的工夫,响声小了,停了。看来,没成功。师长又让他们向东

边冲,还是没成功。

共产党军队靠壕沟,国民党军队凭山墙,外面的打不进来,里面的冲不出去。外面的好像不急着进来,里面的倒是很焦急。下午的时候,我听到张师长在喊叫:我是张世光,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大概是让城里派兵。

天快黑了,城里的兵好像还没有影子,师长一遍遍喊,我是张世光,我是张世光。声音没有早上那么响亮了,还有点哀求的味道。张世光,我听成张死光,这个倒霉蛋,叫什么不好,叫这个名字,凶多吉少啊。我这么嘀咕着,娟子姐就笑,一直猫在厢房里,笑声虽然不搭调,但让人放松了不少。

突然,响声密了,近了。子弹虽然看不见,但听得到,房顶上的瓦碎了,哗啦啦地下滑,砰的巨响落地,子弹打在水缸上,当当响,厢房的玻璃碎了,是让人心惊的破裂声,伴着女人的尖叫。白天,仗在外面打,我们只是听听声音,现在,子弹就在身边,我抖了,害怕了。邬先生叫了一声危险,把一张大桌推到墙角,抱来一床被子,铺在桌上,又泼上一桶水,掀着被角,躲进去!娟子、杨掌柜、县长太太都钻进桌肚里了,邬先生最后猫进去,马上又出来,拽过我。我已经吓呆了,不怕你笑话,我的裤子已经湿了。他把我塞进桌肚,里面已经是人挨人了,邬先生在外面低声说,都不要出来。娟子哭着叫,你怎么办啊,进来啊。桌肚很挤,水在滴,人在抖。

一声闷响,接着是墙塌的声音,地面颤动了好几下,邬先生说,坏了,打炮了。不一会,邬先生大叫,失火了!都出来!跟我跑!街上烧起来了,满是红光,我们随着人流拥向南河湾,都是街坊邻居,推搡着,哭喊着,火在烧,火舌很长,烧红了的椽子翻滚着下落,火星飞溅。人群里,我看见师长了,夹在老百姓里,他衣服换了,是杨掌柜的长袍。邬先生也看到他了,都没敢吱声。

巷口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张着嘴巴,好吓人。胖子赵掌柜也死了,死了还抱着一个箱子,瞪着眼。好好的一个人说死就死了,打仗真是不讲理啊。

缴了枪的国军就不神气了,他们蹲在空地里,规规矩矩的,有人在给他

们训话。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我看见小兰子正向我招手。

.....

集镇没有了,烧完了,我还是回老家吧,我,一个孤儿,只能帮别人放牛、砍柴。

娟子姐现在在干什么呢?

下

两年后,新中国成立了,我分到了田地。

我只要去镇里,就去看看杨掌柜,三口缸没了,石榴树还在。杨掌柜不卖米了,烧开水卖,他烧炉子,邬先生挑水,娟子姐呢?

石榴树下,我们仨聊天,自然聊到那场仗,杨掌柜摸着石榴树上的枪眼,多亏了那床淋上水的被子啊,我晒被子时看见好几个窟窿,窟窿里是铮亮的铁疙瘩,我们的命真大啊。我喊邬先生恩人,他轻笑了下,头也没抬。

我问娟子姐去哪了,他俩都不说话,邬先生的眼泪出来了,清亮亮的,一滴又一滴。

卖水挣不了几个钱,他俩的日子不好过,我经常去,带点蔬菜,送点木柴。那天,杨掌柜留住我,我知道他是有话想和我说,他已经三天没吃饭了,斜靠在床头,瞄一眼石榴树下看书的邬先生,喃喃地说,我老了,哪一天我不在了,他可怎么办啊?他是旧政府的人,新政府没怎么为难他,准许他回来,每个月还给他几块钱,按说很好了,但是,他精气神不行了,我知道,是娟子没了。娟子是被那个张师长骗走的,师长经常请娟子去打麻将,不是请,是逼,那天晚上又喊,娟子不想去,借口孩子小,师长还是不放过,让把孩子也带着,一车开进师部,出不来了。哪是打麻将,他们那天转移了,连夜开拔的。不知道去哪了,有人说去了台湾。我可怜的丫头啊。

几个同学让他编书,他摇头;吴县长请他做事,他不去。他说就待在我这里了,讲话也神神道道的,说月季花下能看到娟子的影子,石榴树下能听

到娟子的笑声。可怜的孩子啊。

后来,杨掌柜死了,邬先生更孤单了,我更是三天两头地去看他。春天,他在月季花下发呆;秋天,他在石榴树下转悠。房里,挂着娟子姐的旗袍;桌上,摆着娟子姐的相片;床上,还是双人枕。我不知道怎么劝导他,干坐着,抽烟,每一次都吃一块他做的馍馍,豆腐渣馍馍,和娟子姐做的越来越像了。

我要结婚了,新娘子当然是小兰子了。那天,我请了他,他高兴地来了,很少看到他笑了,是他给我主持的婚礼,他说了很多,有一句我懂,说我们是苦难中的姻缘。是啊,如果不是那场仗,如果不是后来分了田,我一个秃子怎么可能娶到小兰子。我真幸运。

好多年过去了,为了纪念那次战斗,政府建了纪念碑、纪念馆。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这一仗的介绍,这是一个连环计,杀年猪——打猪崽——请县长——再让县长留师长——驻扎——包围。不得不佩服点子的精妙,是谁出的主意呢?

每一年,我杀年猪的时候,都要请邬先生。那年,他喝醉了,痛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从未见过他这样,任我怎么劝,他还是哭,讲着没头没脑的话。

我每一次去看他,他几乎都在石榴树下,春天,石榴树开花了,他更是不离步,有的花落了,他捡起来,捧在手里,不停地问,怎么就落了呢?怎么就落了呢?我告诉他,那是公花,不结果的。他才放心地笑了。真像个孩子。

有一次,我和小兰子一道去看他,见他一个人站在院里,仰着头,一动不动,像木头人。他的目光盯在石榴树上,树叶落光了,只剩光乎乎的枝丫,枝丫上缀着石榴,石榴红窝窝的,有的已经开裂了。看得出来,他一个也没摘。

满树的红石榴,在冬日的蓝天下是很耀眼的,小兰子看了,拿了根竹竿过来,嚷嚷,这么好的石榴,再不吃就毁了。我晓得,她正在害喜,想吃。没等她靠近石榴树,邬先生咚咚咚地过来,一把死死抓住竹竿,很严厉地叫:不能摘!娟子回来要吃的。那动作真叫快,那架势真叫凶,把小兰子吓得一愣一愣的。

真不放心他,这么想着一个人,会熬不住的,何况吃的还不好呢。

他渐渐老了,走路踉踉跄跄的,曾经那么英俊的脸爬满了皱纹,但还是很清爽,家拾掇得也还干净,不像有的单身汉那么邋遢。那双眼睛,能看透人的眼睛,没变,还是那么有神,那么清高。

看见他抱着石榴树的那天,我哭了。寒风里,他抱着石榴树,抱得很紧,指甲抠在树皮里,脸贴着树干,一动不动,一只蚂蚁爬在他的额头,他还是不动,空空的眼睛盯着天宇,似乎在看着什么,又什么都没看。他已抱得很久了,流过的泪水已经风干,脸上有两道清晰的痕。我实在心疼得不得了,一把抱过他,痛哭。马上就春节了,他又空等了一年。

石榴红了一年又一年。

每年,当红石榴挂满了枝头,邬先生都要穿很干净的长衫,戴着礼帽,石榴树下,捧一本书,或站,或坐。

后记:

1988年,杨娟女士从台湾回张家店探亲,见到了分别三十九年的前夫邬先生,陪同杨娟女士的有邬先生的女儿邬琳琳及杨娟的两个儿子张大光、张小光。

秋天,石榴正红。

发表于2019年第10期《安徽文学》

邵有常,笔名邵根筋,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2018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学员。著有散文(摄影)集《打开车窗逛画廊》,曾发表小说《都是要还的》《刘篋匠》《不落的红石榴》等。

漩 涡

王太贵

—

凌晨四点半,从宿醉中醒来。我摸出手机,打开微信,昨晚家族群内信息满天飞,上百条未读信息,文字、图片、语音和视频应接不暇。

罗氏家族为了续修谱牒,新建了一个家族群,群内每天都很热闹。我由于喜欢舞文弄墨,被推选为谱牒编撰委员会委员,并负责写一篇序言。

揉揉惺忪睡眼,喝一杯凉开水,爬楼梯,翻看群内消息,一个拉人进群的信息引起了我的关注。“罗汉来了”由“旺仔小牛奶”拉进群。我的心一沉,“罗汉来了”这个名字也太有用意了。我们村高湾那个罗汉,消失或者说“死去”都二十年了,怎么会凭空冒出一个罗汉?同名同姓,这不可能,作为谱牒编撰者之一,我对罗氏家族的人名基本都熟知。更不会有人恶作剧,用一个“死人”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微信名。

上午八点半,罗氏家族群群主,一位退休的小学老教师罗运达开始清点群内人数,发现又有人随意拉人进群,他很生气,用语音在群内愤愤地说,说过多少次了,不要随意拉人进群,你们吃的亏还少吗?有些人根本不是罗氏族人,有的是骗子,有的是商家,再强调一遍,所有进群的,都要将自己微信名修改为真实姓名,并备注是哪村哪世哪辈,否则一律踢出群。

家族群刚刚成立那两个星期,几乎天天锣鼓喧响,彩旗招展,大家热血沸腾,认为编修家谱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还有几位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士,动辄发好几百的红包。一天晚自习间隙,我打开群,几秒钟就抢了一百多元的红包,足够一个星期的早点钱了。有人在群里找到失散多年的亲戚,有人

遇到几十年不见的发小,寒暄、吹捧、怀旧,让人热泪盈眶。热闹里也掺杂着虚假和浮躁,没过几天,群内的人数由两百多人上涨到三百多人,各种链接和图片层出不穷,不是推销商品,就是拼多多或火车抢票。更有甚者,有人滥竽充数,冒充编委会成员,说要在谱牒里给家族大学生立个芳名册,每个大学生收费五百元。骗子这一招得逞了,居然有人相信,还给骗子转了钱。

自从骗子事件发生以后,罗老师就非常谨慎,对每个新入群的人员都进行身份核查。也有个别不配合的,反讽说进家族群跟进监狱一样,要不要亮亮身份证,验验血型?罗老师是个古板较真的人,听见这话,他气得手直抖,差点脑梗都犯了。

现在的问题是,今天又进来一个人,进群时间在凌晨,群内基本无人知晓,即使在白天,估计也只有细心的罗老师才能发现。昨天是378人,今天变成了379人。罗老师在群内发了一条信息:请新进群的,抓紧修改完善信息,备注哪村哪世哪辈。

一个小时过去了,“罗汉来了”还是没有动静。罗老师有点生气了,艾特了他一下,请抓紧修改。

又过了二十分钟,罗老师又艾特了一下,请抓紧完善信息,否则踢人了。群内就罗老师一个人说话。

不一会儿,“罗汉来了”的信息完善了,罗汉:高湾九十六世广子辈。

罗老师竖了两个大拇指。又半开玩笑地说,不能对你们太放纵了,是时候有必要设置群主同意进群管理了。

我留意到了罗汉的信息。难道传闻有误?与我怀有同样疑惑的还有很多人,到了中午,群内简直炸了窝。

有人直接艾特罗老师,罗老师,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高湾罗汉都死二十年了,怎么群内还有一个罗汉?肯定又是个骗子,还不给踢出去?

有人在群内语音,罗汉真的还在吗?他是怎么进来的?是人还是鬼?

二十年前,我们用滚钩在史河湾上上下下滚了无数遍,都没有找到罗汉,这会怎么又冒出来了!

太吓人了,罗老师,你这群主怎么当的!上次有骗子进来骗钱,这次又搞个“死人”进来。

面对质疑,罗老师沉默了好久,才作解答,我怎么觉得这名字有点熟悉呢?二十多年前,我确实教过罗汉语文,他成绩很差,三年级了,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还非常调皮捣蛋,狗都嫌他。看这备注,确实是我教过的那个罗汉。据说他很早就不在,是谁拉进群的?赶快出来给解释清楚。

不亚于石破天惊,群内再一次陷入恐慌。尤其是高湾的族人,群内你一言我一语,群外电话视频不断。罗汉不明所以地走了,又不明所以地回来了。

我默默关注着群内的消息,疑虑和惊讶进一步加深。找到拉人进群的“旺仔小牛奶”,加他好友,一直没有反应。直到第二天晚上,“旺仔小牛奶”才通过了好友验证。打开“旺仔小牛奶”的朋友圈,仅展示最近三天。点击头像,看着好面熟,真像我的发小大旺。对,就是他,那双小眼睛,快四十岁了,眼睛一点没有长大。我给他发去一杯咖啡。但对方没有任何回应。

二

罗汉小时候武侠小说看得入迷,成天想着飞檐走壁,他还夹着两个簸箕站在桃树上,练习飞翔,做大鹏展翅状。他的飞翔技术终究没有练成,却在小腿肚上留下两块伤疤。好了伤疤忘了疼,一个夏天,罗汉约我和大旺去史河湾摘西瓜游泳。

罗汉早早来到史河湾。我和大旺来得略迟。大旺其实不愿意出来,因为他是旱鸭子,家里的小河沟都能给他呛个半死,更何况波涛滚滚的史河。我怂恿他,说罗汉或许还能搞到一条船,我们可以到河对岸的麻塘偷西瓜吃。大旺经不住诱惑,提着竹筐,以打鱼草为借口,偷偷跟我溜到史河湾。

最近雨水多,史河湾比平时深多了。河面绿莹莹的,不时冒出漩涡,一些干草枯枝浮在水面,像诱饵。

大老远,罗汉就向我们挥手。他在木船上,摇着空桨,小船在水中摇晃。看见小船,大旺就来了精神。

扑通一声,罗汉像条鲤鱼,从船上跳进水里,咕噜咕噜,水面冒出一串水泡。罗汉在扎猛子,双脚有节奏地摆动,真像浪里白条。我也脱掉衣服,迫不及待地跳进河里。我和罗汉围着小船游来游去,他一会儿露出脑袋,我一会儿钻进河里,把河面搅和得跌宕起伏。大旺不会游泳,只能跑到小船上,无聊地划着船桨。罗汉偷偷游到船尾,趁大旺不注意,从后面悄悄拽住大旺的衣领,把他掀到河里。大旺惊魂失魄,啊呀,救命呀,大叫起来。罗汉说,没事,我教你游泳,谁学游泳不呛几口水?大旺恼了,骂起来,该死的罗汉,你不是人,欺负我不会水,你想整死我呀!罗汉突然松开双手,大旺这下连喊叫的声音也没了,像块石头,直往水底沉。罗汉给我使个眼色,我用脚往下一挡,罗汉伸出双手,托着大旺的屁股,把他推到船舷边。大旺鼻孔、嘴巴往外冒水,眼睛睁得很大,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

这小子,喝点水,就装那厮样,史河湾长大的崽子,不会水,以后能干啥。罗汉回到岸边,既像与我聊天,更像讽刺大旺。我摇摇头,示意他看看不断抽搐的大旺。

太阳一开始是慢慢往下落的,当我和罗汉把船摇到对岸,太阳似乎突然消失了,跌进青山密林里。光线微弱,夕阳留下一抹余晖,西瓜地里响起虫鸣声。瓜棚的竹帘子卷起来挂在门头上,看瓜人回家吃晚饭去了,那条狗也跟着回家了。我们爬到瓜地,全凭手感,拣大的摘。我和罗汉一手抱一个,当我们打算再回去摸几个西瓜时,听见了狗叫,见势不妙,我和罗汉两个趑趄翻到船里,摇起船桨,逃之夭夭。宁静的河面上,留下两排细小的水花。

快到岸边,对面有一团模糊的人影,我们还以为是大旺。你小子真快活,喝了几口水,就装成那样,现在吃西瓜了,倒精神起来。我和罗汉一起笑起来。

船头靠岸,我们停下桨橹。只听耳边来一阵风,嗖的一声一根竹竿甩过来,我个子矮,逃过一劫,竹竿打在罗汉的脖子上。哎哟,你他妈的谁啊,敢

打老子,这也不是你家的瓜呀!罗汉骂起来。话音刚落,那竹竿又拍过来,从反方向,打在罗汉的胳膊上。

老子打的就是你,兔崽子,你真野了。这是罗汉爹的声音。他抡起竹竿,准时实施第三轮敲打,却没有成功。罗汉从船尾,一个鱼跃,跳进了河里,没了声音。罗汉爹有点慌了。太阳落下山去,月亮还没有升上来,河面一片漆黑。

大旺瑟缩着蹲在地上,像一只猪獾。别哭了,你爸妈都在家里喂蚕,没闲工夫来找你。罗汉爹愤愤地说。

几分钟过去,罗汉还是没有冒出水面。罗汉爹嚷起来,罗汉呀,罗汉,你快浮出水面来,你快给老子钻出来!

水里依然没有动静,我在船上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四个大西瓜在我脚底下,显得很无辜。

月亮终于从树梢露面了。河面一览无余,清风徐来,水波微漾。差不多十分钟过去了,罗汉爹急了,叫我下船,他把船划到河中心,划一下,喊一声罗汉,喊一声罗汉,划一下,声音近乎哀求。我也跟着一起喊。越喊,河谷越静谧,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气氛有点瘆人。大人说史河湾晚上有水鬼,罗汉该不是被水鬼带走了?越想越害怕。

罗汉咧着嘴,一身水气地钻出水面时,罗汉爹已经把船划到河中心。他听见儿子的笑声,赶紧把船划回岸边,把罗汉拽到身边,左看看,右瞧瞧,双手在他湿漉漉的头发上不停地捋。罗汉家三代单传,罗汉爹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爹把罗汉的头搂在怀里,像两个死里逃生的人抱在一起。

大旺回家之后,病了半个月。家人四处寻医问诊,均无果,只得寻求偏方。母亲给他叫魂叫了三天,大旺才渐渐恢复,有了点精神。

三

整个上午,罗汉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无心批改作业。打开

手机,又放下手机,“旺仔小牛奶”始终没有回我信息。我犹豫了片刻,又添加“罗汉来了”为好友,无果。

我和罗汉、大旺从小一块长大,属于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的类型。罗汉和大旺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便去外省的C城打工了。一开始,他俩都去了建筑工地,干了小半年。据大旺说,主要因为活太累,包工头又抠门,大热天,中午也不发冰啤酒。他和罗汉受不了,一拍即合,卷铺盖走了人。包工头还欠他俩五百块钱工资,讨要不成,罗汉晚上偷偷把包工头的二手摩托车骑走了,两百块钱卖给了修理厂。他们一人分了一百块钱。

此后,大旺去了C城大学城附近的网吧当管理员,罗汉去了大学城对面的商场做搬运工。罗汉在网吧那段时间学会了上网,沉迷CS游戏,征服了半个世界,几乎达到人生巅峰。而我则在省内一所大学读书,课余迷恋文学写点小诗,QQ上与大旺经常有互动。黑白颠倒的生活,让大旺整天蓬头垢面,胡子拉碴。一天我在校门口网吧上网,将上课期间写在软面抄上的诗歌,敲打成电子版,投稿到“榕树下”网站。忽然我的QQ晃动了几下,点开,原来是大旺的QQ视频。大旺的样子简直把我吓坏了,头发乱糟糟的,怕有个把月没有理发,嘴角粘着饭粒。他捧着白色一次性塑料饭盒,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说话,吃几口干燥的蛋炒饭,喝一口矿泉水。他说他刚刚打完一局游戏,杀了几个仇敌,非常快意。这是他连续在网吧的第四个通宵,马上就要上班了。我看下时间,晚上十一点二十。我把自己在“榕树下”网站获得绿叶的诗歌发给他看,他不大感兴趣,说还不如发美女照片。我说这是获得绿叶的优秀诗歌。他说什么绿叶红花的,你那还是写得差,如果写得好,怎么也得给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上小学那时候,字帖上写得好看的字,罗老师还用红笔给画个圈呢!我无语。视频那头,他扔掉饭盒,边打哈欠边伸懒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罗汉最近怎么样?怎么没有他的信息?把他的QQ号给我呀。大旺回复,别提罗汉了,我昨天在商场买方便面时还碰到他,他在门口卸货,抱怨搬运工又累工资又低,看样子又想换工作。

大旺还诡秘地吐露,他最近居然梦见了我们小时候在一起捉迷藏的场景。

一开始是我们三个人,哦不,是四个,还有小兰豆,我们四个人玩捉迷藏。罗汉藏,我们三个人找。我们明明看见罗汉进了他家的西厢房,可我们进去后,怎么也找不到他。厢房里霉气很重,刺鼻。我们翻找了里面的箩筐、风簸和麻袋,居然连影子也没有。奇了怪,厢房西墙上有扇窗户,可那窗户上有窗棂,缝隙那么小,除非他会缩身术,才能从那里逃走。

我们三个面面相觑,难道他会打地洞?兰豆突然冒出一句,厢房里还有口空棺材!她这一提醒,让我和大旺恍然大悟。那口棺材是罗汉他爷的,尚未上漆,上面落满了灰尘。但我们三个谁都不敢去揭棺材盖。

剪刀石头布,大旺输了,他极不情愿地踱到棺材跟前,双手颤抖着,伸向棺材盖。棺材盖那头突然晃动起来,一双手艰难地撑起盖尾,露出一个沾满稻壳的脑袋。罗汉这一手,把大旺吓坏了。大旺撒腿就跑,我和兰豆感觉不妙,也跟着跑走了。

罗汉看我们都跑了,一个人蹲在地上哭,哭得好伤心。大旺又趑回去,拍拍他的肩膀,问他哭什么。罗汉说,我的QQ密码忘了,试了好几次,都不对。找回密码也试了,输入生日日期,输入最爱的人,输入最喜欢的歌曲,都不行。我不能上网了,将和你们、和这个世界彻底隔绝了。

罗汉当时确实有个QQ号,花五块钱买的,但登了不到三次,号就被盗了。

四

在尚无电话、手机和QQ联络的那段时间,我和罗汉、大旺还保持着书信联系。高三那年暑假,我先收到罗汉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诉我,还是读书好,没文化在外面只能出苦力挣钱,他准备再攒点钱,回老家盖楼房,给年迈的爹妈长长脸。他还喜欢上了一个河南姑娘,说话声音很好听,姑娘名叫苔丝

儿,在一家面包房上班。他还调侃似的叮嘱我,兰豆是个很不错的丫头。

大旺的来信在开学前夕。他在信中写了一串数字,说是QQ号,希望我抓紧学会上网,申领一个号,以后加他好友,我们就可以网上聊天了。他爸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姑娘也是老家人,在C城电子厂打工,但是他对这个对象不感兴趣,倒是对面包房的那个河南姑娘很上心。

我的脑海中很快浮现一幅画面,阿旺和罗汉,每天都去面包房买面包。他们面包都吃腻了,出租房内还有一大堆面包,那些面包不是即将过期,就是已经生霉,但他们还是争先恐后地去买面包。他们痴痴地凝视着苔丝儿,拿走面包忘了付款,或付了款却忘了拿走面包。肯定是同一个女孩,苔丝儿有多美,竟然让罗汉和大旺都为之心动。

我始终没有得到罗汉的QQ,问大旺,一直没有回复。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我的宿舍,室友接的,找我。接过电话,声音很熟悉。原来是大旺,我们说了将近一个小时,为了不打扰室友休息,我把电话线拽到走廊上。聊的内容大多都与罗汉有关。

罗汉在商场干了三个月,就辞职了。游手好闲了一个多星期,在客流量很大的大学城附近觅到了商机。每天晚上,大学城门口行人如织,各类摊点小吃店生意十分火爆,能持续到凌晨还有顾客。罗汉吃遍门口的摊点,一番比对后,最终选择做油炸串串,这生意成本低,不需要店面,买个手推车即可,而且技术不复杂。摸索了一段时间后,罗汉的手推车生意就开张了。一个液化气罐,双灶头煤气灶,两口小锅,几壶色拉油,香蕉、茄子、里脊肉、鱼虾、面筋等各色串串摆放在玻璃橱里,架上一枚LED照明灯,就在大学城附近做买卖了。这生意比较自由,如果累了,可以提前收摊,阴雨天也可以躲在出租房内,没有人管束。

相比较工地和商场上的力气活,罗汉做油炸串串,根本感觉不到累。每天下午四点半,收拾好食材和工具,准时从出租房内出发,抹出一个巷子,拐过一条街道,两站路程,就到了繁华的大学城门口。第一个月,除去成本,罗汉挣了三多千块钱,他很满意。如果每天坚持到晚上十一点之后,挣的钱还

要多一点。

有时他还会趁空,去附近的面包店买几块面包,跟那个河南姑娘苔丝儿没话找话说几句。临走时,悄悄把那根金灿灿的油炸香蕉放在面包店的柜台上。大旺时间更多,他给苔丝儿申请了QQ号,教她在QQ空间里发照片、种菜偷菜,跟她一起打游戏,一来二往,就熟络了许多。

罗汉的生意火爆了半年。秋天的时候,他优越的摊位旁边挤来一家卖烤串的,烟熏火燎,孜然和胡椒粉的香味格外诱人,很快俘获了年轻学生的味蕾。罗汉的摊点门可罗雀,眼看着老客户把钱都送给了旁边的摊主,他内心逐渐失衡。

一天,顾客在旁边摊点买了烤串,却不小心把垃圾扔到他的摊位前,罗汉不高兴,把火气撒到这家摊主身上,两个人吵起来,大打出手,罗汉怒火中烧,抄起一锅热油,浇到旁边摊主身上。

场面很惊悚。罗汉进监狱了,判了三年。

大旺用新买的诺基亚手机给我打来的电话。

五

我心不在焉地记下大旺的手机号码,但从来没有拨过那串长长的数字。记号码的那张纸也被室友当成废纸扫进了垃圾桶。

二十年过去了,我大学毕业,换了多份工作,现在在外省的一所中学任教,娶妻生子,早出晚归,备课上课,为生活忙碌奔波。我跟罗汉和大旺没有任何联系,过年回家过春节,就那么几天假,来回路上堵车耗掉两天,剩下的几天在家陪父母,去几个亲戚家拜年,然后又匆忙返回外省的家。每次回老家,都想好好打听打听罗汉和大旺的消息,但每次都没有如愿。只是听说大旺还在C城,而罗汉则杳无音讯,很多人都说,他可能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上了。

家族群内,关于罗汉的争论还没有结束,各房房长也为此事犯难。严谨

的罗老师只好安排两个编委专门去了一趟高湾,找到白发苍苍的罗汉爹妈。他们已经七十多岁了,一个耳聋,一个驼背,说到罗汉,他们倒显得非常平静。得知两位族人为族谱而来,罗汉妈说,罗汉的丁钱,我们就不出了,二十年不见人影,这世上早就没了他。一个年轻编委说,老人家,您误会了,我们不是来收丁钱的,我们是来打听罗汉下落的。我们家族群里,最近突然冒出一个高湾的罗汉,听说当年他是从河边走失的,但又没有人作证,这始终是个谜呀!年长的编委补充道,如果他确实还在,这次续修谱牒,就得实事求是,给生死写清楚,下次再修谱,还不知猴年马月呢!

编委说完,罗汉妈又对着老伴的耳朵大声转述一遍。

你们什么意思,难道罗汉还活着?罗汉妈表情非常吃惊。

确实很蹊跷,我们就是想来跟你们二老核实下,罗汉最近有没有与你们联系过?

罗汉爹大致明白了来者的目的。他颤巍巍地站起来,把拐杖往地上使劲地戳,双手不停发抖。你们是在开玩笑,还是来挑伤疤?这不孝的崽子,我们连尸体都没有见着,哪来的活见鬼!他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抡起拐杖要打两个编委。

罗汉爹的情绪如此激动,远远超过了两位族人的心理预期。他们只好悻悻地离开,但没有走多远,罗汉妈矮小弯曲的身影便跟上来。她还回头朝家的方向看了看,确定老伴进屋之后,才压低声音轻轻说,二十年了,罗汉除了到我梦中来过两次,再也没有跟我们有啥联络了,连个口信都没有。都说他掉河里了,可那毕竟只是传言。但好多年前,我曾接到一个外地的陌生电话,打电话那人声称是罗汉的朋友,说之前从罗汉那借了一些钱,由于找不到罗汉,就只能把钱还给我们。从此,我们老两口就隔三岔五收到一笔汇款。老人的话让罗汉的存在与否更加扑朔迷离。

六

一个多星期后,“旺仔小牛奶”给我发来一张图片,点击原图,原来是我的一首诗。他从我朋友圈看见的。翼象诗歌公众号推了我的一组诗,当天凌晨一点推送的,他在凌晨一点十五分截图发给我的:

漩涡

河流深处,有我少年时深深迷恋的漩涡
我扔过石头、灯泡,也扔过祠堂上的碎瓦块
这些,都不足以召唤从漩涡里消失的人
罗汉,肖光树,王六郎……

他们下沉得更加迅速,如有神助
眼巴巴地看着,漩涡从河中央一点点消失
而更多漩涡,从我们的手掌、腹部、双眼
以及心头浮现。河床干涸,徒留漩涡的白眼

“骨骼的金字塔,语言的停尸处”
灯下,读帕斯的诗,又为孩子们削菠萝
水果刀,一半是酸的,另一半是甜的
我中年的味觉,依然存于形式上的漩涡中

当我一手提着盒饭,一手攥着伊布替尼胶囊
从烈日下的人群走出,仿佛从岸边退回漩涡

我看他的信息时,已经是早上七点半了,那天正好是周末。

你一定是大旺,二十年了,你终于出现了。还关注我的诗歌,谢谢啦。
你怎么把罗汉拉进来了?大家都在四处寻找他呢。

我很兴奋,儿时玩伴,二十年后又取得了联系。更重要的是,从他那里或许还能得到罗汉的真实信息。

我只认识罗汉和肖光树,王六郎是谁?

大旺终于说话了。

王六郎是《聊斋志异》里的人物,蒲松龄写的。

哦,那他就是鬼了。

嗯,也算吧,但他是个善良的好鬼!

鬼也有好坏之分?

善恶标准不仅存在于人间,地狱和天堂都存在。你小子,怎么尽问这些?

“他们下沉得更加迅速”,包括罗汉吗?

这是诗歌,想象的。罗汉后来到底去了哪里?

感觉不像是大旺在跟我聊天,问题怪怪的。

我语音过去,遭到拒绝。

罗汉就是浪里白条,他不会下沉,即使下沉,他也会从另一个地方钻出来的。

嗯,我相信。但村里人都说,罗汉已经不在了。

那是胡扯。

七

续谱工作进展顺利,我的一篇序言洋洋洒洒,深得几位长辈的欣赏。家族里除了不会上网的老年人,年轻男丁基本都在群内。续谱工作到了核对名单及校印的阶段。群主罗老师在群内发话了,为了确保本次谱牒编修准

确、及时和完整,以起到教化后人、启迪后世的作用,请各房房长负责名单的最后校对,并与每家每户电话联系,联系不上的,亲自去户里,逐一核对。群内有人点赞,有人鼓掌。我的那篇序言,也被罗老师转发到群内,让大家提意见。我已经将“旺仔小牛奶”的备注名称修改为大旺。

一天下午,大旺给我发来一条信息:续修的谱,不能把罗汉忘了!我打开“罗汉来了”的头像,发现头像更换了,之前是一条河流,现在是个孩子。孩子小眼睛,翘嘴唇,越看越像大旺小时候。

我给他发去语音:家族群内“罗汉来了”也是你的号吧!你一定知道罗汉的下落。

第二天晚上,大旺打来语音,他好像喝了点酒,说话不利索,没说几句,便哽咽起来。

大旺说“罗汉来了”是他另外一个微信号,但那个号极少使用。这次家族续谱,千万别忘了罗汉,就当他还活着,罗汉实际上救了我,我的良心亏欠罗汉。

阿旺的话让我越听越糊涂。

罗汉提前出狱,是在一个夏天。

是大旺去监狱接回罗汉的。在大旺临时租住的房子里,罗汉意外地看见苔丝儿,此刻她已经成了大旺的妻子。他们一岁多的孩子正在学步车里乱跑,小嘴不停地发出嬉笑声。罗汉有点惊讶,但更多的是欣慰。苔丝儿不再卖面包了,安心在家带孩子。那天中午,苔丝儿整了几个菜,罗汉和大旺小酌了几杯。席间,罗汉有点微醺,双眼蒙眬,欲哭无泪的样子,他说自己好几年没有回老家了,很想家里的爹妈,并邀请大旺陪他一起回老家看看,然后洗心革面,再出来好好挣钱。

罗汉和大旺在镇上下了长途汽车,步行十公里到了史河湾。当时乌云密布,雷声滚滚,一场大雨突降。船家把船停在对岸,便去瓜棚避雨了,外边再大的喊声也听不见。他俩扯着嗓子喊了一阵,但对岸没有任何动静。罗汉活动活动筋骨,对大旺说,你把行李看好,我蹚过河去,把船划过来载你。

大旺说,要不我们回去,在镇上住一夜,等雨停了水小了再走。罗汉说,都快到家门口了,再回头不划算,这点水不算啥。罗汉穿着裤衩,向史河湾对岸蹚去,水渐渐淹没至他的大腿、肚脐、腋窝,他举起双手,准备凫水过河。动作还没有完全施展,上游又涌来一波激浪,他打个趔趄,就被突发的洪水卷走了。那是史河湾几十年都少见的激流浊浪,不到一分钟,罗汉就从河中心的巨大漩涡处消失了,连个影都没有。

大旺目瞪口呆,手中的雨伞早已被大风卷走。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大旺魂不守舍地返回了C城。接下来几年里,大旺过得很不安心,睁眼闭眼脑子里都是罗汉在漩涡中挣扎的影子。他一直不曾回老家,因为他不敢直面史河湾,更不敢直面罗汉的爹妈。罗汉爹妈托付很多人,不断向大旺打听儿子的近况和下落,大旺预想了千万个理由,但话到嘴边,就像茶壶里的饺子,怎么也倒不出来。他要么回复不知道,要么干脆就沉默。每一次关于罗汉的询问,都像是对大旺的拷打,能让他精神萎靡几天。直到第三年春天,因为家中父亲生病,大旺才回老家一趟。看着躺椅上衰老的父亲,大旺自然就想到罗汉爹,心里很不是滋味。

大旺在家里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出门回城。他刚打开家门,居然发现门前台阶上坐着两个人,从背影里大旺辨出那是罗汉爹妈。几年不见,罗汉爹妈的两鬓都白了。大旺正欲退回屋内,罗汉爹妈听见开门声,早已扭过头站起来了。大旺无处可逃,对着他们不断点头,面露微笑,显得非常窘迫。旺子,还认识我们吗?你大爷大妈,罗汉的爹妈呀!晓得晓得,你们进屋来说。不了,一大清早来麻烦你,就问下,罗汉开始和你在一起打工,他后来进去蹲了三年,这我们知道,可五六年都过去了,为啥最后什么音信都没了?你知道他去哪了吗?罗汉爹妈苍凉的声音饱含着哀求和期盼,很显然,他俩都把大旺当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希望他一开口,儿子罗汉就能很快回到身边。他……他……后来去了别的地方,换了号码,我们就没了联系。大旺沉默了几秒钟,说得遮遮掩掩。哦,哦,我俩问了很多,都不知道俺家罗汉

下落,这崽子呀,从来就不让人省心。

大旺的这次返乡之行,让心灵和良心饱受拷问,罗汉在水中挣扎的影子和罗汉爹妈未老先衰的面容,交替出现在他眼前。大旺身心俱疲,只能依靠拼命挣钱,来麻醉和抵消心头上的阴影。大旺的辛劳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摸爬滚打数年,他有了自己的箱包公司,产品销量非常好,收入节节攀高。他在城里买了两套房子,还把老家的父母也接了过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大旺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罗汉,想起罗汉爹妈,这几乎成了他的心病。大旺以还罗汉的钱为由,给罗汉爹妈打了一个电话,并不定期地给他们寄点钱。去年冬天,大旺还托人在老家林场购买了上等柏木,给罗汉爹妈打制了两副质量考究的寿材。

我的儿子叫罗宗来。罗汉家三代单传,他没有孩子,续谱的时候,他名下子嗣就写罗宗来吧,辈分啥的都合适。我再多出一个丁的钱。大旺半夜又给我发一条信息。

第二天,我将谱牒里罗汉这一栏“罗大旺子罗宗来兼祧为嗣”的截图,发给了大旺。

发表于2022年第11期《安徽文学》

王太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43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入选第39届青春诗会。诗歌、小说发表于《诗刊》《星星》《诗歌月刊》《上海文学》《安徽文学》《作品》《红豆》等刊物。有作品在征文中获奖并入选多种选本和年鉴。长诗《八月桂花遍地开》入选中作协主办的“百年路·新征程”诗歌创作工程,组诗《地图上的故乡》手稿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